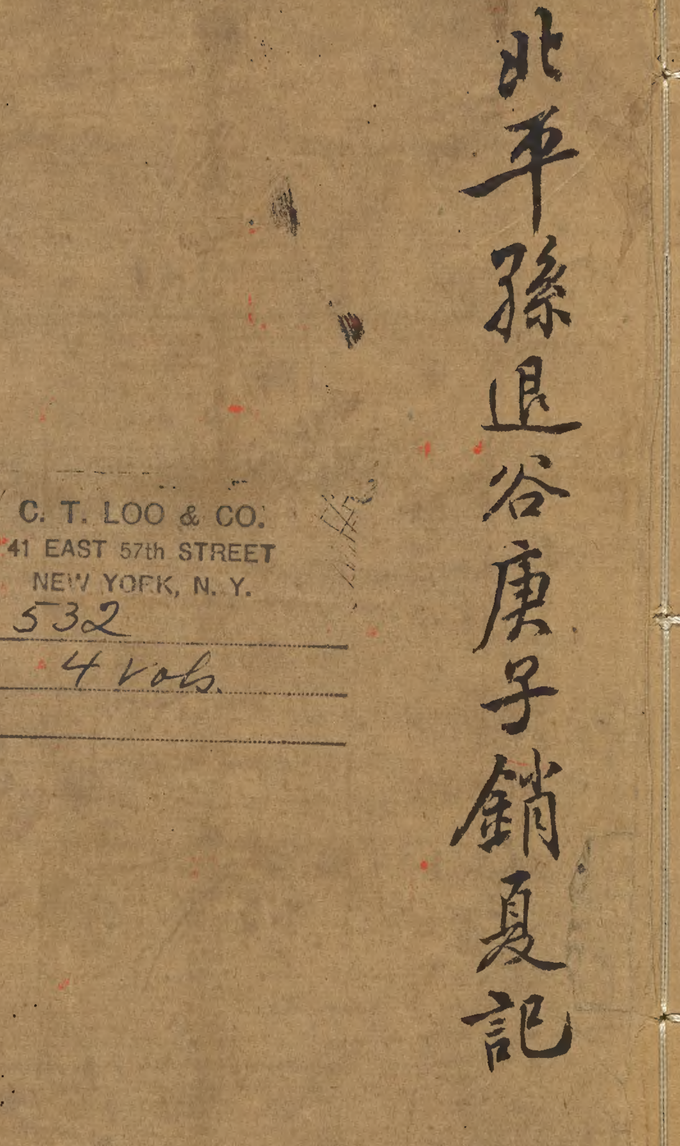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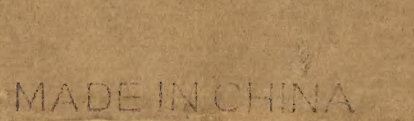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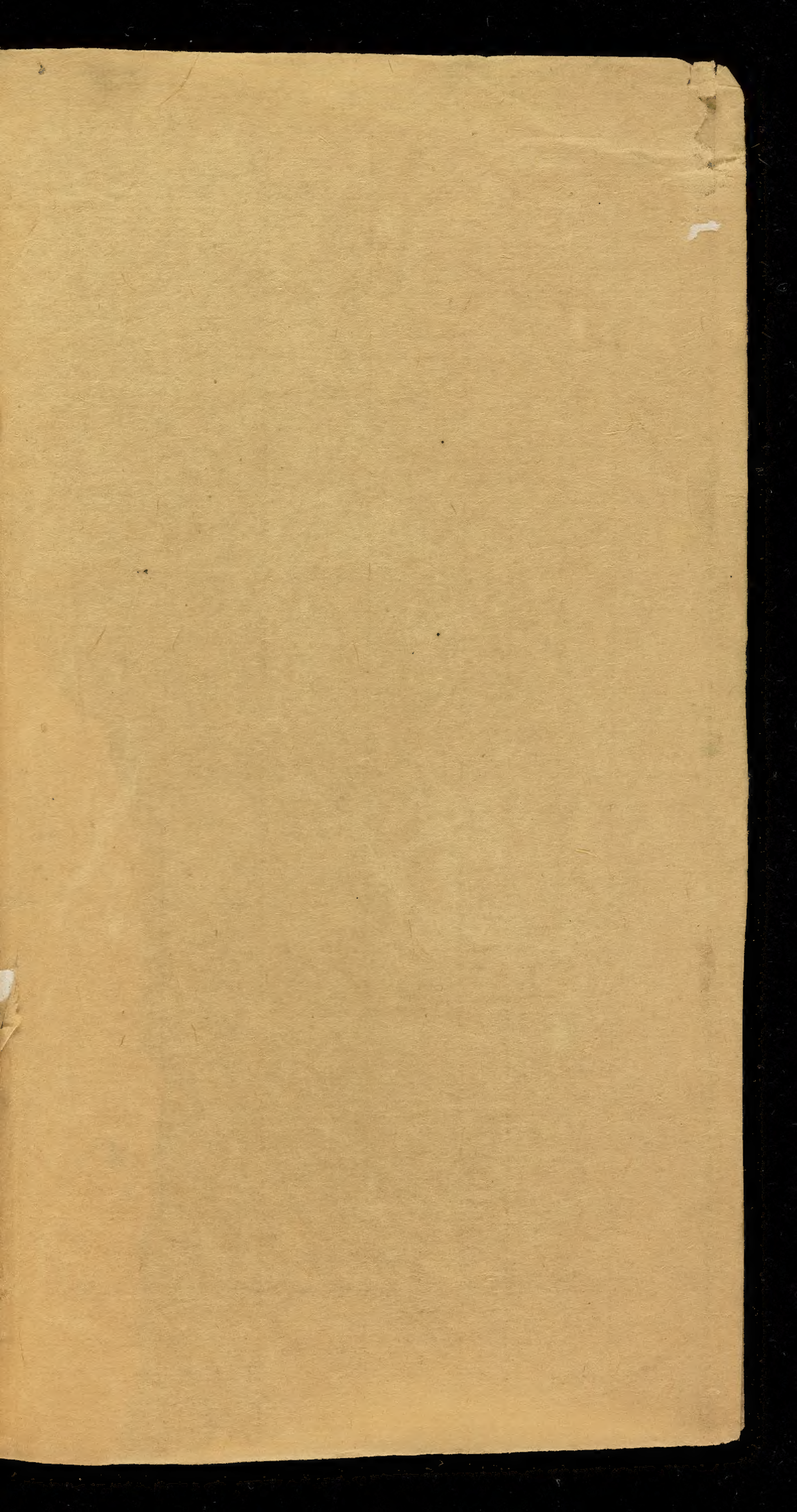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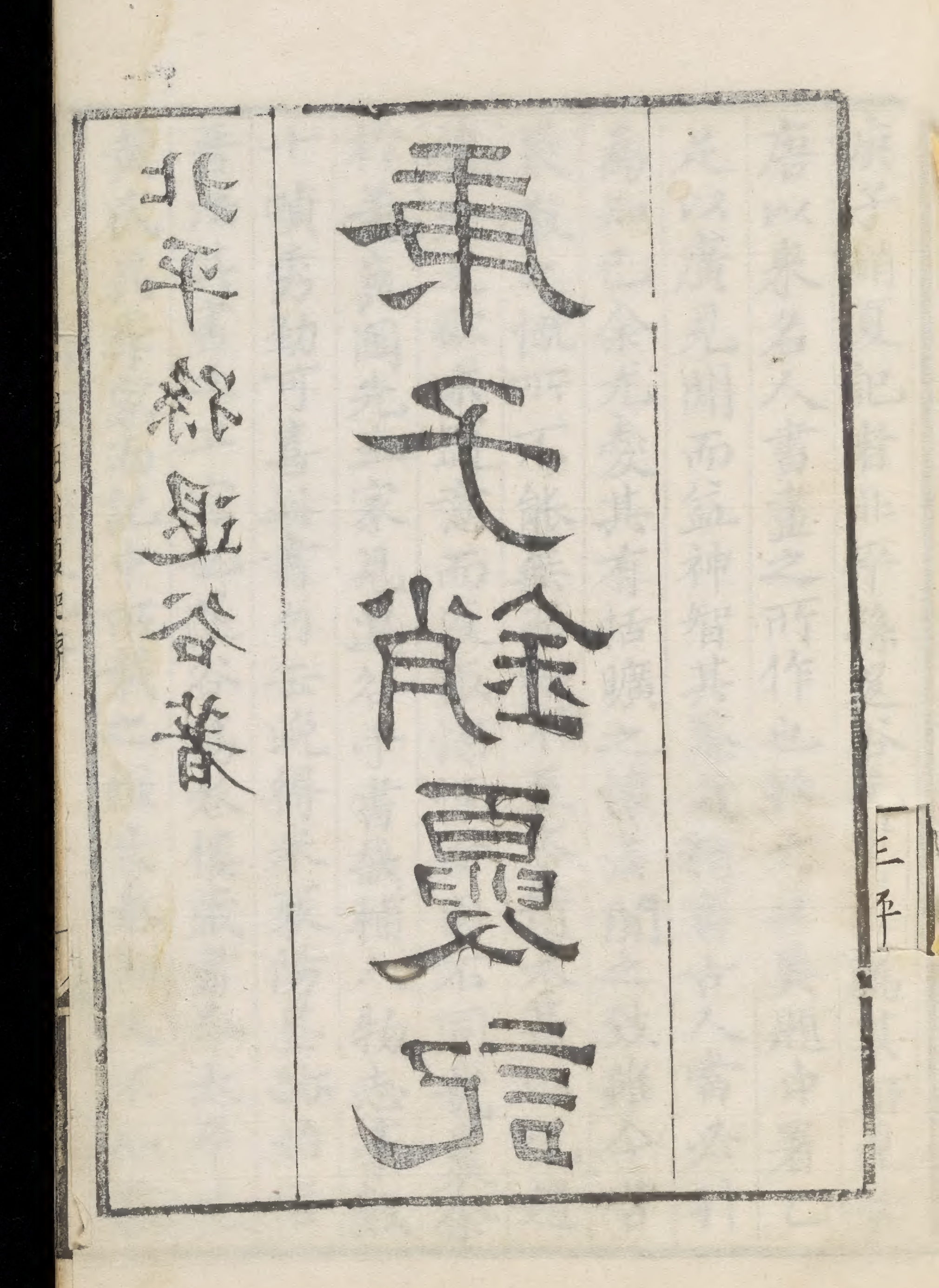


北平孫退谷庚子銷夏記

一







庚子銷夏記

北平孫退谷著

北平孫退谷著

庚子銷夏記

庚子銷夏記者北平孫退谷先生評隲其所見晉唐以来名人書畫之所作也鈎元抉奥題中署乙足以廣見聞而益神智其鑒裁精審古人當必引為知已余尤愛其有恬曠之懷蕭閒之致雖今昔聚散之慨所不能無而亦不至吝情太甚以視趙德父之欲求適意而反取憀慄者固不同㦲曩余於黃崑圃先生家見退谷手書讖輔人物志稾數十幀秀勁可喜此書自云晚得米襄陽墨跡始悟晉法其書之工宜也退谷萬卷樓藏書今太半在黃氏昆季家而記中所載之縑素卷軸又不知散

歸誰氏其所著書如格致錄崇禎山書天府廣記藤陰劄記諸書皆在刋本之外此書余當時未之見或偶遺之未可知也庚子歲爲順治十七年退谷是時年幾七十矣既耄猶能以好古著書自娛又歲一周而爲壬子當康熙之十一年更爲尚書作集解隱然以伏生自喻論者雖不許之然與退谷同時人有初亦矯矯自附正人而垂老頹放惑以嬰志猶復吁嗟憤懟進退無據徒貽後人之嘲嗤者其賢不肖相去何如也鮑子以文媚學好古汲汲如恐不及其捜集先哲遺文甚富得是記校

譬完好鄭子弗人雅有同志讀而愛之相與謀壽諸梓既成請余弁其端余惟退谷負當世盛名居輦轂之下四方士大夫多樂從之遊故能致天下之奇珍秘寶以供其題品其後吾鄉有高澹人詹事供奉

内廷日久得見秘閣之所儲著江村消夏録亦此書之類也士之欲網羅舊踪摩娑玩賞以振發其耳目者何限而力不能如二公但據所云云者觀之猶當有所會焉且以金石之堅也有時而刓而泐況於楮墨絹素之戔戔者然則古人之名筆或

不盡傳而是書得傳其亦古人之精神所寄矣是

二君刻是書之志也夫

乾隆辛巳六月盧文弨書于暨陽書院之葺學軒

庚子銷夏記目次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漢巴郡太守樊敏碑

漢蕩陰令張遷碑

漢李翕析里橋郙閣頌

漢白石神君碑

魏百官勸進碑

魏受禪碑

黃初制命碑

鍾繇賀捷表

鍾繇薦季直表

王右軍臨鍾繇力命表墓田帖

卷六

李北海雲麾将軍李思訓碑

李書岳麓寺碑

李書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顔魯公書郭氏家廟碑

顔書臧懷恪碑

顔書東方先生画像賛

顔氏家廟碑

顔書八關齋會碑

顔書宋文貞碑

顔書千福寺多寶佛塔碑

卷七

柳書馮宿碑

柳書李晟碑

柳書苻璘碑

柳書元秘塔碑

柳小楷護命經

蘇靈芝書寶塔頌

史惟則分書大智禪師碑

李陽冰篆書李氏三墳記

絳州碧落碑

王知敬書李靖碑

卷八　寓目記

王右丞捕魚圖

韓滉七賢過關圖

宋耆英會圖

匡廬十八賢圖

宋徽宗草書千文

蘓東坡相

謝太傅相

唐韋莊借樂章帖

黃山谷草書杜詩

蘓東坡書前赤壁賦

退谷先生際滄桑之後杜門却軌日以書畫自娛名迹燦然備著於錄周草窗之雲烟錄都南濠之寓意編不是過也偶於吳下鈔得之窃有貧兒暴富之喜惜多悞書無從是正紙牕竹屋風雨蕭然惟遲吾友身山居士來焚香瀹茗細商略之

乾隆乙亥除夕前二日鮑廷博書於知不足齋

庚子銷夏記目次畢

庚子銷夏記卷一

庚子四月之朔天氣漸炎晨起坐東籬書舍注易數行閉目少坐令此中湛然無一物再隨意讀陶韋李杜詩韓歐王曾諸家文及重訂所著夢餘錄人物志諸書倦則取古紫窑小枕偃卧南窓下自烹所蓄茗連啜數小盂或入書閣整頓架上書或坐藤下撫摩雙石或登小臺望郊壇烟樹徜徉少許復入書舍取法書名畫一二種反復詳玩盡領其致然後仍置原處閉扉屏息而坐家居已久人鮮過者然亦不欲晤人老人畏熱或免蒸灼之苦

吳遲谷逸叟記

右軍褁鮓帖

褁鮓帖十八字是唐人雙鉤古人草書以右軍為第一神行官止脩盡作草之法如大令之連綿已失家學吳米海嶽書史載此帖爲薛道祖所收今帖上有道祖自書名並宏文印又元章一印或在道祖家見之而用此印乎後米友仁手題字亦勁拔元人下臨安得之於宋又有𠙽宋南廊庫長條記滄桑後西川柳鳳占收得予借之上石後回揚州竟歸余又於山西張氏寓見右軍此事帖亦唐

人雙鈎與裹鮓帖相類云是太倉王氏家物紙尾有賈氏悅生印曾入金源御府又有明昌諸印題簽隸書吴匏菴云是金章宗手筆余嘗言世無晉蹟得唐人鈎摹本足矣不然得米老臨本亦足矣趙松雪自負賞鑒者如右軍思想帖乃雙鈎本也大德中子昂同霍肅周密郭天錫張伯淳廉希貢馬昫喬簣成楊肎堂王芝鄧文原觀於鮮于伯幾池上子昂跋謂右軍真蹟有龍跳天門虎卧鳳闕之勢觀者咨嗟歎賞神物之難遇是不知為雙鈎本也又右軍大道帖十字是米南宮所臨至元中

子昂跋為世閒神物有能礱片石刻以傳遠僕頋供摹搨之役是亦不知為臨本也盖世斷無晉人之蹟華氏刻真賞齋帖謂薦季直表乃鍾元常墨蹟豈其然乎

王子敬地黃湯帖

子敬地黃湯帖一紙後有秋壑印文三槁跋謂其祖得之龍游士紳家衡山先生每以自隨王雅宜見而健羨乃歸之及雅宜殁復歸文氏三橋稱為唐鈎之最佳者余細玩之筆意全是米老知為海嶽臨本又如右軍東山帖乃米老書吳江村竟刻

入王帖中墨蹟在嘉禾曹秋岳處裝入米卷余借
之刻米帖中

陸柬之書陸機文賦

世傳王右軍有所書文賦不知海内尚有搨本否
至柬之所書則精絶一世字字員秀脫胎於蘭亭
而帶有其舅氏虞永興之逸致遂覺機法雙絶陸
司議書世不多見元人李倜云在世者止蘭亭詩
蘭若碑与此而三歐陽圭齋謂蘭亭詩已毀於赭
寇之亂是在世者益尠且累累千餘字而紙色完
好是海内第一奇蹟也卷舊在元人李倜家倜字

士宏號員嶠真逸按蘭亭詩近海昌陳氏刻於渤海藏真帖中
陸司議蓋見蘭亭墨蹟者昔人稱其用綠麻紙臨
蘭亭押尾署陸司議書家為精工惜今不傳矣所
書文賦風骨內含神采外映真得蘭亭之髓者不
獨皮貌相肖也趙子昂晚年書法大進人言其得
力於定武蘭亭而不知全摹司議此卷後有子昂
一跋云唐陸柬之行書文賦真蹟唐初善書者稱
歐虞褚薛若以書法論之豈在四子下耶然世罕
有其蹟故知之者希耳字法竟摹司議歐陽元云
近代米元章書矯亢跌宕世咸稱其自創一法乃

不知其全學柬之頭陀寺碑耳元章闕而不言以陸書少傳於世也若文賦累千百言當為方今陸帖第一又云柬之本虞世南甥書法得於渭陽而神俊過之揭傒斯云唐人法書結體遒勁有晉人風格者惟見此卷雖若隋僧智永猶恨嫵媚太多齊整太過前人推尊之如此予所見唐蹟究心折者惟書譜及此

孫過庭書譜墨蹟

唐初諸人無一不摹右軍然皆有蹊徑可尋獨孫虔禮之書譜天真瀟洒掉臂獨行無意求合而無

不宛合此有唐第一妙腕余垂髫時見文氏停雲館帖中有此書愛之後見宋人刻本以爲觀止矣甲申忽覩此卷驚歎欲絶以市賈索價太昂不能収惜惋竟日卷上有宋高宗徽宗雙龍璽及宣和小璽卷中五乘也下少一百三十字漢末張伯英下少一百六十八字虞伯生臨秘閣帖補之後越六年復見於西川士夫家以予愛之特甚乃許購得已將虞所補並後跋割去時一披閲覺宋人所刻尚在影響之間而停雲館不足言矣

宋秘閣續帖書譜

書譜石本以秘閣為勝視墨蹟稍肥然神韻宛存非他刻所能及也予覓之經年始得此本惜首缺十餘行

宋太清樓書譜

太清樓書譜視秘閣稍瘦其率意處無不與墨蹟相合道君與蔡元長皆精於書法者故工緻至此予覓之數年廼得此本

宋刻楷書書譜

孫虔禮書[illegible]余所見墨蹟及宋人刻本皆草書也然又有正書本字法勁秀大有鍾王遺意前人所

絶未語及也後有嘉定字豈彼時上石乎虞禮書有訛字皆從旁注之吳說一跋書亦工惜不全吳說字傅朋南渡後擅書名跋云若評法書當以鍾王為初祖欲學王法當以過庭為指南此確論也

張長史旭草書墨蹟

長史自言帖紙用唐大麻字法圓轉而左規右矩深得山陰遺法予舊有其四時帖狂逸之甚殆偽書耳甲申後得此六十餘字真鴻寶也上有多印滅沒不可辨識惟天水雙龍璽及內府圖書奉華寶藏諸印尚存奉華堂乃宋高宗內侍劉夫人所

居之室也高宗所得珎秘悉令掌之用此印鈐識

然非極品不輕用也

褚河南遂良書孝經閻立本畫

河南書法剄亞類其人昔評者謂如嬋娟不勝羅綺未然也所書孝經一卷閻立本畫滄桒後得之故內簽題云顏真卿書周昉畫外有一朱函盛之則題云褚遂良書閻立本畫蓋題簽者乃武英殿中書以為字類麻姑壇記故以為顏耳不知非顏也當以朱函刻字為亞宋人范思亞有河南所書靈寶度人經亦立本畫字法與此無豪髮異尤其佐

証耳

唐王維伏生圖

摩詰妙畫傳世者人止知有江干雪霽圖余曾一見之乃後人臨本至人物之妙有非唐人所能及者伏生圖一老儒生伏几而坐手持一卷乃授經圖也宋高宗題簽云王維寫濟南伏生上用乾卦小圓璽卷舊在金陵黃琳家頋遯園客座贅譚載都元敬嘗在黃美之家見此圖驚歎不置不知何年入故内今復傳出

徐季海浩書心經墨蹟

徐季海心經一冊書法隸中帶有篆籀脫胎於石鼓文視世傳所書嵩陽觀碑殆為勝之予已上石矣帖上有天水雙龍小璽乃黃山谷所藏亦有其印

唐人墨蹟傳世者甚少滄桑後如曹嘉禾溶所收林緯乾帖李江右元鼎所收韋莊樂章李西蜀迎畯所收懷素小字千文東孝廉蔭商所收顏魯公送劉太沖序皆唐蹟之佳者予借之硯山齋把玩彌日今書與人散奪如海外三山矣

東孝廉號雲雛博學能詩計偕來京余時杜門謝客遜叩閽而請曰千里思晤桼以魯公為介紹予

奇其人乃進而與飲

朱元晦城南二十詠墨蹟

朱夫子和敬夫先生城南二十詠字法俊逸大有晉人風致而詩之清遠亦非宋人所能及元尚書干文傳得之於婺源以贈常熟錢伯廣錢氏居於城南遂摘城南齋刻詩其中而黃文獻溍爲之記至楊廉夫又録敬夫原詩於其後惜不得當日張宣公手書與文公書合成一卷耳余舊有先生或問手稿一卷前畫先生小像惜爲有力者攫去見此益爲憫然

晦翁在浙東時侍御史謝廓然陳賈秘書郎趙彥仲首攻之後以提刑召對人恐其遂陟清要唆侍郎林栗極論之謂其爲亂人之首及韓侂胄用事則御史林采施康年攻爲僞學是時言官以晦翁爲奇貨御史胡紘嘗謁晦翁山中飯以脫粟怒之與太常沈繼祖共詆其十罪汪義端余嚞又請斬之以絕僞學京鏜何澹輩謂其講學山中棄母不養使其乞食親黨小人誣陷之惟恐不至方林栗上疏時其友人止之謂朱待制當今聖賢何仇而必欲痛詆林曰吾見其面貌可憎擊邪人非詆聖

賢也友人曰昔人指孔子為喪家狗或亦見其面貌可憎耳林曰使孔子而在吾亦不辭為叔孫武叔況此么麽嗟乎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此未幾晦翁舉世仰之如山斗得其片楮隻字寶如琬琰則當日小人殊足憐不足惡也故士君子立身行己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閱先生遺墨謾記於此時庚子四月初九日

范文正仲淹與尹師魯洙二帖

范文正書昔人謂得之樂毅論觀与尹師魯二帖清勁可見其人卷中有樓鑰洪邁楊萬里胡助柳

貫黄晉鄭僖吳寬王世貞諸跋

按景祐二年范公上論遷都事與呂文靖異議黜知饒州秘書丞集賢校理余靖言加罪言者非太平之政坐落職監筠州酒稅而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又言范某義兼師友乞從降黜亦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其後公鎮鄧尹公再貶監筠州酒稅昇疾來鄧以存歿託公公急至尹所尹已瞑閒公至復開目向公拱手曰也無鬼神也無恐怖如此而已復瞑若二公者真千載以上人也況親見其往來手札何黍如之

歐陽文忠集古錄跋尾墨蹟

文忠集古錄千卷皆手題之古今鉅觀也公精於書學所題一筆一畫豪無懈意即此亦見公一班公没世未久錄已漫散此四跋尾一為西嶽華山碑一為漢楊君碑一為平泉山居草木記一為陸文學傳崇寧中在趙明誠德父家後有其手題德父亦有金石錄二千卷蓋博雅君子也文忠公文章事業炳燿千古其手書又精工如是真希世珍後跋者有米元章韓元吉朱晦翁尤袤洪邁方從義胡儼李賢諸公亦他卷所未有也

自歐陽公為集古録後曾子固亦作金石録五百卷趙明誠作金石録二千卷葉石林取碑所載事與史不合者為金石類考五十卷洪文達适集漢魏閒碑為隸釋凡四十八卷昭武李內類其所有夏后氏竟五代為博古圖亦千卷近代楊慎有金石古文十四卷然如漢尹宙碑曹全碑出自近日集中不載博物一事亦君子所不廢也予見朱文公集云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貧不能有其書獨時取歐陽子所集録觀其叙跋辨証之辭以為樂遇適意時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義

也既又悵然自恨身貧賤居處屛遠弗能盡致所欲得如公之爲者或寢食不怡竟日来泉南又得東武趙氏金石録觀之大略如歐陽子書然銓序益條理考証益精博予心益好之於是始胠其囊得先君子時所藏與熹後所增益者凡數十種雖不多要皆奇古可貦悉皆標飾曰其刻石大小施横軸縣之辟閒坐對循行臥起恒不去目前不待披筐篋卷舒把玩而後爲適也蓋漢魏以前刻石制度簡樸或出奇詭皆有可觀存之足以佐嗜古者良非小助其近世刻石本製小者或爲横卷若

書帙亦以意所便也蓋歐陽子書一千卷趙氏書多倍之而予欲以此數十種者遝而與之並則誠若不可冀然安知積之久則不若是其富也耶觀朱文公之所好則政不必以玩物爲喪志也（集按此則集中不載下疑有脱誤博物下或另是一則今仍其舊）

蘓米墨寶小冊

坡公與質翁帖一紙計七十餘字原在仇山村家後有其手跋又米襄陽帖二紙皆晚年書精妙之甚三帖原裝一卷旣於市儈得米小字一紙又左旦明贈漣水陳生帖三叚此三叚已刻紹興米帖

内戊戌山中合裝之

余少年學米帖不得其運筆結構之妙徒得離奇遂入傾欹一路後乃痛改之近年玩其墨蹟始悟晉法宋思陵云近人書存晉法者惟米芾及薛紹彭耳信然

年来所見米蹟如朱南昌徽長卷之魏泰酬和詩稿曹嘉禾溶長卷之叔晦帖淡墨秋山詩稿超逸絕倫未多有也余借之上石今卷與人杳寧無遐思

蘇子瞻苦雨詩墨蹟

苕雨五言古詩乃坡公元豐六年八月六日書字
凡五百有餘指頂行楷神韻循足坡公最屬意之
書也予於崇禎壬午得之吏部黃襄兵亂失之賈
人仍持来售亦奇緣也
傳世者米書多蘇書少蓋以當時黨禁人不敢收
蘇氏文字存者多付之水火今之行世者皆燼餘
也坡公嘗自評其書吾書骨撐肉肉没骨又曰吾
書雖未工自出新意不淺又每書輒多留餘紙曰
以待五百年後人題跋然公書一至南渡已重如
拱璧寧待五百年哉黃涪翁曰子瞻書爲當代第

一爲其挾以文章忠義之氣耳此眞知公者也涪翁因公遠謫瀕死不悔米元章初借公以成名既而背之號於人曰在蘇黃之間自恃其才不入黨與視涪翁有餘愧矣

米元章小字天馬賦墨蹟

米元章好書天馬賦如王子敬好書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此卷小行草瘦勁跌宕與王金沙家本相類余止見王氏刻本未見其墨蹟或即此卷耶入舊内今復傳出乎余於乙酉得之次年王孟津覺斯見之稱歎不已遂跋數語其後舊内畫卷皆

御用監内臣裱褙此卷前裱趙子昂馬圖將此卷裱後作跋中書題簽云子昂唐馬米元章跋可笑也

米元章大字天馬賦墨蹟

元章所書天馬賦以擘窠大字書於平海大師後園者爲最得意之作雄渾流動起止横竪諸法俱脩余嘗見其多景樓詩亦大書遠不及此此卷不獨在天馬卷中稱第一其生平書蹟亦當以此爲第一上有蔡姓珍藏印乃蔡京也又有賈似道小印及秋壑圖書在明又入嚴相家籍沒入内如此

名蹟累辱於權奸之手良爲可歎黃子久云展視之時有大星貫斗而墜其聲如雷亦一奇也卷既入内將後跋皆割去今江南傳一卷後有永樂甲辰浚儀張冑跋從徐有貞家傳流者臨本也

黃魯直松風閣詩墨蹟

予於甲申後見山谷數卷最愛松風閣卷其詩清脫妙不可言字乃亞書勁秀全用柳公權法他書所不及也予晚年極喜柳書復得其一二秘本今見此卷益知世之學柳者一味硬直真鈍漢也卷佳極矣而有可恨者嘉定間向姓者所題不稱一

也舊在賈似道家上有賈似道小印及悅生秋壑長字諸印辱於權奸之手二也元大長公主不擇人而命題絕有可噴飯者三也項墨林收藏之印太多後又載所買價值俗甚四也

友人吉安李梅公元鼎得山谷書杜詩卷字極佳與此相類趙松雪有跋語亦得意書先在予家予物色此卷經年不得聞在梅公處乃以趙跋歸之竟成合璧

曹嘉禾溶有山谷小字墓誌稿二合裝一卷董元宰大書四字於後曰山谷墨寶真墨寶也嘉禾與

余好尚相若其應徵入京盡以所攜卷冊送予齋如米老卷君謨卷及此卷俱累累千百言世不多見之珍也又王長垣有山谷書陰長生詩亦正書不及松風閣遠甚

黃魯直書諸上座

此卷乃涪翁草書末有數行正書字法奇宕如龍搏虎躍不可控御宇宙偉觀也然縱橫之極卻筆不放古人所謂如屋漏痕折釵腳此其是矣世傳東坡見山谷草書從旁稱歎錢穆父謂惜未見懷素真蹟後山谷見自敘帖書法頓異然山谷天分

高學力足固非全取法於懷素者也卷上有紹興
及內府書印曾入思陵御府者後又在賈似道家
余見山谷草書當以此為第一

薛道祖詩卷

宋人書能存晉法者惟薛紹彭道祖蓋彼時定武
蘭亭妙石在其家故所書詩稿五紙筆筆用右
軍法無論不肎帶唐人格調即大令亦略不涉及
此深於書學者也惜傳世者少真如天吳紫鳳耳
卷舊在陸水村太宰家西涯題云右宋薛紹彭書
五紙薛氏以三鳳名河東紹彭其後人也字道祖

號翠微居士居長安符祐間以書名一世米芾書
史會要所載是也水村陸公得此卷特愛重之間
出視余為識數語於後後入王元美家題識累累
文休承云薛道祖書予惟見晴和二像隨事吟三
帖松雪謂其脫畧唐宋齊踪前古陸居仁謂其雖
雜於六朝盛唐人書中當無愧後又見其所臨蘭
亭蓋定武石刻在其家故所臨尤妙今獲觀其詩
帖若上清連年實享清適帖及和劉巨濟詩真能
軒輊六朝追踪魏晉宜與元章抗行而當時謂之
為米薛也

秦少游論書帖

少游書不多見端勁大約得之顏魯公楊少師其論書云學書端正則窘於法度側筆取妍往往豐左而病右故端書如右軍霜寒表子敬乞解臺職狀張長史郎官廳壁記皆不以法度病其精神至於行書則王家父子隨意肥瘠皆有佳處近世惟顏魯公楊少師特窺其妙其用筆能左右之不好處惟王荊公書有古人氣而不甚端遒司馬公正書不甚善而隸法極端觀淮海所論書而其書可知矣淮海與黃豫章同為坡公門下士皆善書陸

放翁言豫章晚自稱許淮海則遐避不肯以書自
名故淮海之書傳世者少益足重也

宋高宗皇帝御書毛詩馬和之補圖

宋思陵極重經學而尤留心於詩每手寫一章輒
令馬和之補圖予所收者凡八章一為魯頌駉一
為有駜一為閟宮一為商頌那一為烈祖一為元
鳥一為長發一為殷武字皆端謹有致大約取法
於鐵門限後補圖亦工古人宴饗祭祀之儀禮樂
輿馬之制悉備焉尤非他圖畫所可及也和之紹
興中登第官至工部侍郎予又於江右李梅公寓

見鹿鳴十章朱子美寓見節彼南山十章山西張
氏寓見關雎十章首有夫子及卜子夏小像高宗
又曾手書九經刻石今臨安文廟尚有存者彼時
戎馬倥偬而能神閒氣定雅意表章踤有半壁百
餘年非幸也

宋憲聖皇后書養蠶圖

蠶織圖所繪自浴種至翦帛凡二十四事使閲者
宛然置身田舍見婦子劼勵不遑之景也每段下
題小字極其工緻至元中鄭足老題云為顯仁皇
后字后習高皇字高皇手書九經每倦則后書續

之人未易辨金華宋景濂云圖出於潛令樓璹〻獲名見以圖上進上攜至宮憲聖慈烈皇后逐段題之皇后姓吴配高宗其書絕相類謂非顯仁韋后書余考之顯仁韋后迺高宗母也從徽宗北轅老年始帰憲聖慈烈吴后乃高宗繼后史稱其善翰墨則為吴后書無疑金華之言為確矣

宋趙樂易篆書

書家篆法不傳近代擅工者寥〻此卷三叚一為李監法書歸去来一為款識法書盟谷序一為小篆書紅白蓮詞皆精工絕倫趙為寳慶閒人樂易

真蹟卷為求是先生書亦不知其名以俟博古者
考定後觀者圖章累累皆宋元人也

黃伯思書黃庭內景經墨蹟

黃長睿為南宋博雅第一其所著法帖刊誤及秘
閣古器說俱載東觀餘論中王順伯厚之嘗稱之
曰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千卷趙德父金石錄
至二千卷考訂甚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
為盡美順伯蓋留心古學者稱許如此長睿有雲
林堂元人倪元鎮竟襲之或重其人耳予求其書
蹟僅於陳山人家見北齊勘書圖一跋正書精工

之甚丁酉夏自山中回得此卷小字草書全用急就章法甚可珍也按索靖急就篇一千四百五十字闕七百五十九字在宋時猶存唐人硬黃臨本葉石林夢得求之弗獲僅得長睿雙鉤本謂氣韻精彩尚可仿佛與刑乃刻之閣中盖長睿長於章草者故精妙如是也虞伯生云長睿書不逮言豈其然乎

陸放翁詩稿

陸務觀先生自書所作詩八首後題嘉泰甲子歲正月甲午用郭端卿所贈猩猩毛筆時年八十矣

書法勁逸老年不衰如此詩句冲淡全無烟火色相蓋公以寶章閣待制脩實録完即致仕優游若耶溪久領林泉之樂故其筆墨清勝如此昔公跋山谷卷謂此卷不應攜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時所觀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喚魚潭瑞草橋清泉翠樾之間與山中人共小巢龍鶴菜飰掃石置風爐煮蒙頂紫茁然後出此共讀乃稱耳予於公書亦云然卷中嘉泰甲子乃嘉泰四年也越五年而公殁集按渭南文集他日上有程子二字盖帖乃程正伯所藏程為蜀人青衣江喚魚潭瑞草橋在蜀中小巢亦蜀蔬即東坡所賦元脩菜也

鮮于伯幾書杜詩

漁陽太常以書名一世予見其遺跡極多宂佳者為杜詩秋風破屋歌風格道逸有晉人遺法後自跋亦自負盖得意書也其子去矜亦善書見卷後世傳伯幾與趙吳興齊名趙每自書一紙易其一紙輒焚之不知果有此事否然寥寥宇宙得一人姤亦足矣吳興乃知己也此卷余官開封時張大理睡心所贈相隨二十餘年矣每閱卷輒作聚散存亡之感

元人書吳興漁陽而外無可存者即夒夒康里名

甚槩然其書稍俗康里常問人趙承旨日書幾何
或對曰萬字康里曰吾日可書三萬字此其所以
俗也然承旨書後人尚有評其稍熟者盖作畫
則欲熟中熟作字則欲熟中生董元宰謂鮮于
書勝趙承旨亦正以鮮于書不熟不俗耳

附黃山谷論書帖

學書端正則窘於法度側筆取姸注〻豐左而
病右故正書如右軍霜寒表子敬乞解臺職狀張
長史郎官廳壁記皆不以法度病其精神至於行
書則王家父子隨意肥瘠皆有佳處近世惟顔魯

公楊少師特窺其妙其用筆能左右之不好處更
覺嫵媚求一點一畫俗氣不可得比來士大夫惟王
荆公書有古人氣而不端然筆力甚遒司馬公正
書不甚善而隸法極端勁似其為人

此卷秦少游論書一則語多脫誤參以諸本皆
同刻既成偶讀山谷集有之而語亦小異既又
見清河書畫舫所載山谷論書真蹟与此脗
合用筆能左右之下脫二十餘字附書於此

乾隆辛巳七月十九日廷博識

庚子銷夏記卷一畢

庚子銷夏記卷二

趙子昂千文墨蹟

子昂千文予舊有墨刻本上有晉府印意手蹟必在晉府安得一寓目以快平生乙酉之秋偶於棋盤街下馬牌側見此卷傾囊得之子昂書初學鐵門限及宋思陵晚乃學蘭亭及李北海此正學定武時書風骨內含神采外溢書家傾國也後題皇慶二年五月望日爲戴架閣書後又有至正二年中丞張希孟等題名

趙子昂臨絶交書

子昂於古帖無所不臨亦無不宛合其臨絕交書神韻具足班之六朝帖中真無怍色宜得意書也後自題予十年前嘗為仲長書此不意失去後兩幅今攜至都下復為全之觀者審定延祐六年八月十日後有黃文獻一跋極詳核跋云魏公書嵇中散絕交書自題云十年前嘗為仲長書此因失去後二紙延祐六年再為補之按前十年至大元年也公以大德元年知汾州三年除江浙儒學提舉至大二年為泰州尹以題語考之正提舉儒學時書也延祐六年十一月謁告歸吳興而後二紙

寔補於將歸時仲長葉裔字也裔與公同學厚善為濟州經歷以憂解歸延祐六年還朝與公邂逅書此予以延祐二年領薦上春官拜公於京邸時猶為侍讀學士至順二年見葉公於中丞馬公座皆以文字相推愛今二公亾矣鄙陋無聞有加於昔友人王行成出此相示追感疇昔謹識如此此文獻至治三年七月跋文獻金華人名溍宋景濂之師也文集沖遠有法元時大著作皆出其手謂之壐口學士余見子昂小行草三四卷與絶交書相敵者惟西川李青眉所收書東坡杏花詩前畫

東坡小像方巾道服手持竹杖翛翛欲仙後書其杏花飛簾散餘春七言古詩八十餘字詩既流俊書復娟逸真雙絕也後題至元二十六年三月既望吳興趙孟頫寫先生小像並書此詩先生有神當賞其意耳此卷在予齋數月李殊不知重予不欲掩取之仍封還李殁於揚州無嗣卷不知何存矣

趙子昂自書詩稿

詩稿二紙一書天冠山二十八詠一書元洲十詠寄貞居先生貞居乃句曲外史張雨也字法仿黃

庭樂毅論是其中年筆余有文敏大字條幅袁六完從淮上差回得此卷乃以相易易後有持條幅來售者書小陸何如大陸賢七言律一首字更遒逸可愛又得書唐絶句一幅余以贈山西衛部孫

趙子昂書所臨馬和之毛詩圖

子昂仿和之畫毛詩七段而無詩自跋云馬和之在畫院中名冠一時論者謂其獨得古雅之氣於蹊逕之外先思陵每書三百篇輒虚其後以命和之補圖後畫與書俱散落人間好事者爭購之達奚王孫所藏獨有畫而無詩盖頫不揣遂欲追踪

古人臨寫一過並想像其詩亦有不待言而知其萹名者如河上之臺既泚既洒而國人經從其下望者動色見者抑首皆有不忍覩其籧篨戚施之態而相顧腹誹者非新臺乎城隅九雉而一見所愛踟躕搔首於下則靜女也涉危遂往乘舟泛泛若無所薄而涯端父老望而傷悲中心養養如見其狀非二子乘舟其孰當之其君露次而諸臣之鞠躬以諫者其黎臣之賦式微乎前高後下者旄邱也其上蔓延相及者旄邱之葛也而叔伯羣居有褎如充耳之容則旄邱之所以責衛也倚樹之

女有深思焉而所臨者𤈦然之流所與謀者孌然之姬也豈非衛女之賦泉水以思歸乎城門之外樹木叢蔚其背陽向陰之非門乎而羸馬瘦僕蕭然獨出有仕不得志之意焉其卒篇盖北門也夫詩存而可名其圖者非圖之善也詩亾而可知其圖者真能詩者也此所以爲和之也孟頫畫不逮古圖成而更爲題出後之人其有不必按圖而知詩者乎至大五年三月五日識字法右軍極綿密與畫可稱雙絶遠奚王孫卷後在上海顧氏家衡山猶見之余在京師劉元公家見和之一卷亦有

圖而無詩

趙子昂書陶詩小楷

子昂有秋林散步圖上以小楷書陶淵明羸氏亂天紀一詩計一百六十字風格遒逸爲子昂宻得意書陳眉公題云松雪此圖仿趙千里秋林散步圖上繫以陶榮桒詩書法風流精緊有黃庭東方讃風格的是吳興雙璧宜元宰坐卧其下不去也

楷法至晉人而聖唐楷失之板宋人無楷即吳說以楷名亦多帶行惟子昂獨得晉人遺法蓋其結搆精嚴手神瀟灑胡汲仲謂上下五百年縱橫一

萬里無此書非過也余於江右李梅公寓見小楷書姜白石蘭亭考又於香河袁六完家見小楷書九歌楷矣而不工乃其少年書惟所書圓覺經數萬字後題奉為妻魏國夫人管氏道昇懺除業障早證菩提與法界有情同成圓覺字法精工可與畫上小楷敵然數萬字長卷尤希世珎也此卷乃徐司寇石麒贈一大帥者大帥不知重留予齋中經年還歸之今已在秦中一士夫家矣

趙文敏天馬圖

文敏好畫馬每得片紙必畫而後棄去故所畫英

逸之甚予見十餘卷惟一卷奚官三馬四乃延祐元年十月所畫九為得意然文敏畫肉不畫骨少陵所謂忍使驊騮氣凋喪者若彼時龔聖予之瘦馬獨存筋骨於氷霜歷落之際覺翩翩王孫為之失色

龔聖予山水畫卷

宋逸民龔聖予趙子固鄭所南諸公皆能畫余覓其遺民得聖予山水一卷筆意仿大小米極其瀟洒上題一詩谷口長松澗底藤石橋山路晚登登囊琴斗酒来何暮空負寒齋昨夜燈小隸極其

高古後有劉青田跋謂瞿子名開別號翠岩當時得其片紙若連城之璧爲時所重如此按龔公嘗與陸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宋亡潛居深隱立則洎洳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令俛伏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騣霧鬣豪骭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之藉是不飢然竟以無所求而死居吳之日高郵龔璛爲忘年友時人謂之楚兩龔以比漢之兩龔

楊補之孫竹圖

旡咎以梅花擅名世傳畫竹惟此兩枝數葉孫清

欲絶柯敬仲所蔵後有顧阿瑛題一詩碧眼胡兒
吹横玉落月如盆照茆屋美人清夢斷梅花却寫
相思在脩竹至正甲辰七月望日與張可觀觀於
市涇別業按元咎在高宗朝以不直秦檜累徵不
起自號清夷長者盖南宋一代高人也故畫法清
曠如此百世可想其人
趙子固水仙卷
彝齋倜儻不羈風神道上精於繪事晚年尤好畫
水仙欲以敵楊補之梅花一日刺舟嚴陵灘見新
月出水大笑曰此所謂緑淨不可唾乃我水仙出

現也余觀此卷風枝雨葉縱橫奇宕如讀蒙莊
史文莫可端倪殆如子固出現此宇宙奇觀不可
作
畫圖看

元人姚桐壽云趙子固宗宗室也入本朝不樂仕
進隱居州之廣陳鎮時載以一舟舟中琴書尊杓
畢具往往泊蘋汀葦岸看夕陽賦曉月為事縣令
宣城梅𪈢刺船訪公公飛棹而去梅曰昔人所謂
名可聞而身不可見殆謂先生歟公從弟子昂自
苕中来訪公公閉門不納夫人勸之始令從後門
入坐定第問弁山笠澤近来佳否子昂云佳公曰

弟奈山澤佳何子昂退使人濯其坐具盖惡其作賔王家也余生也晚雖身寓公里第有想像鼓棹行吟滕處耳集按梅磵事與姚善訪韓奕事同又按周公謹齊東野語云子固身後有蘭陵之命禊帖後歸之悅生堂表伯常趺子固落水蘭亭亦稱子固死帖入賈相家賈敗籍于官有官印據二說是子固沒於宋未亡之前則桐壽所云者妄也

倪雲林六君子圖

雲林畫在逸品收藏家以有無論雅俗予見其畫兪多然僞者十之六七生平妙蹟無如六君子圖自題云盧山甫每見輒求作畫至正五年四月八日泊舟弓河之上山甫篝鐙出此紙苦徵畫時已

儯甚只得勉以應之大癡老師見之必大笑也大癡題一詩於上云遠望雲山隔秋水近看古木擁坡陀居然相對六君子正直特立無偏頗

李尚寶日華云六君子乃松柏樟柟槐榆六樹行列偹挺踈密掩映位置得宜而皆在平地且氣象蕭索有賢人在下位之象豈亦當日運數否塞高流隱遁而爲是與

按元末倪雲林顧阿瑛皆以風流文藻相尚二人貰雄江南亭館聲妓妙絕一時兵起皆毀家自全顧薙髮爲僧自題小像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到處

青山骨可埋若問向来豪俠處五陵裘馬洛陽街
倪有雲林堂清閟閣名聞四夷至亂斥賣田宅得
錢數百緡會稽張伯雨至念其貧且老悉推與之
不留一緡扁舟遨遊終於故人之家
薛道祖有清閟閣黄伯思有雲林堂倪皆兩襲之
清閟尤勝前植碧梧四周列以奇石蓄古法書名
畫嘗有進貢入經無錫以沈香百斤求見倪辭之
再至再辭其人徘徊不去倪令開雲林堂使登焉
堂東設古玉器西施古鼎彝樽罍其人方驚顧閒
問曰清閟何在家人曰非可易入也乃望閣再拜

而出

雲林畫有清閟閣圖畫已像其中圖在孝感程翰林正揆家程善畫爲予臨一紙

倪雲林獅子林圖

僧如海所居曰獅子林獅子者奇石如狻猊之形也圖爲雲林得意之作自題云余與趙君善長以意商確作獅子林圖真得荊關遺意非王蒙所夢見也如海因公宜寶之懶瓚記癸丑十二月予寤寐此卷有年南征之兵從韃虜中帶至北地售之因後有南中年號及馬瑤草題跋割去前後斷爛

帋畫體不傷乃於癸巳臘月重裝之雲林傳世手卷惟此圖及鶴林圖鶴林圖無人物獅子林圖上有一僧又不用印章余質得祥符人一設色山水上有雲林子印

余見雲林徐卿二子圖畫竹二枝為有斐堂主人賀生子韻甚又見枯木竹石圖自題云南湖陸元素高士幽居令王君仲和居之水木清華戶庭幽邃余嘗寓其家四年翛然忘世慮也仲和以此幀索畫並詩其上以寫惓惓之懷曾住南湖宅於今已十年蘋筠還自翳高木故依然雨雜鳴渠溜雲

連煮木烟何時重相過爛醉得佳眠

王仲和舊稱其富而韻黃大癡有山水卷為仲和作即其人也元末將亂里人倪子貴悉散家財將田券送仲和不計直人以為訝倪笑曰子貴田有送處仲和無送處未幾張士誠據姑蘇按畝比租仲和竟累斃其人闇士也辱諸君子畫矣

黃大癡天台石壁圖

石壁圖為大癡寬得意之作數峰天表皴法如草隸層巒叠嶂長林映帶氣象雄渾直接荊關之傳與他畫絕異滄桑後名畫滿市絕無元四家之畫

僅於敗楮中見此上有袁柳莊印」蓋其所藏也」子久博學多聞初隱杭之筲箕泉往来三吳設教於蘇之文德橋至松與曹知白善居小蒸後歸富春年八十六而終戴表元贊其像曰身有百世之憂家無擔石之樂蓋其俠似燕趙劍客其達似晉宋酒徒至於風雨塞門呻吟槃礴欲援筆而著書又將為齊魯之學此豈尋常畫史也哉觀此贊則其學問人品超絕一世故畫境竒妙如此今以龔士膚流動曰仿子久豈可得哉元季高人不願出仕如金蓬頭莫月鼎冷啓敬張三峰子久與之為

師友恣意元脩以求出世大約皆負才之士不屑
隱忍以就功名者也人傳子久於武林虎跑石上
飛昇然其人住世已仙矣豈待飛昇而知其仙哉

大癡小幅山水

子久小畫峰巒坡陀不多而蒼秀異常筆絲如鐵
線張雨題云前山無定雲後山無定柯溪流豈不
佳子久妙如何

王蒙松山書屋圖

松山書屋圖全用巨然法予見巨然浮嵐圖未及
收每以為惜覩此宛如浮嵐在眼畫至此觀止矣

王百穀題以爲是陸文裕公物暑月展閱颯然如陶家北牕下涼風予於四月廿五日展看時久旱熱蒸覺氷雪在懷若曰牕下涼風猶有待也董元宰曰黃鶴山樵畫以右丞爲師時出入巨然雖用披麻皴亦兼潑墨法此松山書屋圖正其合作與吾家青弁圖絕類青弁圖不知何在恐未易雁行也叔明乃松雪甥居吳興寂近太湖日遊東西洞庭以盪其胷臆傳世者極少何元朗極愛元人畫嘗言畫當自元始所藏子久仲圭方壺諸作各五十餘幀雲林至二十四幀獨叔明僅一幀其難得

可知已余於周櫟園寓見叔明山靜日長卷上有
元朗印或其所藏然稍板猶疑是臨手也
舊傳叔明極推服子久常以得意請正子久為增
數筆於嶕嶢處作樵境遂覺宕遠余年友錢雲將
有黃王合作一幀寶之如連城雲將歿後張雲菴
文光以重價得之攜至京乃偽筆耳畫不易定如
此

王蒙靈石草堂圖

靈石草堂圖僅二尺許高古深厚純用荆關法范
中立以下不能及也予竟日披對殊忘身在塵世

閒昔劉𦆭城詩有云却憶山中客披圖日幾回似
爲予詠也嘉禾項氏印章太多甚覺村氣
向年在滄州士紳家見叔明小幅山水自題林泉
清趣係一詩於畫上至正六年九月望眥年七十
有五初極賞其畫及見靈石圖則蹊逕尋常失之
遠矣又在陳山人公雨家見秋林對奕圖佳甚今
不知何在惜當日把臂失之
吳仲圭鴛湖圖
梅花道人品地絕高不專志於畫故傳世者多簡
略而愈增其韻致予初僅見其墨竹嗣乃得其鴛

湖圖道人嘉禾人鴛湖乃嘉禾勝境也筆法秀遠得董巨之妙而此畫尤其合作文三橋彭官嘉禾時題一詩於上亂後已入傖父家予以趙子昂芭蕉美人圖易得之世傳仲圭少好劍術偶讀易乃一意韜晦隱武塘賣卜又厭而潛跡委巷中遶屋植梅日哦其間因號梅道人後預治壙自題云梅花和尚墓及兵亂諸墓被伐而獨以和尚墓獲免蓋元之高隱後世乃以畫掩之也

仲圭松泉圖

松泉圖境界甚奇以淡墨作一坡陀巨泉飛落其

上又以古松一株夭矯覆之手寫長歌詩字俱勁逸不可一世可謂靈心獨絶不可以畫筆觀也張雲菴攜至京師予以倪雲林徐鄉二子圖易得之

王元章畫梅

元章墨梅一株信筆揮洒直以古逸取勢自題一詩我家洗硯池頭樹個個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宋元人作梅有以工勝者若論韻致則惟元章耳

按元章名冕又字山農諸暨人嘗北遊大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欲薦以館職元章笑曰公誠愚人

不十年此地狐兔走矣何以仕為掉臂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四方無事或斥其妄元章曰妄人非我誰當妄者乃攜妻子隱九里山嘗仿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示人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及明祖下金陵杖策見之署為軍咨未幾以老病卒

錢舜舉山居圖

舜舉與趙子昂同里並在吳興八俊中至元間子昂徵入功名烝烝諸人皆依附取官獨舜舉齟齬不合流連詩畫以老蓋宋之遺老也予見其畫頗

多獨山居圖爲寫蒼松老屋雲白樹紅二人靜對扁舟想見高人胸次覺子昂諸作終多翩翩富貴氣象耳

里人鍾文子有旅獒圖索余題之余曰舜舉宋進士不肎出仕歸老霅川以詩畫自娛旅獒一圖仿閻立本筆意蓋身際板蕩之餘追憶來庭之盛悽然有今昔之感焉此即前人紀夢華譜塗山之意也觀者以意逆志斯得之矣見余跋者謂能知畫者之旨然前人曾題其花卉卷有云霅翁夙號老詞客亂後却工花寫生寓意豈求顏色似錢唐風

物記昇平亦此意也

子昂有題舜舉茄萊二圖詩一云天上歸来兩鬢皤山園近日竟如何年〻五月黃梅雨老瓦盆中此味多一云歸老林泉無外慕盤中野菜飫黃粱交遊來往休相笑肉味何如此味長子昂二詩亦歸休後慕雲翁之高致而賛其畫也

商琦山水卷

商學士畫不多見此幀設色濃郁林木坡渚有致自具士氣非盛子昭輩所敢望也元人饒太虛著山水家法極推重之謂商德符得山水之真趣初

學郭熙層巒叠嶂高樹長林形勢渾厚氣脉連接雖淋漓滿幅不覺其繁又得古人張藻雙管俱下之妙唐希雅戰筆之奇饒氏之書議論雖不甚高然必有所見也

李息齋墨竹

李薊丘衎喜作墨竹初學王澹游後學文湖州余収數幀以得之劉半舫家大幅為第一兵亂失去又小幀一石一竿絶肖湖州名下固無虛也

管夫人墨竹

管夫人畫竹風格勝子昂此幀凡三竿極其蒼秀

自題一詩春晴今日又逢晴閒與兒曹竹下行春意近来濃幾許森森稚子石邊生字法似子昂有友人見而愛之攜去

黃筌翠竹圖

黃筌長幅竹數竿雙鈎填色菁翠欲滴蹊密俯仰無不為此君寫生昔人言筌花竹真而俗然畫至真處亦不易言也同里李宗伯得之故内以歸余筌五代人子居寶居寀居實俱善畫

文與可大幅竹

石室人品甚高畫竹為古今第一從故内得大幅

竹二幀一題巴郡文同與可戲墨一題熙寧元年仲冬與可文同作竹僅一枝真有月落空庭千萬丈之勢今一在予齋一在吉安李氏家

世傳道臻淨因禪僧居都城西隅三十年不出戶無所嗜好獨雪方丈西壁請文與可畫墨竹謂人曰吾使遊人見之心自清涼此君蓋替我說法也吾暑月披石室先生竹真有清風習習襲座者此僧非三十年不出戶不知其妙也

湖州亦善山水舊在成國家後有山谷跋余曾一見之

東坡墨竹

東坡縣崕竹一枝倒垂筆酣墨飽飛舞跌宕如其書如其文雖派出湖州而神韻魄力過之矣朱晦翁云東坡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尚可想見也晦翁之評誠有然者余並有一卷以渴筆作竹一枝題曰化龍又題曰過葛陂還能飛去否上有神廟御璽後姚廣孝題一詩覺無生韵恐是臨本贈張雲菴

畫評云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却類莊

子此語良是

趙松雪枯木竹石圖

松雪竹凡凡數見此幀高古簡澹趙畫之極有生韻者上不落款惟用其印又陳山人持一幀來售與此相若上有雲林題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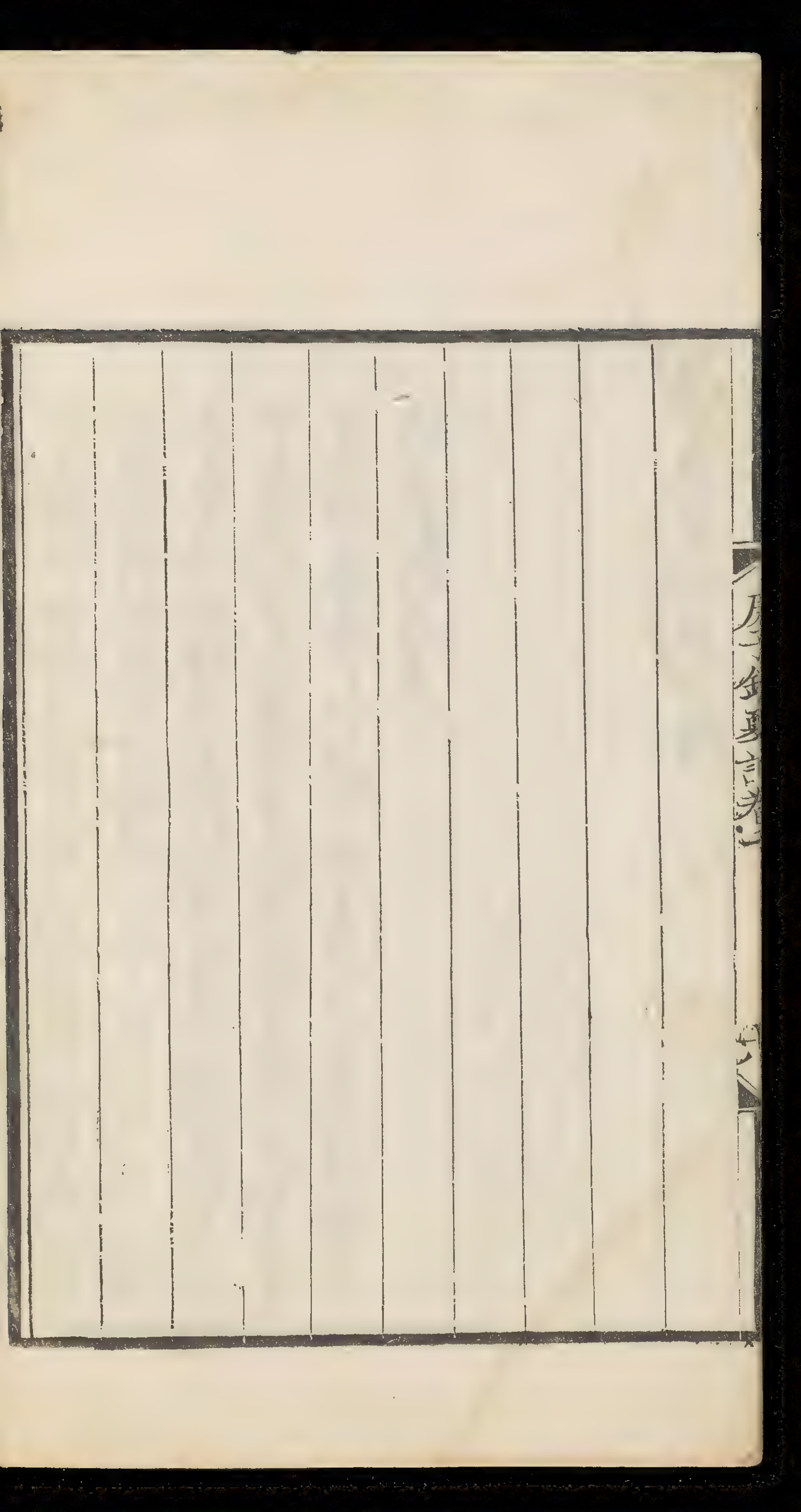
趙仲穆長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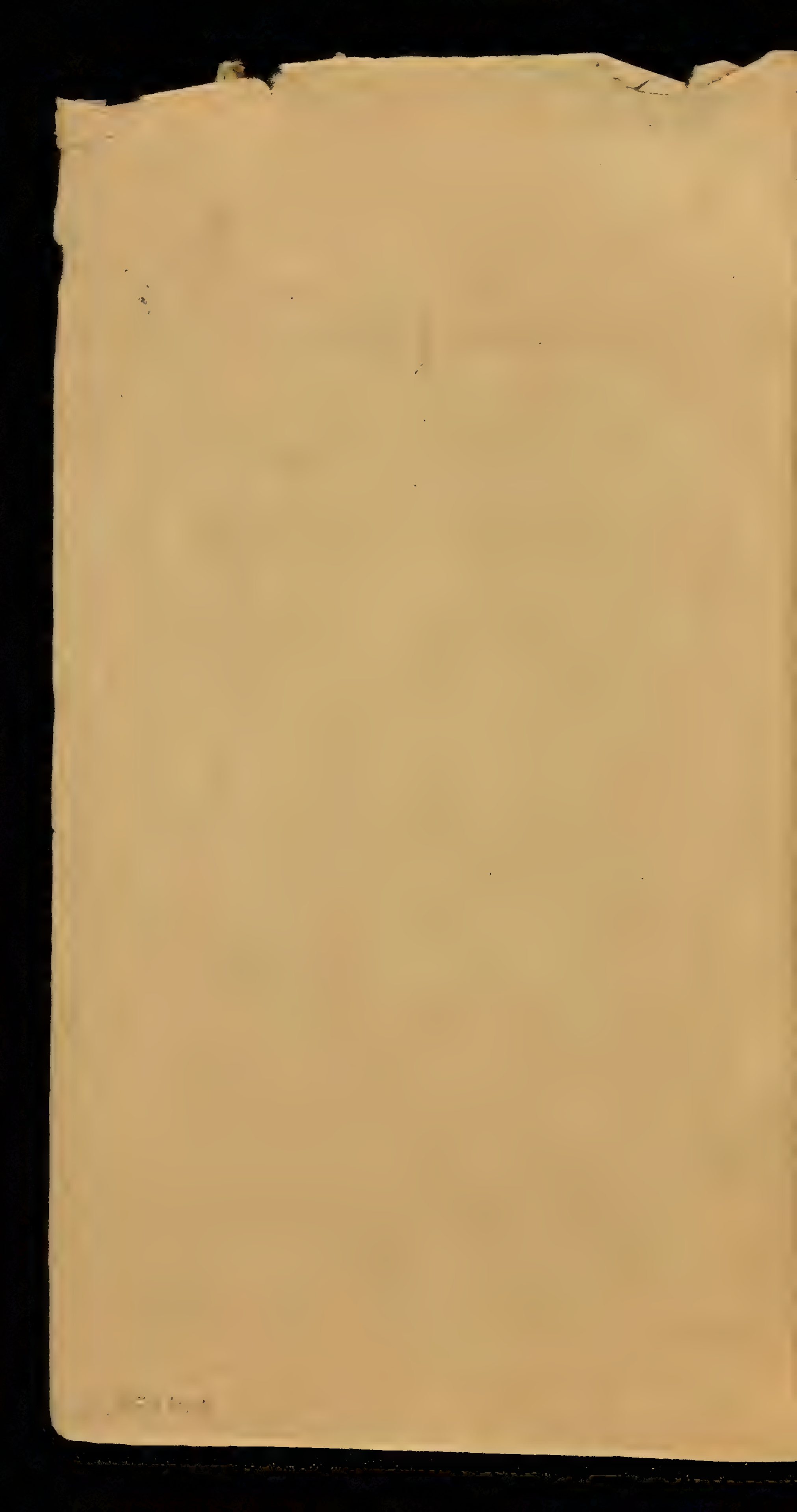
仲穆畫不及父然長於畫樹此幀一椿挺立枝葉豐茂下惟小坡陀溪澗盖壽圖也余收其韝鷹等圖所存惟此題後亦贈友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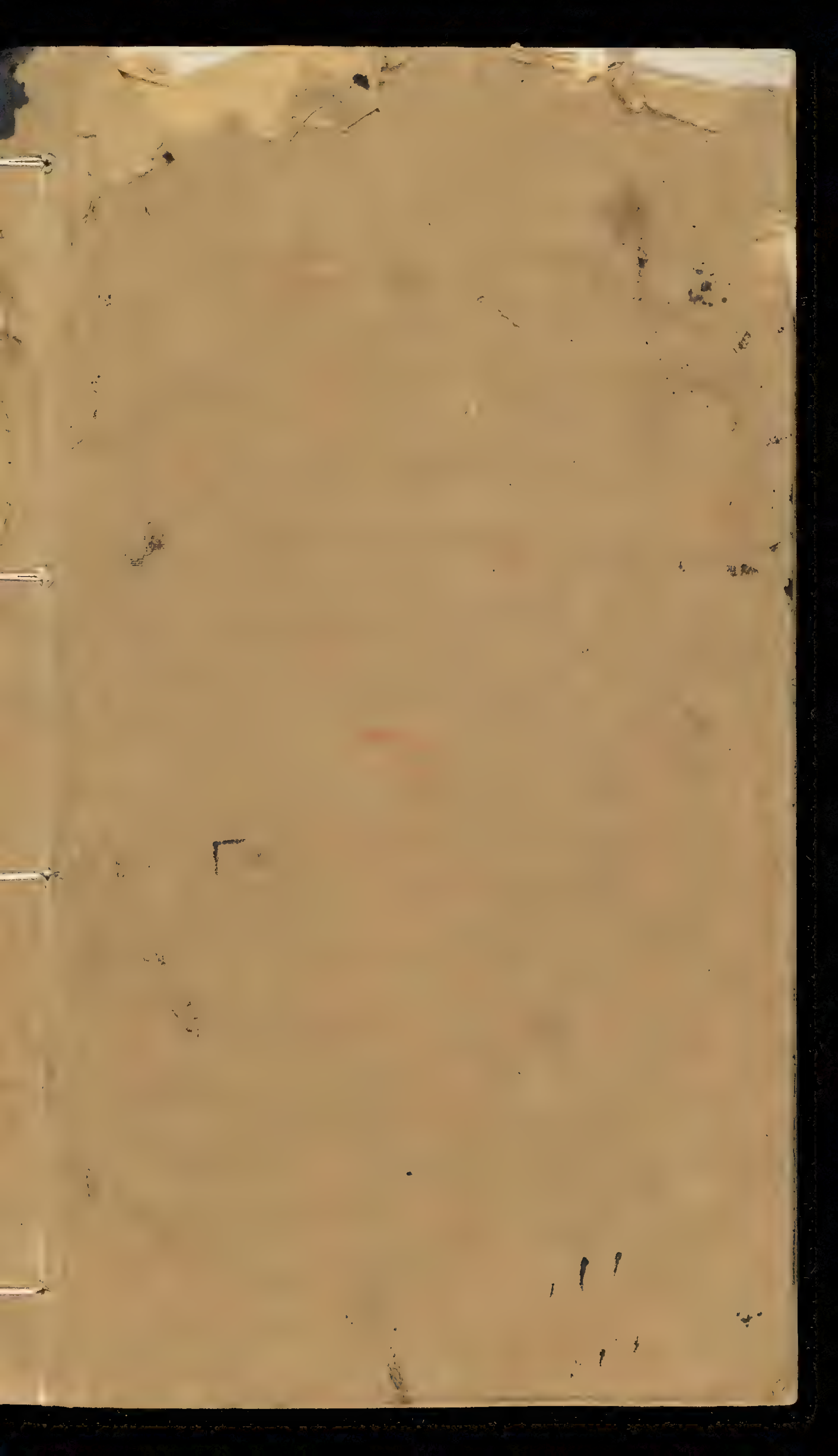
余向有松雪待渡圖極其精工盖仿其家伯駒之

作又得仲穆待渡圖自題同松雪臨伯駒是父子一時所作俱獲入目亂後坐池上陳山人持一畫来售乃伯駒待渡圖即松雪父子所臨者翰墨信乎有緣也予因題所居為墨緣重輪之居松雪畫得之歸德袁戸部樞仲穆畫得之亳州舊家今俱不知何在矣

庚子銷夏記卷二終







北平孫退谷庚子銷夏記 二



庚子銷夏記卷三

宋廸山水卷

復古與兄道俱以能畫名而復古名更噪家於洛中故好作鞏洛之景此卷邱壑深窈烟嵐澹靜深得李成惜墨如金之法曾入思陵御府故卷有奉華瑤暉堂印後題跋詩多佳余尤愛倪雲林詩雲烟澹容與岡嶺岌奔騰脩塗逸巴蚍歸人如凍蝇宋侯天機深游戲精藝能風流各異代卧游聊曲肱

郭熙樹色平遠圖

河陽畫早學李成晚能更出己意自成一家蘓坡翁有詩玉堂畫掩春日閒中有郭熙畫春山文潞公跋其畫而東坡詩其跋也二公重之如此此卷舊在王元美家王有跋錄之於此右郭熙樹色平遠圖一卷按熙河陽溫人渠宗若虛稱其施為巧贍位置淵源雖復學慕營邱亦能自放胸臆巨幛高壁多多益壯至宣和帝則盛推李成而謂熙與范寬王詵雖自成名僅得一體然熙之傳世者多號平遠與若虛所記頗不同今覽此畫孤亭木末平楚蒼然遙艇小橋時自映帶若深若淺或晦或

明幾欲置身此間卷尾趙松雪虞伯生馮海粟柯丹邱輩皆滕國名士恨語不甚稱耳元美曾得戴文進仿熙卷憂之然河陽之妙豈文進所能仿佛哉而況與之較優劣也元美于是失言矣集按若虛乃郭熙子也河陽嘗著有山水畫論言遠近淺深風雨明晦四時朝莫之不同則有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之說至於溪谷橋彴漁艇釣竿人物樓觀等莫不分布使得其所蓋其所證入者深矣宋人往往摹之有奪真者今人見畫中有爪樹針松遂曰郭熙未然

也余在曹秋岳寓見一卷山石林木無一筆不似河陽乃張浹谿山書屋圖也按浹畫彼時重之紹興間臣下有勳績者始賜之重浹畫如此則熙畫在當時可知已

畫史載宋中書門下省及樞密學士院照壁皆郭熙一手畫中間甚有傑然者惟學士院春江曉景為尤工

李伯時袁安卧雪圖

卧雪圖為龍瞑有名之蹟一傖父目改为得之以上有龍瞑印不知瞑即古眠字也余見驚歎欲絶

高山突兀長林一圍境深雪積暑月對之令人挾
裘一人擁衾而卧一人扣扉一人騎一人前引一
人張蓋卧者靜穆扣者手擊耳聽其三人欲反欲
止且行且顧神情曲妙無論自龍眠而後未有其
匹恐前此顧陸諸人亦所未及也
卧雪圖不始自龍眠前人已有之但不知與龍眠
畫爲何如耳世傳丁謂與金陵陛辭之日真宗出
袁安卧雪圖賜之曰卿到金陵日可選一絕景處
張此圖謂至金陵於城西北隅構亭曰賞心張圖
於此久之圖壞後王琪密學出典是邦觀圖嗟惋

有詩云昔人已化寥天鶴往事難尋卧雪圖

志稱龍眠仕宦居京師十年不遊權貴門得休沐遇佳時則載酒出城拉同志二三人訪名園蔭林坐石臨水翛然終日當時富貴人欲得其筆蹟者往〻執礼願交靳固不荅至名人勝士則雖昧平生相與追隨不厭乘興落筆了無難色又龍眠以御史檢法致事晚買龍眠山庄優游林壑三十四年其立品如此安得筆墨不高絶一世也

李伯時臨唐韋偃放牧圖

放牧圖乃公麟奉旨臨韋偃畫唐人極重馬政各

苑俱以百千萬計偃蓋寫當年苑中放牧之景而
公麟以妙筆臨之遂覺吞牛汗血之奇備畫卷中
馬至萬餘牧者千餘而林木坡陀沮洳不與焉真
奇觀也洪武三年二月二十三日高皇帝坐板房
羽林將軍葉日昇面進此卷上手題數百言於後
謂天下已定居安慮危使後世子孫育多馬於郊
野防疆禦患想見開國承家垂謨百世之意焉

李伯時九歌圖

龍眠作畫凡臨古則用絹素自運則不設色獨用
澄心堂紙九歌圖載在宣和畫譜上有宣和中秘

印紙係澄心堂畫法靈秀生動昔人稱其人物似韓滉瀟洒似王維若論此卷之妙韓王避舍矣他不具論即湘夫人一像蕭蕭數筆嫣然欲絕古今有此妙手乎龍眠收藏法書極多留心書學所書九歌隸法勁逸在宋亦稱第一余言九歌為宇宙第一妙文非龍眠妙畫不足以稱之此真千秋快事也卷舊在賈似道家上有其印元人題跋詩多有可觀又元人張叔厚曾臨此圖吳孟思以小篆書其文藏江南人家又余在袁六完家見趙文敏所畫九歌為仇山村作乃其少年筆亦自奇異

李龍眠高士圖

畫用綃素澹設色古柳一株高士袒坐其下書卷橫陳有酒盈罍坐者微醺含笑翛然自得是陶徵君歸後像也非龍眠三十年優游林泉豈能追摹至此趙子昂亦曾畫歸来圖元人題云文章撑住晉乾坤三徑清風宛若存何事揮毫松雪老不知芳草怨王孫子昂見之當有餘媿矣余所收龍眠畫有蓮社圖有羅漢圖有臨顧劉琴圖有臨陸布髮圖今皆散在友人家更有祖師像一卷精絶自宋皆流傳衲子家如雲坪宏濟諸人皆有跋語及

貫休羅漢宋人應夢羅漢又羅漢渡江卷亦俱贈友人矣

王詵設色山水卷

晉卿文藻風流掩映當代所作畫水墨則倣李成著色則師李將軍此卷乃倣李將軍樓閣橋梁極具工緻濃郁中饒有青葱之色趙千里不能及也至末段遙山遠浦更極畫家妙致

曹秋岳贈余一卷布景不多悠然有海濶天空之妙後宣和帝題烟江疊嶂圖殊無所謂疊嶂也祥符張雲菴見而愛之攜去秋岳又有一卷亭閣脩

鬃新荷滿池後有范石湖詩字俱妙惜畧屬目未及詳閱

唐胡瓌番犬圖

瓌與子虔俱能畫瓌范陽人所畫皆番地之景此卷三人一犬人皆番裘伏仰瞻視倫見獰猙一人引犬犬甚馴服趙子昂跋爲東丹舊稱瓌畫筆用狼豪極清勁東丹李贊華乃五代時人舊謂其筆乏壯氣卷中筆意似瓌非贊華也

易元吉猴猫圖

元吉猴猫圖載宣和畫譜中謂之寫生戲猫圖猴

一挟一乳猫又一乳猫畏怖而走猴之狙獷猫之稱怯情事如見後有宋裕陵御題余不喜此種畫如郭權之角鷹徐熙之雛鴿散之友人此幀喜趙文敏跋字甚佳故記之

趙千里待渡圖

千里畫在當時極爲思陵所重設色雖濃而精神清潤趙子昂山水全仿之此待渡圖高峰密樾青翠欲滴兩岸之人登舟者與牽騎而候者情景如見上有晉府諸印舊書畫有其印者俱真蹟可觀近代收藏賞鑒家也

千里花鳥卷

花鳥卷爲千里得意之作蘋花淺浦羣羽翔泳其中生意爛然元人詩跋俱佳末有倪雲林一詩尤妙

劉松年成王問道圖

舊稱松年畫傳世者不滿十幅問道圖尤其得意之作畫法全似衛賢高士圖林木殿宇人物蒼古精妙不似南宋人亦不似畫院人寧宗當日特賜之金帶良有以也

劉松年東山絲竹圖

東山圖乃松年筆圖中山岡迴合美蔭飛泉掩映噴洒極其幽勝安石策杖同諸佳麗步行橋上風流蘊藉可想見也畫乃晋府物四隅皆有其印

僧超然山水圖

超然畫當時重之至與巨然並稱峰巒全學郭熈林木亦似張浹若比之巨然之超逸則相去千里矣余所見惟此一幀

趙昌菡萏圖

趙作菡萏圖見於李方膡畫品予得之故內絹已斷落而畫處一絲不傷其畫花葉稠疊滿幅一俯

一仰各具情致李方叔云舊言徐熙畫花傳花神趙昌畫花寫花形然以比之徐熙則差劣其後鐔宏王友之輩皆弗逮也蓮花生於泥之中出於水而不著水昌此花標韻清遠能識此意耳此幀予贈成大名又有紅梅一小幀風格秀艷乃房海客贈余者付兒朴收藏

荆浩山水

洪谷子以山水專門為古今第一甲申之變名畫滿市獨無浩畫一日見從故內負敗楮而出者浩畫在焉然已破爛之甚余使善手重裱見絹素之

内復有重綃亦一奇也其山與樹皆以秃筆細寫形如古篆隸蒼古之甚非關范所能及也令朴兒収之貯海雲閣

荆浩廬山小圖

今年夏月久旱酷熱異常故家忽有持二畫來看者一乃浩畫也中挺一峰秀抜欲動而高峰之右羣峰巑岏如芙容初綻飛瀑一線扶揺而落亭屋橋梁林木曲曲掩映方悟華原營邱河陽諸家無一不脫胎於此者且絹素如銀板對之令人色飛上有宋高宗題荆浩神蹟真品六字下用内府之

寶又有元人韓嶼柯九思二詩其人肎割愛乃傾篋易得之其一則高士畫臨本也還之是日松風謖謖滿我茅亭暑氣已避三舍矣

昔洪谷子以山水自負每曰吳道子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兼二子所長成一家之體今傳世者有山水訣盖其人當五代之世不肎出仕隱於太行之洪谷借筆墨以寄其高曠故超絕一世如此昔趙子固與周公謹各攜書畫放舟湖上相與評賞酒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櫂茂樹間指林

巃最幽處瞪目叫絶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

筆也亦惟如此等人乃可閱此等畫耳

關仝山水

余求關仝畫不可得忽於故内得一幀已壞絶而

畫體不傷世傳關畫師荊浩其造境絶相類山峰

辟立從平地陡起樹木奇崛有枝無幹用濃墨揮

洒不事烟雲用意簡澹此畫家之神品兼逸品也

王紱明一梧軒圖與倪雲林師子林圖寫石法皆

用其意真足作法百世也畫譜言仝畫脫略毫楮

筆愈簡而氣愈壯景愈少而意愈長而深造古澹

如詩中淵明琴中賀若

闕全江山漁艇圖

漁艇圖見宣和譜高古簡朴自是名作山形如層螺不用劈皴前古後今所無至於亭閣精工人物俊雅亦非宋人劉松年輩所到世傳全工山水不工畫人多使胡翼爲之豈其然乎

闕全匡廬清曉圖

匡廬圖予於乙未得之南中士夫家其圖中聳一峰奇拔渾厚環列數峰揖拱相向憶余崇禎壬午舟過潯陽避風江上遙望匡廬宛然如在目前此

所謂廬山真面目也一段清淋之氣浮動筆墨之外愈繁愈簡愈健愈雅其屋宇人物極小而有天然之致非關不能燕文貴畫極力仿此然筆力纖弱無士氣去此不止千里故作畫不求氣韻而求形似未有不流於俗工者也

巨然林汀遠渚圖

林汀遠渚圖見於畫譜巨然師法董源而能自出已意至老年之筆更造平淡妙絕千古此圖政老年之筆也起叚茂林一叢茅茨隱見餘則浦溆平鋪瀰漫無際其中樹如薺人如豆或行或舟遠帆

亂荻景色儼然畫至此靈心獨絶矣昔人稱其筆墨秀潤又稱其幽谿細路屈曲縈帶竹籬茅舍斷橋危棧真若山間景趣殆不虛也予於陳山人處見一卷乃浮嵐遠岫圖原是長畫宣和帝裝為手卷乃極力仿董北苑而此則師子獨行無所依傍可謂前無作者

張爾唯名學曾善畫家藏江貫道長江圖一卷赴蕪州太守任攜一樽並卷來山中相別時太倉王元照東粵陳路若俱在開尊展卷亟稱江卷之勝余獨無言徐出巨然卷共閱覺江卷遝舍蓋長江

圖雖貫道得意之作然無渾然天成之致故知巨然不易到也

巨然秋塘羣鷺圖

巨然世傳其山水鮮見別畫此幀自注秋塘羣鷺圖舊藏鞏都尉家世無二本圖中秋水既落蒹葭蒼然白鷺羣立坡陀蕭然有霜露之警焉傳神寓意在筆墨之外昔杜少陵詩有云鷗行炯自如蓋狀士君子委虵在公之景也又云只今湖海上形影日蕭〻蓋傷賢人擯落在野之景也巨然此畫直可作詩觀矣若徐熙輩必求形狀之似了無別

韻相去奚啻人天之别乎曾入宋御府故有緝熙
殿寶

李成寒林圖

李營邱畫史稱為古今第一盖其生平不易為人
洛筆而其孫名宥為天章閣待制開封府尹倍價
収購祖畫故傳世者益少米元章去營邱之世未
遠自言僅見二軸欲作無李論則求之今世其難
可知也予所藏寒林圖古木天矯雪色凛冽寒雅
羣集哀艸中暑月展之如披北風圖令人可以挾
纊非營邱不能也余於滄桒後覔得大幅山水一

幀稍乏天韻疑是元人臨本益津王氏以古觚易去又於王長垣寓見觀碑圖林木絕佳一人策蹇觀碑傳為王曉筆畫上落其款又於陳山人家見一本相同而王差勝然亦未敢定其真偽也

畫繼云李營邱多才足學之士其所作寒林多在岩穴中裁劄俱露以興君子之在野也自餘窠植盡生於平地亦以興小人在位觀山圖羣雅飢集之狀或以興世亂小民之流離困頓者乎

郭熙云畫亦有相法李成子孫昌盛其山脚地面皆渾厚濶大上秀而下豊河陽善畫亦善鑒畫如

此按成人品甚高當時有顯人慕成名貽書招之成得書且憤且歎曰自古四民不相雜處吾本儒生雖游心藝事然適意而已奈何使人羈致入戚里賓館研吮丹粉而與畫史冗人同列乎此戴逵之所以碎琴也卻其使不應乃以厚價別購數圖成不知也成後計偕赴春官謁顯人顯人喜延之書舍適見所畫作色振衣而出其不肯輕徇人如此天下未有不立品而能擅絕調者也

范寬夏山圖

華原夏山圖名著畫譜崇岡密蔭飛泉奔漱其

閒覺山石木葉皆帶濕潤此真古今之奇也上有
宋高宗御題四字曰范寬真蹟又入金源御府上
有明昌御覽一寶余見世家所藏凡山頂有密林
水際作大石突兀之畫皆作范寬不知寬畫古拙
深厚宋元之人多仿之止知其癩頭山鐵屋板橋
諸形似而其一段魄力則斷斷不能也予所寓賞
者此圖及歸德宋雨恭所藏雪山圖耳世傳華原
生平落魄嗜酒作畫初學李成又學荊浩既悟乃
舍舊所習隱居終南山太華岩隈林麓之間而覽
其雲烟陰霽之景興之所至盡寄於楮墨間則千

巖萬壑變化百端昔人云雖盛暑中凛凛然使人急欲挾纊殆不虛也

許道寧山居圖

許高陽畫世不多見舊見張户部學曾所收長卷近乃于大老家得此山峰峭拔樹木脩挺回塘曲澗瀠洄於山坳林際之間茅亭之上兩人如生一童烹茶一童洗硯皆古朴有致傍小書詩聯疑後人所為落欵小隸亦清勁之甚此君不獨工畫也曾入元人御府上有天歷之寶

舊傳許道寧畫初師李成晚脫舊學風度益高名

畫評云道寧之格長者一林木二平遠三野水張士遜詠賞之曰李成絶世范寬老惟有長安許道寧爲人推重如此

米元章畫山水小幅

元章畫源出董北苑而特運已意故其境界與人絶異蓋其天資高邁所見古人墨蹟又多所作書不襲晉唐之蹟而得晉唐之正脉所作畫不襲關董之象而得關董之神韻此幀舊藏一戚里家余在掖垣時曾一見之越八年乃歸余齋山峰圓秀點法筆筆生潤林木陰翳又稠疊而不雜亂至人

物樓閣屋宇橋梁漁艇極其纖秀似唐人小界畫後人仿米者濃墨塗涴曰此懞懂雲無根樹也豈不可哂哉

襄陽無大幅畫嘗自言平生只於寶晉齋以三幅紙作一軸餘則無之盖小幅易于收藏即東坡作書每留餘紙以待五百年後題跋之意也此幀極小而超越深厚不減大畫上題字亦妙有黄子久諸家印

米元暉白雲出岫圖

元暉作白雲出岫圖山巒林木全仿董源大變其

父之法猶之大令不襲右軍也故字曰二王畫曰
二米不囿於家學乃所以善承家學耳此圖得之
故內近邊處已浥爛乃裁去寸許重裝之每張素
壁覺白雲滃鬱出我棟宇間向年孟津王覺斯每
過輙索看大叫稱絕今老思故舊不勝今昔之感

不知名洛神圖

洛神圖予凡三見一在開封張睡心家一在歸德
宋兩恭家一在杭州陳山人家皆全卷極精工大
約宋畫人高手臨本予得一卷止一段上有米芾
審定印畫法絹色是唐人手筆迥在三卷之上後

有小楷全賦精采勁秀不知出誰手旌德劉雨若云筆力似米元章所書九歌極言為米然米無真楷即九歌亦帶有行知非米所能辦或是南宋人吳傅朋說耳宋楷以傅朋為第一明楷以文衡山為第一

宋徽宗柳雅蘆雁圖

余見宣和帝畫數幀而以柳雅蘆雁圖為冣兩幅相連紙用澄心堂柳絲搖曳兩雅綴麗其上墨光如漆當是李廷珪墨蘆荻一叢羣雁俯仰唼喢宛宛如生是當日紫宸殿宴大臣隨畫以賜之者後

有諸臣題跋語多悲感又王長垣所藏宣和所臨張萱虢國夫人圖亦佳豐姿策鞚極其明艶所謂畫裡猶能動世人何恠當年走天子者也

宣和博收書畫然賞識遠不及高宗蓋宣和所尚者人物花鳥如收黃荃父子至六百七十餘幅徐熙至二百四十餘幅而名家山水寥寥至高宗所收今傳世上有乾卦雙龍小璽內府圖書及奉華寶藏瑶暉堂印者皆高雅可觀雖未見高宗之畫然所書九經及馬和之補圖毛詩又非宣和所能及也一興一亾觀所好尚已可知矣

趙子昂青綠山水

子昂畫中青綠茁倩得不傳之秘此幀峰巒層疊林木茂密一僧度橋歸寺蹁蹁欲動乃其得意之作董元宰題云松雪翁青綠山水純似吾家李成層巒蕭寺圖雖不落名款止用小印或是進呈本也

戴文進靈谷春雲圖

文進畫在明初名甚噪然其風格不高馬遠夏珪之流派也予所收靈谷春雲圖是其合作設色布景蒼秀有宋元大家風使掩其款而閱之未有信

其為文進者乃為聶雙江大年所作聶有一帖附
後字亦甚工不似道學人筆
按王文端直為冢宰日曾以詩寄文進求畫且自
序昔與靖菴交嘗作一詩至是十年始成之聶雙
江題其後云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
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豈復有遺才哉文
端聞其言笑置之未幾聶舉為史官困於譏讒卧
病旅邸投詩於文端有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
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槖少百年公論盖棺遲文端
得詩泣下曰是欲吾銘其墓耳聶果歿文端為墓

誌有云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耶前輩以道義相成如此然雙江譏文㟨好文進之畫觀雙江與文進之帖又何傾慕篤切耶

文進畫有絕劣者遂開周臣謝時臣等之俗至張平山蔣三松等惡極矣皆其流派也不有文沈兩公一起而繼宋元之絕學風雅不幾掃地耶世傳宣廟時召文進至京令作釣雪圖一人衣緋有譖者謂緋乃朝服不宜釣魚遂罷回𡊮三家村中語也宣廟善畫嘗見御製雪山圖一人衣緋策杖入

寺此豈朝服耶其不敢文進定有在也

沈石田煮雪圖

石田畫傳世者多然真僞相半當石田晚年時自收其畫間有僞者亦自誤收之況至今耶余最愛先生畫滄桑後世家所藏畫在市賈手余見輙購之然亦每為同好者攜去今存者無幾皆真本妙品也

煮雪圖是紙畫大幅峰巒樹木全用北苑而帶荊關之峭拔茅屋數楹土墻環之後竹前林雲深境寂四人圍一鑪而話宛然岩村景色此石田得意

之筆上題一詩人間有雪尋常事座有嘉賓雪亦奇羔酒党家何足問一鑪活火試茶時此幀舊在孫漢陽家陳眉公重裱於墓田丙舍後入淮撫李修吾家上有其印王長垣贈余為沈畫之冠

石田天平山圖

紙畫小幅僅尺餘許高山巉〻一寺隱其隈門外古松蒼勁孫節小橋掩映古松中景色不多魄力深厚此啓南公小畫之得意者上題一詩指頤天平山〻隈翠微寺我隨白雲来不隨白雲去

石田松鶴高士圖

紙畫長幅而狹筆法全似王叔明高山峩峩飛泉奔落古松之間一人策杖神韵幽閒隨寉而行有亭古朴宛在山隈令人直欲置身其中也上題一詩七尺藤枝着地輕長松夾道碧雲晴深山似恐雲遮却緩步還教一寉行吳匏菴和之云片帆高挂一舟輕渺渺湖光暮雨晴載酒攜琹何處去蘭橈徐棹看山行此幀乃廣平劉半舫珍愛者半舫清正為當事大臣不喜借河工事繫獄部擬遣戍上未允傳聞事在不測乃自獄以所用小硯及此畫作一詩別余余以半舫之故更珍愛之賊變畫

已失去重於市賈買之每一展閱真覺車過腹痛也

石田松壑圖

絹畫中幅筆法仿黃大癡而帶董北苑之皴法故覺蒼勁勝黃舊言石田學大癡去其短而師其長此語良不虛也畫時已落款不知越幾年重見之又題一詩密蔭參差漏夕陽潺潺流水漱迴塘亢言消盡人閒事一壑松風滿鬢涼又題舊作於仲和家今復見題後

石田蕉林圖

綃本大幅芭蕉一林青苔滿地一人執卷偃卧其下對之真可令人忘世上題一詩兩樹芭蕉一地苔緑陰清晝儘徘徊坐深處靜無人共更待青天好月来

石田江皋寄傲圖

紙本小幅乃石田先生八十二歲時作筆力高簡前無古人其畫遠山近水秀色欲滴坡陀之上密樹陰〻一人閒坐小艇弄笛意甚適也人生至此世間尚有何名利可言桃源中人云不足為外人道余轉一語曰即道之外人那得知

石田江山一覽圖

江山圖乃長卷石翁晚年之作筆勢蒼古超逸全用黃大癡之法而運以自己之魄力憶崇禎壬午余自楚中回經過金陵住年友錢雲將家時有大癡長卷在金陵取至寓所其卷乃大癡爲倪雲林所作筆酣墨飽元氣淋漓自題十年乃成石翁此卷乃仿黃卷也識力悉足相敵卷在開封王半菴惟儉家張孝廉民表購以贈余今相依三十年矣黃卷聞爲鄒衣白所收今已殉葬彼時金陵即有一臨本不知鄒所收真乎臨乎

沈石田看花圖

看花圖乃石田老年之筆平淡古朴大雅不群上綴長短句亦極韻折花下一壺酒人與花酬酢樹上百枝花〻對人綽約昨朝顏色正新鮮今朝少覺不如昨人若無花人不樂花若無人花寂寞看花酌酒久遠事人生如花亦難托去年花下看花人今年已漸隨花落花且開酒且酌催花鼓板榻芍葯醉他三萬六千塲我與花神作要約又題偶步東園見落花賦此詩并寫圖寄意

石田看竹莊賞月圖

石翁畫有竹莊嘗出蹟以慕竹其事甚韻此圖乃石翁與浦汝正中秋賞月莊中之平安亭而作筆墨更為清勝後有長歌可入白蘇集中字大如梳亦似黃魯直得意之筆詩云少時不辨中秋月視與常時無各別老人偏與月相戀戀月還應戀佳節老人能得幾中秋信是流光不可留古今換人不換月舊月新人風馬牛壺中有酒且為樂杯巡到手莫推却月圓還似古時圓故人散去如月落眼中漸覺少故人乘月夜遊誰我嗔高歌太白問月句自詫白髮欺青春青春白髮固不及豪捲酒

波連月吸老夫老及六十年更閏中秋賖四十

嘗見石翁題畫有絶佳之詩而集中俱不載安得有心人肯大為搜羅以成快編也石翁集乃陳明卿為孝廉時所刻不足盡石翁之百一也

石田菱鴨圖

石翁不獨工山水常見所畫花鳥走獸之類皆別有天趣非寫生家所能及余年友錢雲將所藏菱鴨圖菱葉縱横一鴨徐行其下肥澤安閒有在野肥遯之意焉上題一詩甫里畜成物悠〻沙渚頭我家亦有此不及是中儔

石田畫冊

畫冊十六幅皆仿宋元大家無不奪真爲石翁最得意之筆每幅匏菴繫一詩詩與字皆精工亦爲匏翁不多見者真雙璧也冊首衡山題石翁墨妙四字篆法高古且與冊稱祥符王半菴司空寶之如拱璧 其子溫叟不能守質一諸生家余購得之並有何大復手錄所作一冊亂後不知何在今此冊奉存計與余周旋三十年矣

明四家畫冊

冊僅八幅沈石田四幅一仿梅道人一仿黃大癡

俱為栗里作一幅仿董北苑蜀江垂釣一幅仿大癡題一詩於上此四幅皆石田極得意之作唐伯虎二幅一幅漁舟秋釣圖自題辛卯夏日戲墨一幅半醉驢背圖自題一詩其上皆翛然有別致文衡山枯木竹石一幅亦甚瀟洒陸包山一幅工緻不俗此冊計幅不多然據一代之盛可寶也

唐伯虎秋山攜琴圖

伯虎畫傳流極少余向有試茗圖二人坐梧下試茗梧葉蕭蕭枝如篆籀亂後失去又有小幅山水為蘓州巡撫作極精工亦為友人攜去今秋山圖

是余以盛子昭畫與陳道人相易者畫法仿闗仝
中矗高峯羣木翳之紅葉相暎山腰危棧一主一
僕携琴而行其造境非子畏不能也上題一詩竟
出韻狂逸不拘多如此

伯虎山靜日長圖

玉露中山靜日長一段余酷愛之舊見文衡山有
圖尚未盡致又見元人王叔明圖以石鼓籀法書
其文王百穀有䟦極賛之然稍板是臨本庚子夏
閶無錫華氏有子畏所作畫十二幅在龔合肥處
議以舊人書畫相易真定梁玉立見而愛之携去

至五月初余復借至東籬書舍藤下每日晨起輙一披閱其畫仿王摩詰輞川圖及李龍眠山莊圖極工緻而有生韻華氏有䟦謂延子畏至劍光閣三閱月始成良不易也玉露中妙境固非此妙筆不能傳神寫照耳

文衡山雪山圖

衡山先生畫傳世者多每見大幅及長卷鮮有佳者今山裔所存數幀皆以逸致勝者如雪山圖其寂矣圖中山仿范華原林木仿董北苑雪色平鋪孤節獨往見者不知為衡山也上題一詩漠漠長

雲已滅蹤隅溪照見玉芙容詩人何必騎驢背儘有閒情付短笻

衡山雨山圖

雨山圖紙本小幅山巒一圍林木聳秀一人坐茅亭看雨余舊題之曰景色空濛樹石如沐此雨山真面目也他人寫雨山但以濃墨相襯貼視此奚啻千里見者以為知言先生自題一詩云隅溪綠樹蔭潺湲啼鳥春來意思閒最是高人茅屋底推窗獨對雨中山

衡山江深草閣圖

衡翁此幀全仿梅道人山巒林木屋亭人物無一不肖暑月對之覺新涼滿座上有詩云爲愛江深草閣寒倚闌終日坐忘還個中妙境誰應識閣下溪聲閣外山

衡山設色山水

衡山與石田皆喜作青緑畫設色濃郁得古人之秘此幀乃春景也山光浮動真有如笑者兩峙古柏夭矯小舟横放其中每一展看輙歎安得髙手寫阿翳舟上如李龍眠寫蔡天啓故事以領其趣乎

衡山寫東坡詩意

坡公有絕句云掃地焚香閉閤眠簟紋如水帳如烟客來睡起渾無事捲起西牕浪接天此詩趙千里及趙子昂皆作圖衡山一幀葢仿子昂也筆意清老更勝之舊在劉司空半舫家上有其題

董元窣松風流水圖

紙本小幅峰巒層疊羣松滿谷皆以淡墨點染真有古人惜墨如金之意此文敏晚年之筆由神奇而造平淡矣上題萬壑響松風百灘度流水兩語點綴無限佳景

元宰金箋山水
此幀乃文敏早年之畫秀頴絶倫筆法全仿黃子久自題辛卯除夕寫是歲凡作畫五幀拫之得其三其二則雲川社友米偕之所徵也又題癸卯元日重觀凡十二年矣予不復為元人畫為元畫亦與故吾别一法門畫上又有陳眉公題惜金箋不耐久藏耳
元宰仿董北苑畫
紙本中幅乃文敏晚年之筆高嶽長松濃墨揮洒全用北苑法絶不蹈元人一筆一畫矣上題一詩

翠嵐迎步興何長笑領漁翁入醉鄉日暮渚田微雨後鷺鷥閒暇稻花涼

元宰仿董北苑畫

文敏畫以臨北苑者爲勝此幀壬申作於廣陵舟中極其奇縱余見巨然浮嵐圖是學北苑筆意後此惟見此幀南宋元明諸家未敢望其肩背也上自題一詩綠溪青嶂是秦餘靈境今歸藏史居素友詎迷初得路頑仙寧讀未焚書

元宰山水卷

米元章畫全學董北苑雖閒出新意然胎骨則董

也文敏每仿米畫輒用董法故其奇宕遠過於米此卷不知者以為仿米不知寔董也盖公晚年在部為余友潘仲美所作〻完亦甚滿意欣然題句云平疇花侵岍春波水上橋仲美贈余已三十年矣

鄒衣白仿黃子久

衣白甫登第即以科場事降上林苑余從之遊彼時初學畫僅作小便面蕭〻數筆後陞工部誤罹身宣城邪類中為時不容落職家居始肆力於畫此幀淡着色仿黃子久氣韻高邁為生平罕得意

之作蓋不多見者

衣白小幅山水

此幀乃晚年筆佳之畫用筆如草書如篆籀力深韻逸近代無此敵手畫於崇禎十四年至十六年重題之自亦矜秘之甚

李長蘅畫冊

長蘅長於詩文畫乃其餘事畧為點染即靈曠欲絕然又不肯為人輕畫所許可為程孟陽一二士耳此冊乃畫虎邱山湖之景湖光山色歷歷如見而又摹宋元諸家畫無不各臻其妙文人靈心乃

至於此

吴匏菴冬日賞菊圖

匏菴先生為少詹時寓居京師之海潮菴側闢園種菊於宏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集李西涯諸公賞之各賦詩又命杜菫為圖裒成一卷當宏治時主上明聖海內昇平一時名士咸在詞林故分韻倡和文酒流連盛世風流可想見也卷藏成國公家上有捧日樓純忠堂印舊傳孝廟時閣內臣今各衙門官每日蚤起朝參日間坐衙門同年同鄉何時得以燕集內侍對想在晚間上曰京官俸薄

無人隨侍夜晚回家那討鐙燭可傳與五城遇各
官飲酒回家逐鋪燈籠傳送兩京皆然又西涯相
公當國日門生滿朝或朝退或散衙即羣集其家
分題賦詩以為常而四方之人購請詩文書篆者
塡塞戶限夫人每展紙舐墨強公書之以供客具
京師父老猶侈談之故先朝風俗人物之盛未有
過於孝廟之世者也

董元宰夏木垂陰圖

元宰畫以設色者為難得予舊有其臨王叔明一
梧軒圖畫境直逼叔明而設色之妙叔明有所不

逮此幀仿此苑顏色蒼翠欲滴恐北苑亦未必能

及也先生之孫携至京師予購得之

庚子銷夏記卷三畢

庚子銷夏記卷四

五月之末久旱不雨林居始覺有熱意靜坐青藤下取古石刻繙閱日以二卷為率憶丁亥之冬曾著帖考今冉〻十三年矣舊所見者失去大半存者重一寓目聊借以瀟洒送日月而已烟雲過眼寧敢謬執為常有乎退翁手記

宋賜畢文簡淳化閣帖

淳化帖為墨苑至寶內府棗木板搨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者絕少其字極豐穰而有神采凡鉤捺轉折起伏諸法俱備究如手書余初見一二本上

有翰林學士院印乃紹聖三年裝題字者極精工寶之如拱璧忽於戊子之春見九本乃淳化四年賜學士畢士安者搨法佳妙紙色墨色如古漆板誠海内第一部也時賈人索價甚昂余與子朴極力搜措衣物一時俱罄盖恐市賈圖利分析售之使此奇寶無復珠連璧合之日非為一人耽清玩也

帖中第八卷第十卷俱有畢文簡題云淳化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當直中使就院賜御札八分千字文一卷法帖一十卷受恩如是激節可知第九卷

有蕪丞相頌題云蕪氏家藏子容題第十卷題云

乙卯閏六月十四日太一宮齋晚臨南軒看不知

誰題下有長字印疑是賈秋壑又有李洪德秀題

云右法帖十卷得於吳興蕪氏乃元祐丞相魏公

家物第八卷後用公高之裔印蓋言畢公高之後

也余假守濡須郡齋刋魏公譚訓内載公於相國

寺得畢文簡賜本閣帖甚奇且云文簡以圖書斥

遠祖名未中禮因考寔錄淳化二年文簡自考功

郎拜學士四年五月出知昇州然則乃文簡在翰

林時所賜也下用李氏叔固及李氏家藏印

嘗考輟耕錄載大梁劉衍卿所見淳化祖石帖每卷有題識種〻今帖中無之然帖上洗去之痕甚多豈另一本耶即此本耶至云淳化四年六月廿二日賜畢士安按文簡以四年五月出知外州何至六月復有欽賜之事此則不可解者也原裝用山和尚錦今帖仍是山和尚錦盖錦中五色銀錠紋名山和尚也

所謂祖石帖者帖幾經翻刻而以原刻為祖石非別有一帖在淳化之前而祖之也陸友仁以李後主昇元帖為法帖之祖馬傳慶陳簡齋等各襲

其說至董元宰又以爲澄清堂帖是祖帖皆誤也宋太宗當平定之後出內府之藏令王著摹勒上石以傳後世豈有反祖亡國之帖而賜臣下乎余既得文簡賜本而缺首卷以爲大美忌完理固如是正不必求全閱數月忽有持首卷來售者乃宋搨之最精者也與宋人汪逵諸君所考無異無論墨色開卷可辨其所刻卷數版數字相聯而字比諸帖中字皆大他本所絕無有也遂令十卷俱足亦異數也

戊戌李上林以所藏宋搨第五卷閣帖送閱宋裱

斷壞已甚余重裝之題云淳化官法帖真本極其豐逸然帶有開國朴氣他本摸刻雖極精工非失之瘦即失之媚遠不及也吾向見第六卷第十卷上有翰林學士院印及紹聖三年冬至前一日裝題字乃初搨本也又見第七卷第八卷上有貫似道印乃中年搨本也今復見此第五卷上有橫裂紋乃晚年搨本也吾三見而脩卷帖之終始惟拈出朴氣二字則潭絳大觀諸刻一齊拜下風矣戊戌六月二十六日退翁記庚子五月二十四日重閱於集古閣

宋賜本大觀太清樓帖

宋搨大觀帖有黃白紙二種所見不一而黃紙者止見一部字法精妙宛如手書乃徽宗賜宰相余深者予初從市賈得二本於江右李梅公得二本萊陽左旦明得二本浙江張爾唯得一本實抵曺予固得一本第一本在以鹽換爛紙者擔頭吴太和收之余數四購求不與後以銀酒巵十件易得止缺第九本聞杭州姜滙思有此本雖非黃紙者然係初搨予有顏魯公大字麻姑壇記帖世無二本姜欲得之更益以宋人畫卷乃相易而十卷適

完按此帖在宋時莆田方楷曾以百萬購之不得
後年久散亂王澧翁多方湊合始成全帙今兵火
之後業已散亂如曩時而復珠聯璧合豈非神物
在世有鬼神呵護之以至是乎王澧翁有手跋極
詳

宋搨絳帖

絳帖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共四卷乃宋人方楷所
藏本又第六卷上有水精宮道人印乃趙子昻所
藏本皆紙墨精妙絳帖之冣佳者也按絳州法帖
二十卷乃潘師旦用淳化帖重摹而叅入別帖視

宋人翻刻閣帖此冣精采師旦尚指宗秦國公主
又名潘駙馬帖潘自能刻石雖井闌階砌皆徧刻
無餘故段數最多或長尺餘者師旦死二子析而
爲二長者負官緡沒十卷於庫絳守重刻下十卷
足之謂之東庫本幼者復重摹上十卷亦足成一
部於是絳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金人
百年之間重摹至再南渡後潘氏真本已稱難得
今傳世者大約皆榷場中翻刻所謂亮字不全本
新絳本北本是也如方趙二公藏本真此時之星
鳳矣余又於王長垣寓見方楷所藏第九第十二

卷而第九卷首葉斷損處與單炳文所考脗合單炳文云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某家所藏舊本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正在石破缺處隱然可見今本乃無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乃行書止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倍余所見九卷與單所考無異信乎方氏所藏本為當今第一即趙本雖真亦覺墨色少遜其餘上有日月等字號者不足

言矣

潭帖

甲申後予見潭帖頗多蓋潭有初刻本有私第本有碑匠家本有新刻本有三山木本皆潭也而以劉丞相命僧希白所摹刻者為冠今所藏第三第四二卷乃希白所摹刻者故獨存之字法清勁不俗不媚絳帖之下屈指惟此帖耳昔蘓子瞻於桂帥程欽之家見潭帖謂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予瞻善書者乃以為潭勝閣帖何

比擬失倫耶盖子瞻之書從唐人顔魯公楊少師入手不深究晉旨故其言如是信乎鑒帖之難也閣帖中不收顔魯公猶之文選中不收蘭亭叙當日豈無見而然政難與世人深語耳

定武禊帖肥本

余生平酷愛蘭亭叙不啻昔人所謂有蘭亭癖者然求一真定武本三十年無所遇所收者宋人翻刻本至於唐石宋搨戛戛乎難言之矣南和白侍御抱一家傳一本是趙子固藏本所謂落水蘭亭也其本舊稱濶行五字未損神韻渾淪世間第一

鴻寶侍御由林縣令徵爲御史此帖不一日去手壬午予自楚中典試回侍御招余飲出此帖侑觴侍御爲余門人余不敢一語贊恐侍御疑余欲得之也旣而世道滄桑侍御避地會稽予次兒道楷亦就婚在彼每出帖相視輒言不能令予再見之悵然不樂越十五年侍御隱居山中學出世法忽遣一介之使持帖遺余邃谷中謂入山來一切俱棄豈可獨留此物以累清虛乎予意不欲収使者不肎持回適有唐僧貫休所畫羅漢卷神奇絕世乃以遺之覺三十年大願一旦豁然而故人高誼

時〻在我心目間也

趙子固所藏蘭亭乃姜白石舊物後有白石跋云嘉泰壬戌十二月曰與鄉人湯伯升過童道人許見此稧帖知是烏臺盧提點者所藏定武舊刻後數日雪後更欲雪上車寒凜因詣童買得之又跋云廿餘年習蘭亭皆無入處今夕鐙下觀之頗有所悟漫書於此此帖後歸於霅川蕭氏在其家二十年又歸於俞玉鑑家又歸於高幹辦家趙子固託滿師以半萬劵得之舟過昇山風厲帆壞子固抱帖立淺水中曰蘭亭在此餘不足惜也乃自爲

跋數百言以記之末云首尾三十三年心好目玩終獲為我物幾希猶不恨也人其可以輕視予有此哉其篤好之如此

趙松雪跋云古今言書者以右軍為冣善評右軍之書者以禊帖為冣善真跡旣亾其刻之石者以定武為冣善然而紙墨有精麤拓手有工拙于是優劣分焉此本紙墨精拓手工在定武中豈非至寶耶又云吾觀禊帖多矣未有若此本之妙者此本後或歸子昂也

定武禊帖瘦本

瘦本定武帖缺角處有柯九思印盖其所藏也姜白石言蘭亭石本以有鋒芒稜角為上此本羣帶右流天五字已缺而鋒頴神采奕〻搨法之最工者也濟南邢子愿曾翻刻之視此相去千里矣甲午始来余家余曾題之云昔人謂評蘭亭如聚訟其寔有不然者蘭亭之有定武如衆星之有斗羣峯之有獄也舉目可辨寧待聚訟乎蘭亭之妙法度悉備而不以法見神力具足而不以力見所謂純綿裹鐵此其是矣宋人極力規橅不下百本或學其純綿而失之嫵媚或學其裹鐵而失之硬直

即面皃已遠況精神乎此本在趙中舍士禎家濟南邢太僕得之太僕歿歸于新城王氏兵亂淄川人以五斗米易得攜至京師不知重也劉安邱見之嘆賞其人乃珍秘之時余物色定武帖不得再四購求不許其人憂予唐人維摩說法圖及宣鑄乳鑪乃彼此相易未幾趙子固所藏五字未損本亦至子固本肥此本瘦盖紙有厚薄燥濕之不同寔一石也於是宇內秀氣盡在吾几硯前矣

余未見趙柯藏本之先日所服膺惟國學本此本明初出於天師菴土中迭置國學字法遒秀氣味

深厚宋人諸家所臨遠不及之每疑燕京自石晉後淪於境外此石何時所刻何時入土定在石晉以前姜堯章云定武本在官庫中熙寧中薛紹彭刻一副本易之取原石刻損五字以歸此本五字未損或薛氏所刻副本乎又云大觀間詔取薛氏所藏石龕至宣和殿內丙午寇至與岐陽石鼓俱載而北今石鼓具在而蘭亭何在此本五字未刻損非薛氏所藏石也盖定武今之定州也去京師不遠薛氏所刻副本金元人移之於此理或然也宋刻石本今存者一為潁上本相傳潁上井中夜

放光如虹縣令異之使下探得蘭亭及六銅罍一為長治本崇禎初陝西苟好善令長治掘地得蘭亭及舍利數顆苟與余同官汴梁時曾以搨本見遺今石已在苟君家矣余所見前人集本如宋理宗御府所集最為精工每刻玉池皆用御府圖書其一百一十七刻俱全在故内今零散不可問矣又南宋丞相游似所集亦百餘本今西川胡蘜潭先生所收二三十本後皆有手題用景仁及克齋圖書其中有御府領字從山本極為精采余手摹之刻石置硯山齋集按退翁跋云禊帖領字從山本米老曾刻之世稱三米蘭亭及見元本則知

米刻已意多而古法少未合也因與劉居士雨若經營三月始登之石婆娑二老精力盡於此矣

右軍黃庭經

黃庭經傳世者少佳本褚河南臨者舊稱第一然石缺其半乙酉之春從市賈得宋裒小冊一函展視用筆之妙宛如手書其墨色搨工俱絕上書御府古石刻蓋唐石而宋裒也為宋高宗所鑒賞上有內府圖書印及奉華寶藏印劉夫人掌內書記居奉華堂凡有上品書畫始用其印此帖誠不世之珍每晨坐小牕下旭光滿室開卷欣然蓋十五年於茲矣

二王洛神賦

右軍所書洛神賦世絶不傳大令亦未見全本此石不知何時所刻筆致古逸真翩若驚鴻宛如遊龍世目所不經見者合裒成帙余曾有題云向聞王右軍有所書洛神賦求之二十年弗獲寓目即大令洛神亦止見宋搨十三行耳丁亥之春同錢牧齋於報國寺松下見右軍洛神錢咋舌稱為異寶越數日復見大令全文二王妙跡一旦完聚真異數也宋人董廣川最稱該博其書跋云逸少此賦當以為第一今無復存者但子敬所書猶傳未

可以伯仲閒論也又云昔馬澄評右軍書謂勸進
洛神賦諸書皆作今體知逸少嘗書此賦子敬當
是習其家學耳是廣川止見大令洛神未見右軍
書也今併子敬書亦無復存者矣名蹟在世有日
減無日增可慨也余行年六十始獲睹此良厚㚕
矣還翁記於西山之烟霞窟
大令洛神帖後有元人跋云子敬書洛神如龍如
鸞莫可踪迹世代以来咸知所寶或以十三行或
以八行為珍闕其全文不可得蓋可知已此刻具
其文可想像也更當兵亂臨攬寧不慨然至正二

十六年歳在丙午五月二十一日跋是日為小暑節天氣蒸雨久之數點而止華盖叟記

澄清堂帖

澄清堂所刻皆右軍書計十卷黄長睿謂為唐賀季真手摹李後主得之刻石澄清堂極其精善遠在淳化閣帖之上惜世無傳者余僅得第一第三第四共三卷然王氏書法備於是矣是帖余付之朴兒置天津海雲閣戊戌五月余同内人觀海取此帖舟中一日數十展記舊所跋

李後主刻此帖後宋太宗見而悦之因刻淳化帖

相敵至於神骨風致固非王侍書所能辨耳五月廿五日海門舟中

書家草法宜入規應矩力能扼腕處處停筆為佳所謂忙中不及作艸也此法惟右軍獨據其勝而澄清帖悉傳其神揚郡舟中

舟至河西務司關者胡君亟欲相晤以舟小有內眷辭之乃出精楮求書並贈其先人震亨所著書予喜為臨此帖覺腕力差勝蓋原本極佳窺其幾微便勝數倍此名帖之足寶也河西務舟中

吾行年六十始知草法友人陳石雲窺其旨而未

熟王孟津熟矣而未得其法蓋作草最忌連綿子敬所以不及右軍細玩澄清帖思過半矣泊舟張家灣夜半大雨挑燈記此

夏禹衡岳碑

峋嶁碑予所藏有二本一乃嘉定壬申何致遊南嶽至祝融峰下遇樵者訪禹碑樵者言石壁有數十字俾之導前過隱真屏復渡一二小澗攀蘿捫葛至碑所得古篆七十餘字乃取隨行市歷碎而摹之歸献長沙轉運曹彥約刻之岳麓書院者一乃湛甘泉先生重刻新泉精舍者其碑韓昌黎劉禹

錫俱有詩稱不得見而歐陽集古録趙氏金石録鄭漁仲金石略俱未載其為真偽不可知然字畫奇古非近代人所能為自可寶也

釋文有三家從楊慎其沈鎰楊廷相則參註其下

彖帝曰咨沈云嗟翼輔佐楊云碩卿洲渚沈云水處與登鳥獸楊云萬有之門參身洪流楊云一魚一池而明發尔興久旅沈云以此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楊云祇神禋鬱沈云羸塞昏徙南瀆衍亨沈云昌言暴衣制食備萬國其寧楊云字與竄楊云亂舞永沈云蒸奔

周穆王壇山刻石

贊皇壇山吉日癸巳四字奇古之甚宋皇祐中宋郊尋而摹之縣令劉莊鑿取輦歸州治權郡事李中祐龕致廳壁政和五年道君取入内府靖康之變遂不可問余從博古堂得一紙乃政和以前搨本後又得三紙一爲贊皇翻刻本一爲中書謝從寧刻本一爲吴恭順惟英刻本閩宋景濂曾刻於浦陽書院未見其本古刻瘦勁而有天然之致非後人所能摹也

周宣王石鼓文

周宣王石鼓文在國子監廟門内其形如鼓其數盈十蓋周宣田獵之事史籀之蹟也諸家紛紜之說不足存舊在陳倉野中韓昌黎為博士時請於祭酒欲輿之太學不從鄭餘慶遷之鳳翔孔廟經五代之亂遂至散失宋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致府學廡已失其一皇祐四年向傅師搜足大觀二年歸於汴京詔以金填其文初致之辟雍後移置保和殿金人破汴輦致於燕置王宣撫家復移大興府學元皇慶移置文廟戟門内其文潟滅不可讀潘廸音訓載三百八十六字薛尚功帖載四百五

十一字今存三百二十五字數雖少於薛帖然遒朴而饒逸韻自是上古風格薛刻不逮遠矣殘璣斷璧終當以真者為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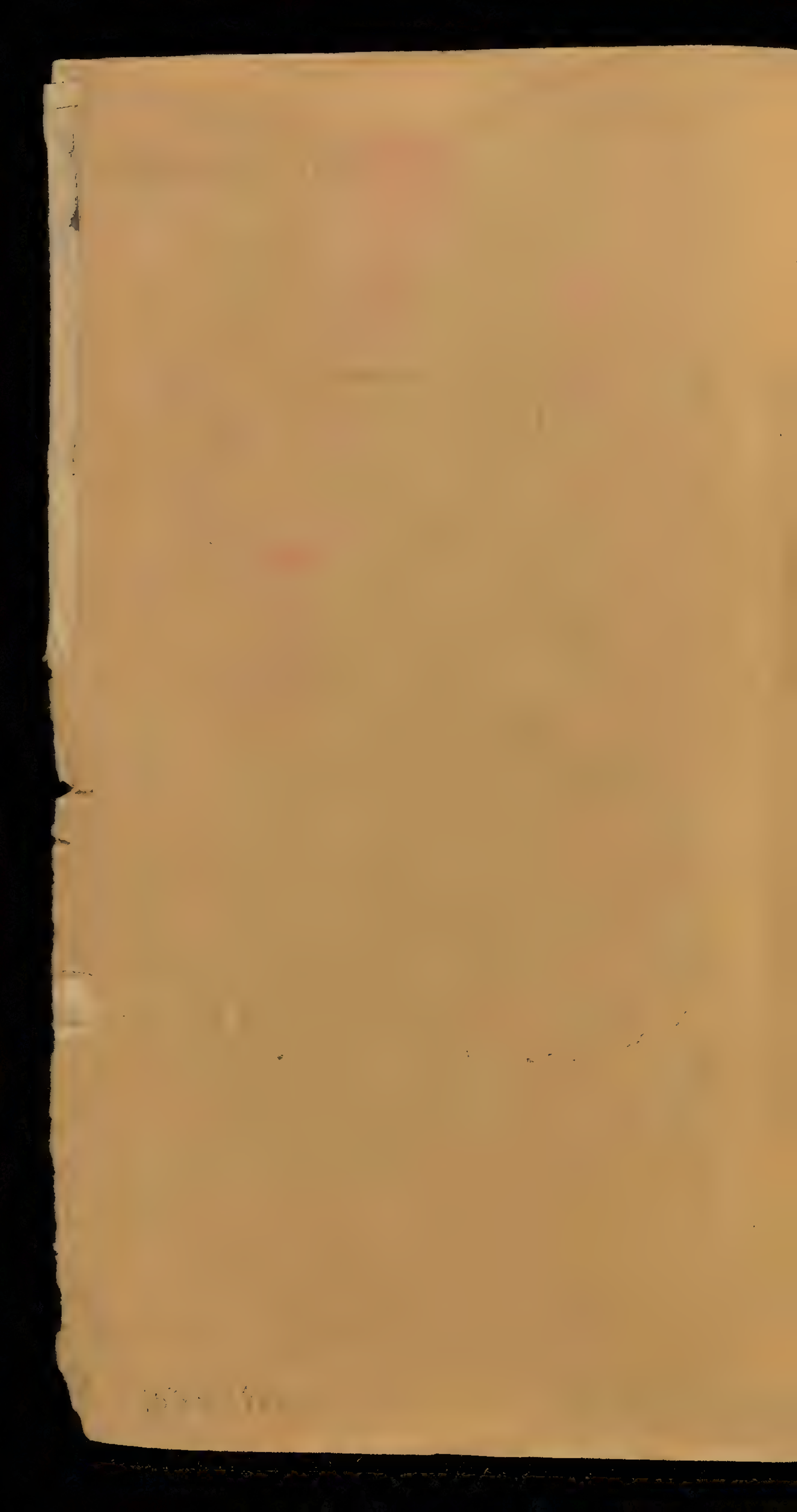
元至元己卯國子司業潘廸音訓刻石鼓旁其自跋略云廸自為諸生往來鼓旁每撫玩不忍去距今纔三十餘年昔之所存者今已磨滅數字不知後今千百年所存又何如也間取鄭氏樵施氏宿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數家之說考訂其音訓刻諸石俾習篆籀者有所稽云

余家有宋搨薛氏石鼓文自跋云右岐陽十鼓周

宣王太史籀所書歲月深遠剝泐殆盡前人嘗以
其可辨者刻之於石以甲乙第其次雖不成文然
典刑尚存姑勒於此與好事者共之薛帖予得之
故內精工之甚恐後人並此不見矣
石鼓文據楊升菴慎金石古文載其全文謂得唐
人搨本於李文正家予讀而驚嘆已錄於京師古
石考中然陸文裕深謂石鼓經博洽之儒如王順
伯鄭漁仲搜訪靡餘力咸存斷缺歐陽公集古錄
才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將資古所錄僅多九字
孫洹源於佛龕中得唐人所錄古文乃有四百九

十七字近世吾衍子行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缺字刋錢為文以求章句又叅以薛尚功諸作亦僅得四百三十餘字不知近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如楊用脩之所從来果有的據固是千古一快如以補綴為奇固不若闕疑為愈今細讀十詩古致翩翩恐非用脩所能辦然用脩謂得之李文正家而文正懷麓堂稿絕不道及何也

庚子銷夏記卷四畢





北平孫退谷庚子銷夏記

三

3

庚子銷夏記卷五

孔子季札墓題字

季札墓題字曰嗚呼有吳君子延陵之墓世傳為夫子書一見於淳化帖一見於鎮江石刻即未敢定為夫子手書亦夫子原有此書而後人摹刻之如有若之似夫子余敬玩再四覺穆然有道之象非如武王之銅盤銘及夫子殷比干墓四字竟屬後人偽作比也昔李陽冰學篆初摹嶧山碑後見仲尼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固知大聖人遺跡非尋常之書所能

及也

李斯泰山碑斷本

泰山碑世無石本余僅有二十九字按其文乃秦二世詔也剝落已甚但存郛廓耳此真秦石非宋慶歷中宋莒公及江隣幾翻刻也金石略中載秦時石刻有十皆李斯一手書當日欲盡滅先王之跡而以已書行後世姧惡甚矣董逌有言曰篆文於後世為工然况之三代此其為戎翟異俗之法以亂中國者君子則宜過而不問也予謂其知言

徐鉉摹秦嶧山銘

嶧山銘杜少陵詩已云嶧山之碑埜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在唐時已不見石刻矣宋人董逌謂曾見殘缺本氣質渾重有三代遺象原石耶棗木傳刻耶予有徐常侍摹本其門人鄭文寶於淳化四年刻之長安精神奕熤常侍自謂得思於天人之際良非過也舊稱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書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曲折處亦無偏側其妙如此惜不得見其手跡耳

五鳳二年殘字

昔歐陽公著集古錄不得西漢字劉原父出守秦

中得古銅器數件以款識寄之得償其願盖碑文起於東漢而西漢無之也金明昌中詔脩孔廟於靈光殿基西南三十步有太子釣魚池取池石充用得一石刻曰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字按五鳳乃宣帝時號字形朴質此西漢之物絕無僅有者也使歐陽公當日見之不更為欣慰耶

蔡邕石經殘字

東漢書學以中郎為冣而石經尤其得意之作故當為兩漢之冠按鴻都石經立於熹平四年當時

觀者車馬填隘未三十年兵火亂離已失其半後遷於鄴遷於洛復遷於長安遂致蕩然至唐開元時僅存墨本耳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又嘉祐中居民治地得碎石洗視乃石經此本蓋彼時所搨也雖所存僅百十餘字然先正典刑具存真希世之珎也予裝之硯山齋秘笈中

石経在宋趙明誠猶見數千字謂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耶觀德父之言則聖遠言湮後學於經無所師承無所根據而

徒執一己之說使聖人之經曲就之真可慨也

東漢仙集留題字

余於吳國華故侯家得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日會仙友十二字書法妙甚其事雖未可信然非漢人手筆不能也未審其石在何所亦未見他書載其事存之以志異聞吳侯以勳封掌國營燕燕一時然被服如儒生喜與賢士大夫遊家蓄古金石刻最富海內殘石秘蹟皆多方搜集滄桑後零落都盡予僅得其十之二三山居清侶寔嘉賴之予著四朝人物志向其後人求取誌石不可得並問其

始堂所刻三代古文亦亾矣深可慨也又家傳製香秘方每餠以微火蒸之齋中可香月餘侯亦自珍惜貴家得之每以金絲籠罩爲閨閣粧飾當神廟盛時京師三絕謂吳恭順家香魏戚畹家酒李戚畹家園也

冀州刺史張表碑

余從故內得漢碑四種一涼州刺史魏純碑一□亩字周□碑一太保高峻碑及張冀州碑而四三碑斷缺已甚惟冀州碑完整如新搨且書法遒整有古致漢石之鴻寶也宋人孫宗鑑曾得之極爲

珎重此本殆宋前物見者亦罕矣

張冀州碑載集古録魏涼州碑載金石録已言文字残闕至斷字碑及高峻碑歐陽趙氏俱未見也古蹟在世遁於見聞者亦多矣

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

孔廟禮器碑建於永壽二年碑完好所缺不多而筆法波拂具存漢碑存世者不必皆佳而以遒逸有古致者為上如此碑者未易屈指也書法之美舊石之完書家得此與曹全碑而從事焉他可無問矣予初得一本珎襲之又以羅小華墨一大笏

得易一本以為副真如乞兒暴富矣。

集古録云韓明府名勑字𠦑節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勑者豈自余學之不博乎春秋左氏傳載古人命名之說不以為名者頗多故以勑為名者少也

廣川書跋云考之字書勑字從朿謂誡也按韓明府自名勑耳古者以勞賚為勑〻為賚音其文為徠別體當南齊時有劉勑為内史則古人名勑何世無之觀廣川之跋是博如文忠猶有誤疑也學問一事寧有盡哉故兩録之以見予雖老未敢廢

學也

魯相乙瑛請置百石卒史孔龢碑

孔廟卒史碑文既尓雅簡質書復高古超逸漢石中之最不易得者都元敬謂此碑殘闕予所收本則完善當在都所見本以前後云後漢鍾太尉書則後人附會之耳

魯相史晨孔子廟碑　前碑後碑

史魯相有二碑石皆完好字復尓雅超逸可為百世楷模漢石之最佳者也前碑載史姓字爵里於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時到官乃以令日拜孔子

即脩禋祀罷斂民錢後碑史自出俸錢家穀以供禋祀于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上尚書時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農盖國有大造司徒司空通而論之史不以桑食小節自忽必上之尚書請之天子亦賢矣哉

泰山都尉孔宙碑

孔季將碑字法古逸尚存分體漢石之佳者王元美乃謂文與書皆非至甚矣鑒定之難也秦人郭宗昌金石史云漢太山都尉孔宙融父也史作伷趙明誠歐陽公王元美皆謂卒以延熹四年元美

謂又四年都尉廢〻三年長子褒坐融匿張儉抵
罪時融年十六宙卒時僅九歲按建寧二年張儉
舉奏侯覽誣儉鉤黨刊章討捕時融年十七非十
六也又按碑宙以延熹六年正月乙未卒甚明三
公皆謂四年何也又按融建安十三年卒年五十
六則是永興元年癸巳生至延熹六年癸卯融正
十一歲非九歲也夫以文舉望繫漢鼎橫遭賊瞞
荼毒海內痛盡其卒年史不應浪書至云融年十
三喪父史亦矛盾當以卒年及碑為正此段可正
史之誤附錄之

博陵太守孔彪碑

按彪為孔子十九代孫仕終於河東太守而碑額仍云博陵太守或碑乃博陵故民所建每閱漢人碑陰載出錢名氏或其門生故民非其子弟所置也彪名及字尤上碑中猶存集古録謂名字磨滅不可見豈當日所見不及今本耶書法娟美開鍾元常法門矣

郃陽令曹全碑

曹景完碑萬歷間始出郃陽土中中惟一因字半缺餘俱完好且字法遒秀逸致翩〻與禮器碑前

後輝映漢石中之至寶也萬歷中河南土中並出尹宙碑字不逮此然完好可讀每閱集古錄金石錄及近代都亢敬楊升菴諸書歎古刻日就銷刓入目者日勘然如曹尹二碑前人所未見也秦人王宏度字文含從余遊酷愛古刻每向余言秦中石刻自經寇禍焚蕩無餘閒有存者州縣憚於應上司之索取乘亂搥毀恐此後秦無石矣故舊石搨本有存者所宜共寶也

北海相景君碑　又碑陰

景君碑據金石錄云在濟州任城縣今乃在濟寧

州學不知何年移此此碑集古錄云文字漫滅金石錄云此碑最完何也豈搨者有先後耶余所収本文已漫滅惟碑陰差存其書方整有分法王允美稱之曰古雅非溢美也

淳于長夏承碑

金石録云碑在洺州元祐間因治河堤得於土中刻畫完好如新余所収亦無剝落者其字隷中帶篆及八分洪丞相謂其奇恠真奇恠也有疑其僞者然筆致有一段英毅之氣決非後人所能及元人王惲謂為蔡中郎書恐未必後刻建寧三年蔡

邕伯喈書後人附會其說耳漢碑如郭有道碑寂是名跡今假刻可厭之甚何可與夏承同日語耶

司隸校尉魯峻碑

魯仲嚴碑已剝落不可讀然其所存字分法勁拔古雅漢石之佳者楊升菴云魯峻碑水經注以峻為恭趙氏謂方輿志寰宇記皆作峻而辨水經之誤予家舊藏此碑峻字明白可識趙氏何必證之以地里書也鄭夾漈又謂此碑書於蔡邕按徐浩古迹記其叙邕書惟三體石經西華光和殷華馮敦數碑及考其他字書亦未聞邕嘗書此不知鄭

氏何所據也

魯峻碑陰

魯峻碑陰視前碑較完善可讀益為可珍不知集古録金石録及隸釋何以俱遺而失載即近日秦人趙崡著石墨鐫華極力搜措並前後碑俱未入目甚矣古今翰墨信有緣也

執金吾丞武榮碑

武榮碑久稱殘剝集古録載其名金石録並不載然石非全磨滅者文既簡質字亦如之自是東京風格可珍也榮之父吳郡丞武開明兄燉煌長史

武班俱有碑載金石錄何以獨遺此碑耶

竹邑侯張壽碑

張竹邑碑在武城縣僅載集古錄他書俱不載近日好古如楊升菴諸君亦未見也碑文簡質字法古雅具見漢人風格

巴郡太守樊敏碑

樊巴郡碑建于建安十年不知今在何地余所收本無一字殘缺題額及鐫書人劉武良名俱全而書法遒勁古逸尤為可寶集古金石二録俱不載豈近代始出現耶金石古文載其文至銘辭缺六

字又誤四字余憑此碑改正

辭曰演元垂　像岳瀆　治匠子金精火佐實

生賢子　豈欲救民德彌大子遭遇陽九百六會

子當　舉遐季令遂逝逡巡子嗚呼哀哉懷氐寃

神　裕子

古文之缺當存其舊若妄加改竄非其質矣辭中

誤四字視原文不及遠甚誤耶改耶楊升菴之病

多坐此

蕩陰令張遷碑

張蕩陰碑建於中平十年石完好無缺而書法方

整尒雅漢石中不多見者考之通志金石略既無其目而集古録金石録及隸釋隸續竝不載豈亦出自近代耶而近代人如秦中趙崡及郭宗昌搜訪舊碑亦不之及何也此碑及樊巴郡碑俱完整而佳一旦獲見前人所未見天下事孰有快於此者乎

李翕析里橋郙閣頌

李翕在武都爲析里橋一事有碑有頌予所收本字極完整所缺不過六七字但有頌而無碑集古録云頌後又有詩皆磨滅不完今詩固可讀當是

集古録已前搨惜歐公未見也又金石録止見碑
未見頌廣川書䟦亦止見頌未見碑天下事固難
兼也

白石神君碑

白石碑不甚剝落光和四年民盖高等為無極山
詣太常求法食至六年而衆民比例為白石神君
以請碑文云居九山之數叅三條之壹語殊荒唐

魏百官勸進碑

勸進碑為梁鵠書歐陽公云嗚呼漢魏之事讀其
書者可為流涕也其鉅碑偉字其意唯恐傳之不

遠也豈以後世為可欺與不然不知耻者無所不為乎

何元朗謂隸書當以梁鵠為第一是隸書之祖余謂不然漢隸雍容古雅卓然千古梁鵠所書方削寡情矯強未適視史晨韓勑諸碑相去千里矣古謂書關世代豈不信然

梁鵠字孟皇安定人以善書為比部尉後依劉表及荊州平曹瞞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秘書曹常縣其所書帳中或釘壁上玩之謂勝師宜官元人吳獻褚渙及明文徵明皆學其

書然終是魏人隸槩謂之漢誤矣

受禪碑

此碑余家有舊搨本無一字斷裂上有晉府圖書盖宋時搨也書法同勸進金石史云雖小遠漢人雍ゝ雅度衣履自飭亦復矯ゝ予按此碑昔人謂王朗文梁鵠書鍾繇刻石為三絕碑顏魯公謂為繇書

黃初制命碑

何元朗謂孔廟碑陳思王文梁鵠書為二絕此矮人觀塲語也予觀其碑矯厲方板無論不及漢且

遜受禪碑矣當時曹瞞假立名義弋取漢鼎子丕濟惡父子兄弟倫理乖斁千古異變乃欲矯祀孔子以掩世目而書者此中寧無槔杌有中形外宜其書法不及東京孔廟諸碑也

鍾繇賀捷表

賀捷表歐陽公考當日破關公年月不合疑其為偽黃長睿又考之魏史斷其為真然此表舊傳有大小二本不同歐陽公以小者差類繇書予所見者乃小本然不知出誰氏之臨摹也予每言鍾書以右軍臨者為正如右軍書以唐人雙鉤者為正

也

鍾繇薦季直表

薦季直表前此未見古刻止於華氏真賞齋帖見之謂真跡在沈啓南家華氏得之上石一時盛傳以為奇跡然乎否乎世豈有晉跡存於千二百年之後者乎其書雖有隸體但媚娟開俗學之漸視力命墓田諸刻端勁具有典刑相去徑庭矣其為宋元人偽作無疑也

王右軍臨鍾繇力命表墓田帖

右軍所臨鍾太傅書乃南唐墨寶堂石神韵俱全

信乎其為墨寶也太傅字形多匾闊帶有隸意右軍但以己意臨之不區〻求形相之似也古人臨書惟欲發露自己精神不肯寄人籬下往〻如此趙子昂云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乃王自似王非王之似鍾也

王右軍黃庭經

予有御府本黃庭經特為寶重又得宋搨殘缺本乃褚河南所臨宋高宗刻之禁中米元章所謂天下第一者也雖存者僅半然不失為寶今行世乃吳通微書視此不啻霄壤矣

王右軍樂毅論

樂毅論是王右軍親書於石以貽後人者唐太宗取入御府殉昭陵中後温韜盜發舊石已碎宋學士高紳以鐵束之其末獨存海字此本是也歐陽文忠云其石高學士之子弟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趙德父云石未焚後在郎官趙竦家木匣貯之極為珍惜親舊有求墨本者必手摸以遺之後不知所在近人李日華有一本題一脩字傳為歐陽重刻然世亦罕見今所傳行者乃宋人王著偽書耳

王右軍東方朔畫讚

貞觀所購大王書評定以黃庭第一畫讚第二則知此帖唐時尚在御府所謂殉葬王敬仁乃偽也書法挺勁與他書稍異唐初諸賢無不自此入手而柳誠懸得之為多觀讚命經固全用其法也

王右軍曹娥碑

宋搨曹娥碑乃宋高宗御府本書法静婉貞淑如覿其人書字至此真可傾國昔趙文敏謂見其墨蹟日如親見呂仙聽吹玉笛可以稱量天下之書詎不信然

六月七日為初伏天氣蒸雨數年来無此奇熱也閱此帖殊覺清風習習不啻赤脚蹹層冰也

王右軍筆陣圖

相傳衛夫人有筆陣圖右軍題其後累代皆以為右軍書予觀其論書語殊淺薄尚不及孫虔禮而書法亦遠遜右軍他書殆後人妄為之耳趙子固云學書必先定間架若論間架莫平正於此矣操觚者所必資也至孫虔禮云既知平正務追險絶是又在人自得何如耳

王右軍十七帖

唐文皇收右軍遺跡凖以一丈二尺為一卷因首有十七字故名十七帖李後主得賀知章臨本刻之澄心堂大觀中又刻之太清樓俱精工至唐人雙鈎墨跡後有勅字者萬歷中在京師王思延家濟南邢子愿借之上石亦甚蒼勁有致不遜宋刻國變後此石不存後人恐未得見也

李後主刻本余於山東人家得之精妙如手書後有悦生印乃賈相所藏也

晋人以書擅當代然見之碑板無一佳者至周孝侯碑不知何人假之為右軍書且其文謬妄前人

駁之詳矣不足存也

庚子銷夏記卷五畢

庚子銷夏記卷六

隋皇甫誕碑

皇甫君隋人而碑則立於唐歐陽詢書其筆帶有漢人分法是率更得意書王元美云比之諸碑尤為險勁是伊家蘭臺發源信然蘭臺道因碑筆筆帶批得之家學也此碑舊在陝西鳴犢鎮後移西安府學萬歷戊子提學余君房作亭覆之丙申亭圮壓碑中斷余所收雖稍有剝落然是未斷前本也

智永千文

智永嘗書千文八百本散在江南諸寺今尚有墨跡存世宋大觀中薛氏以長安崔氏所藏真跡刻石極其精善余所収乃當時舊搨不待驗律呂為律名及有方細摹字而知其妙也董元宰云智永為虞世南之師作永師書當思永興用筆乃不笨鈍作永興書當思永師用筆乃不板結吾家有趙文敏六體千文惟楷書純類智永盖以虞伯施参合為之遂為古今之絕

智永千文在宋原有善本歐陽文忠所見本有後人妄補者遂去二百六十五字蔡君謨猶曰未能

盡去豈歐陽公未見善本耶則薛氏之功大矣

龍藏寺碑

真定府龍興寺有隋人龍藏寺碑其書方整有致為唐初諸人先鋒可存也至碑立于開皇六年齊已久滅而張公礼猶稱齊官書者不以為嫌當時不以為禁此皆尚有古道尤可紀也

唐刻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廟堂碑為虞永興得意之書貞觀四年碑成進墨本賜以王逸少所佩右將軍會稽内史黃銀印當時車馬塡集碑下氊搨無虚日故未久而壞至五

代王夽趨翻刻之止存其郛廓耳今觀此本珠圓玉粟神彩照映信為千秋至寶唐搨久亾恐世無二本昔宋人滎陽道以錢三百萬購唐搨本在彼時已難得如此矣金石録云廟堂碑武德時建而題曰相王旦書額者盖應額無額武后時增之爾至文宗朝馮審為祭酒請琢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為武后時立誤矣

五代重刻廟堂碑

唐刻廟堂碑既泐王節度取原碑勒石故初搨字已不全雖神彩大遜然猶虎賁之於中郎也近得

一本乃以孔廟本與西安本合裝者所缺不多市賈蓋欲以唐刻誑人耳

金石史云唐書法以歐虞竝稱然前人云歐若狂將深入時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詞又虞剛柔內含歐筋骨外露君子藏器以虞為優固當至謂秀嶺危峯處處間起則非也歐虞固可竝稱今止存一廟堂碑已經五代翻刻丰神尚尒映發初刻更不知何如耶

虞世南破邪論

永興小楷予所藏乃宋人博古堂藏本余舊有跋

云虞永興書師智永然永書絕綿密虞加之以秀朗遂覺出藍吾家有唐拓廟堂碑此論亦唐石宋拓本與廟堂形有大小而精采無二雖石理稍泐而筆致翩〻於分行布白閒真絕搆也有唐三百年書法當以永興為第一而永興書又以破邪論為第一集按張丑真蹟日録云虞永興小楷破邪論真跡在王元馭閣老家風流蘊藉品在廟堂碑墨本上

虞世南昭仁寺碑

昭仁寺碑為朱子奢文不著書者名鄭樵金石略以為虞世南細閡之筆致娟秀尓雅非永興不能也舊唐書載貞觀三年詔建義以來交兵處為隕

身戎陣者各立一寺令虞世南朱子奢等爲之碑此碑立於豳州乃破薛舉處也文旣爲朱則字爲虞更足據耳

褚遂良孟法師碑

河南此碑圓勁而深厚猶存古隸遺意是其得意書且舊石完好斷落僅二三字傳世極少人鮮見者余得之故太保吳國華家聞太保讀何尤朗集謂此碑之妙生平止于無錫秦氏見一本吳乃使人往江南物色之而得蓋墨寶也

褚遂良同州聖教序記

同州河南所書聖教序記與慈恩寺大小略同而同州饒骨慈恩饒韵如出兩手而同州尤有墜石驚雷之勢後云龍朔三年癸亥六月廿三日建大唐褚遂良書在同州倅廳按公永徽九年庚戌出為同州刺史三年還朝六年貶潭州顯慶二年貶夔州三年戊午卒於貶所至龍朔癸亥卒已六年矣安得復與書事盖非手書上石公歿同人不勝桐鄉之思復摹刻官所實記所建歲月初不計其存亡其兩地字跡不同者摹手異耳

褚遂良雁塔聖教序記

長安慈恩寺有河南所書聖教序記分為二碑嵌雁塔門東西兩傍最完好序云永徽四年十月十五日建中書令臣褚遂良書記云永徽四年癸丑十二月十日建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此自同州召還後筆稱臣者以御製文非奉敕書也

褚遂良倪寬贊

倪寬贊乃河南書字法帶隸極遒古予未見古刻此乃韓宗伯敬堂從所藏墨跡句勒上石者金壇王氏又重刻之不逮韓氏本矣

褚遂良度人經

靈寶度人經褚河南書閻立本畫宋時藏韓城范氏家元祐中上石此宋搨也稍有缺字乃原本壞非石泐也字法娟秀真有美人不勝羅綺之致河南公大節凜然而書法乃如此與余家所藏孝經墨跡細看無毫髮異而孝經乃至聖所作度人經則羽妄邪說耳固知予所藏之為寶也

褚遂良小楷陰符經

晉人無蠅頭小楷其法至虞褚而精而褚尤生動永徽中公奉旨書一百卌卷此其一也

褚遂良艸書陰符經

河南草書陰符經字法步驟二王而微帶章艸風神𤅢映機致流轉孫虔禮書譜脫胎於此貞觀中奉敕書五十本此其一也

僧懷仁聖教序

懷仁聖教序乃集右軍書宋人極薄之呼為院體院中人習以書誥勑士大夫不學之也趙子固云其中逸筆不知懷仁從何處取入使人未學他書先學此殊為可惡子固深于書學者故其言如此至近時乃大不然視此帖不斷本如瓌璧收藏家

學與不學俱購求一本以侈人而秦中士夫為甚有著金石史者謂聖教序較之定武蘭亭相絕千里可為噴飯真所謂夜郎王不知漢大彼或未見真定武耳蘭亭是右軍第一妙跡定武是蘭亭第一妙跡不特此也即宋所臨諸本無不各具一風格陸子淵所謂原本旣高得其一枝半節無不善者人能學一分即有一分之得力無不卓然大雅惟一學聖教序則渾身板俗即唐人吳通微号能書者亦受此累況其他乎黄長睿云學弗能至自俗碑字未嘗俗夫碑字不俗何以學之輙俗使學

蘭亭者有是乎長睿深於書學者失言矣余初得一不斷本繼於故内復得此本更完好字法纖毫畢具盖唐搨也秦人王文舍見之歎不釋手

高宗萬年宮銘

初唐帝王留心書學太宗每得二王帖輙令諸王臨五百遍另易一帖故所書多可觀至太宗晉祠碑不見佳不如淳化帖中諸書高宗萬年宮銘筆致生動有晉人遺致勝似所書李勣碑

萬年宮碑陰題名

碑陰五十餘人長孫無忌李勣褚遂良輩皆與焉

書名大小不倫然皆有法即契苾賀蘭亦不草草唐人能重書學如此

趙德父云每覽此碑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為善惡如水火決不可同器惟人主能辨小人而遠之然後君子道長而天下治若俱收並用則小人必得志小人得志則君子必被其禍如無忌遂良是已然知人帝堯所難非所以責高宗也可稱篤論附錄之

六月十三日閱唐諸帝王碑於懸車堂時久旱不雨東齋花卉皆槁家人自東安鄭庄來言皆赤地

也愀然有卒歲之憂矣然是日諸老冒熱有事郊壇予以病老偃卧于茅茨之下而又預計飲食焉豈可得乎

睿宗景龍觀鍾銘楷書帶有隸篆然文弱如儒生知其靡〻不振也且書各有體不得相雜如大小隸即楷也寫楷者亦惟用其法而不用其象故佳況楷豈可兼篆乎閱李仲璇孔廟碑忽楷忽分忽篆令人噴飯睿宗殆襲其遺迹耳集按宋人唯識廨院記忽楷忽行又時帶篆隸殆亦學步仲璇者

相王所書順陵碑字法遒逸整潔唐妙蹟也其中

多用武后新字且自稱悪唐之子孫何不類至此令人欲唾此碑豊大之甚至萬歷乙卯地震而仆縣令取其石脩河今已亾矣余所收乃吳氏家蔵舊本

元宗紀太山銘

唐初諸人隷古猶略存漢法如孔廟諸碑是也至元宗而始一變力趨豊艶漢法蕩然矣所書太山銘字大七八寸雄偉可觀絕勝他書是其最得意筆王元美云予甞登太山轉天門見東二里許穹崖造天銘書若鸞鳳翔舞於雲烟之表為之色飛

惜其下三尺許為搨工畏寒篝火焚蝕遂缺百餘字云余所收本完善無一字缺者殆二三百年前物也其餘如孝經鄎國公主碑涼國公主碑蘭陵公主碑金仙公主碑尚書楊珣碑皆舊搨然俱遜太山銘矣聞易州有正書道德經近在咫尺又未見也

歐陽詢醴泉銘

趙子固謂率更化度醴泉為楷法第一今其碑具在誠第一也余向年於王公惟儉家得醴泉善本僅缺數字滄桑後竟失之丙戌之春復得此本故

尚方物也雖缺廿餘字然搨法甚精昔人所稱草裹驚虵雲閒雷鼓森〻若武庫矛戟者備見紙上今人絕不能有此氈蠟真宋人本也率更正書多帶隸法如首行宮字左點作竪筆正鋒一畫乃隸體近年搨本竟是一點大失書家妙旨矣此搨之所以貴舊也

歐陽詢化度寺舍利塔銘

化度銘字法視醴泉差小而整秀則同其石舊在關右南山佛寺宋慶曆閒開府王雍過寺見之詫為至寶寺僧聞之誤以為石中有寶也破石求之

勿得棄之寺後他日王公再至失石所在問之僧具以實對公尋得之已三斷矣乃以數十縑易得載歸置里第賜書樓下靖康之亂瘞藏井中兵後好事者出之爭相搥搨遂碎之世無復有此石矣此本得之故恭順家清勁而有神采誠所謂至寶也元人王惲云化度碑率更規模一出黃庭至奇古處乃隸書一變耳

歐陽詢溫虞公彥博碑

溫虞公碑雖已泐然所存者風骨整峻至同年張坦公處見一臨本靡靡矣王元美云如郭林宗標

格清峻而虛和近人信然攷温公卒貞觀十一年是時信本年已八十餘而楷法精神如此集古錄云按唐書温大雅字彥宏弟彥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此誠不可曉附錄之

歐陽詢九歌

率更有小楷千文及九歌予未見千文至九歌晉府所藏上有其印乃宋搨之精者昔董元宰先生見於朱御醫家謂世無二本迴環胸中二十餘年誠希世之珎世人豔稱化度碑政未見此耳

率更九歌宋時刻於長沙至南渡石已不存精妙宛如手書昔山谷謂唐彦猷得率更真跡數行精思學之遂以名世人能於此帖致精思焉不患不名世矣予恨相見之晚也

歐陽詢心經

金石略載率更心經在饒州是貞觀九年十月書於白鹿寺予得宋人搨本見其楷法精嚴而又寬展自如筆墨外有方丈之勢如郭恕先畫樓閣纖微合度了無安排真千秋絕調也米元章謂其真書直到内史此經足當之非溢美矣

歐陽通道因碑

蘭臺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然率更世傳數碑而蘭臺止存一道因碑率更楷法源出古隷居唐楷第一而蘭臺早孤購求父書不惜重貲力學不倦作書每用批法盖學其父也予得宋搨善本遂與率更碑合裝之

李邕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李思訓碑為北海㝡妙之跡今殘剝已甚予所収者止缺一二字宋以前搨本舊藏京師李貢士家為趙文敏故物其題簽乃手書也崇禎辛未李貢

士攜以相贈帖之四隅久已浥爛裱背紙乃宋戶口冊為重裝之攜至任所相隨三十年兵火後已失復得蓋異緣也

李北海有兩雲麾碑一李思訓一李秀官同姓又同思訓碑在陝西秀碑在良鄉秦人著石墨鐫華者誤以為一碑且以北碑為趙文敏所臨誤矣良鄉碑不知何時入都城宛平令掘地得六礎洗視乃雲麾碑建古墨齋以貯之不知何時又移至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其四礎傳謂萬曆中京兆王惟儉攜去汴中金石錄云明皇以天寶三年改年為

載令此碑亢年正月立而稱亢載附記之俟考李之名跡如李秀碑及娑羅碑東林碑余所收俱翻刻夲娑羅碑登州張司寇忻有舊搨乃邢子愿物予曾借閱令張死而絕碑帖不知何在矣

李邕岳麓寺碑

岳麓碑雖已殘剝然其鋒穎尚淩厲不可一世北海奇人故所書亦〻昔俞仲蔚謂此碑勝雲麾必有所見也

北海書宋初人不甚重之至蘇米而稍襲其法又至趙文敏每作大書一意擬之矣北海諸碑皆手

自鐫旺云黃仙鶴伏苓芝無其人而託名也歐陽公云李邕書余始甚不好〻之冣晚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全

李邕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葉歙州碑乃八分書道雅大有東京遺意久傳為北海書然碑首斷落不敢定金石略載有道先生葉公碑而不載此碑又趙明誠錄有道二碑一為邕行書一為韓擇木八分書此碑乃八分書韓耶李耶姑闕疑可也然其書佳甚日數閱之而不倦

漢碑有隸有八分八分亦隸也今之正書亦隸也

趙明誠謂歐陽公誤以八分為隷公寔不誤耳

北海書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李陽冰謂為書

中得仙手

顔真卿書郭氏家廟碑

碑在今陝西布政司乃汾陽父敬之廟碑文與書

俱出魯公手以一代偉人之家廟非得一代偉人

之書不足當之可稱古今二絶碑陰載汾陽兄弟

九人皆列大位不止史所傳幼明一人也所載汾

陽封拜亦與史小異

顔真卿書臧懷恪碑

臧將軍碑視魯公他書差勁峭且石又完好鋒穎都具墨寶也

顔真卿書東方朔讚

此讚在山東陵縣書法挍他刻更嚴整予以曼倩生平極詼諧後世乃有以極正之筆書其讚者使曼倩見之當為骨竦

顔真卿家廟碑

碑在西安文廟文刻四面制作精工魯公忠孝植於天性殫竭精力以書此碑而奇峭端嚴一生耿耿大節已若顯質之先人矣

顔真卿八關齋會碑

八關碑在歸德府字法大徑三寸許方整而有風致視他書更勝予向年官汴城于故家得一不斷本後督餉彼中親至碑下見石尚完好今為時三十年得宋長公擧搨寄此本乃碑之下段已盡泐落不勝憮然

顔真卿書宋文貞璟碑

碑在沙河縣書法方整中帶有虛和視他書稍異尤為可寶予以崇禎己卯于役河南親至碑下見石雖漸泐然規畫尚可撫摩因搨一紙置輿中共

晨夕者經年近霍少司馬達搨贈此本大不如二十年前者矣

顔魯公宋廣平碑側記云廣平任御史時持服於沙河縣屬突厥寇趙定州河朔兗惧邢州刺史黄文軌投艱於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為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於貨賂多以金帛賂朝廷之士九品以下悉皆有名後節度范陽事覺有司以聞元宗將加黜責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上納之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

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翼日元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今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及臣門非不受也上深嘉之又曰公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參佐戎幕土番入寇隔於賊知為公子曰大尉賢相也以三百騎盡室護歸此皆廣平逸事新舊史皆不載故特録之

顔真卿多寶塔碑

魯公諸碑惟此字法差小平易近人故學書家無不収置一本王元美云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其言誠有然者

顏真卿華岳題名

歐陽文忠集華石題名自開元至清泰五百餘人今存者止魯公二石每見人妄希託石以傳而不知石終托人以傳耳

昔魯公每遊名山必刻巳姓名一置高山之顛一投深谷之内曰焉知後世不有陵谷之變耶古人重名所以重其身今人不重其身只因不重名耳

顏真卿麻姑仙壇記

撫州有魯公仙壇記字形大如指頂華〻帶有隷意魯公最得意書也不知何時毀壞世無見者余

收此本得之故恭順家宗以前搨楮墨精好最所秘惜至行世蠅頭小書乃慶歷中人偽書載金石錄而今舉世奉為楷模誤矣杭州姜滙思有宋搨大觀第九本帖予家正少此乃持以換仙壇本去今所觀者乃忠義堂中本耳集按陸放翁云顏魯公麻姑壇記東坡先生經藏記皆有大字小字兩本蓋用羊叔子峴山故事千載之後陵谷變遷尚冀其一存耳據此則小字本亦魯公書趙氏之說未可竟信也

歐陽文忠云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釋老之為斯民之患也深矣

顏真卿爭坐位書藁及二祭文藁

宋搨魯公坐位帖及二祭文皆手稿也而坐位一帖尤米元章所極力規橅不能得其彷彿者蓋其書欝勃奇宕渾以天行而無迹可求故令人自遠也魯公與素師論書素曰如折釵脚公曰何如屋漏痕素撫其背曰得之矣公所得於悟後者盡露三帖中矣

顏真卿鹿脯帖

宋搨鹿脯帖與三稿稍異而沉毅激昂力透紙背書至此神矣聖矣吾每觀張長史真跡氣韵古宕此帖無不一一宛合魯公言累代書法皆手傳口

授以至長史公之所得者深矣書之一道可漫然
而為之哉

顏真卿書清遠道士詩及和韵

魯公以正書〻清遠道士詩及和詩端勁中氣韵
冲夷求之碑版中徵與宋文貞碑相類魯公所謂
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于此求之思過半矣

魯公學書於張長史言長史楷法精詳特為真正
此見書終以楷為重魯公楷書帶漢人石經遺意
故祛盡虞褚娟媚之習此或長史口授法乎宋人
謂魯公真不如行有意不如無意此非深知魯公

者也宋人無真楷坐是故耳魯公書道輝映千古終以楷為極則也

顏魯公忠義堂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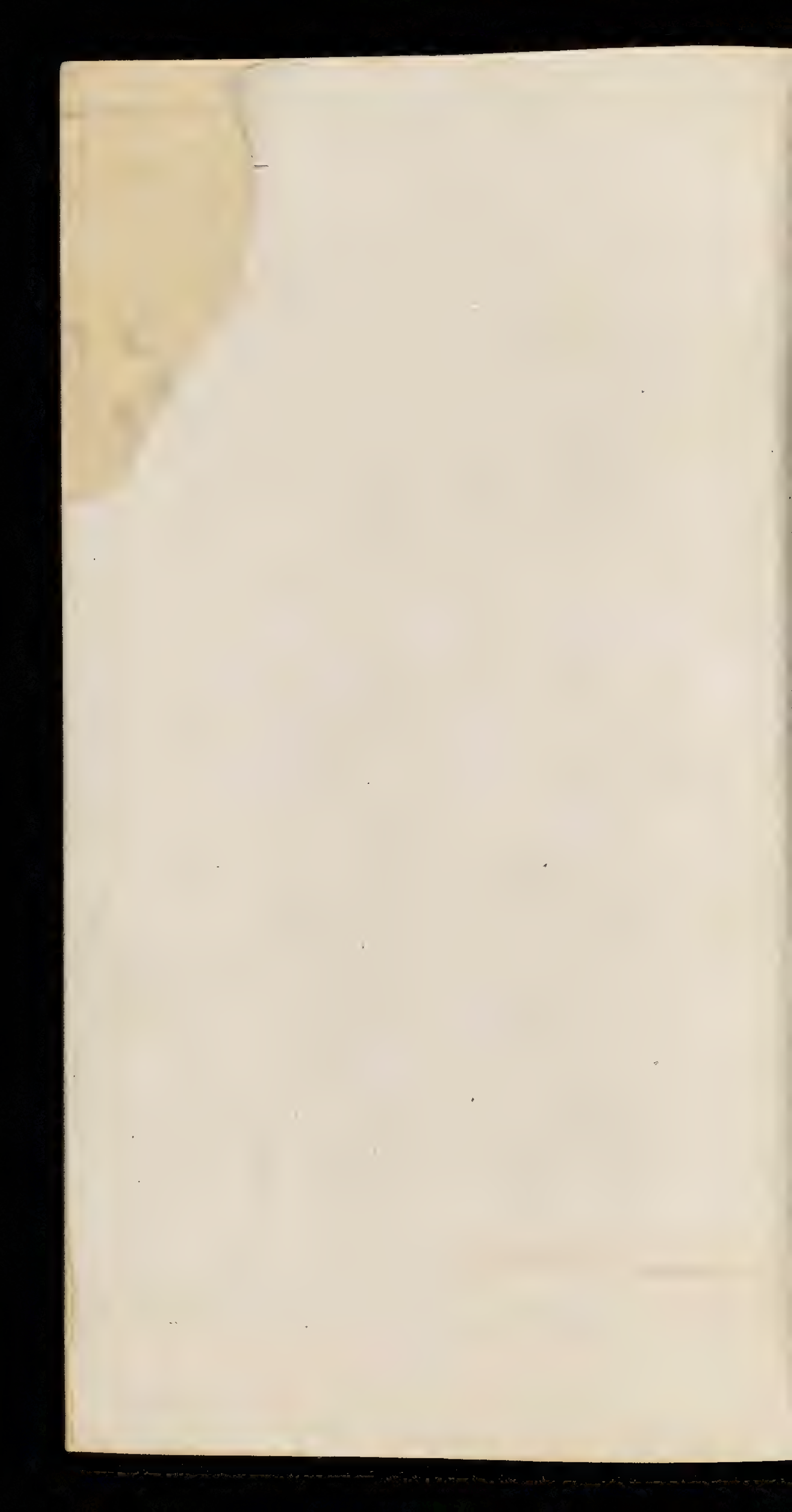
宋人有忠義堂祀顏魯公嘉定間劉元剛刻魯公帖置其中極其勁秀計十卷末卷有嘉定丁丑東平鞏嶸跋予僅得八卷貯海雲閣元王秋澗云觀顏魯公忠義堂帖偶悟公書勁而潤蓋筆善轉而韵勝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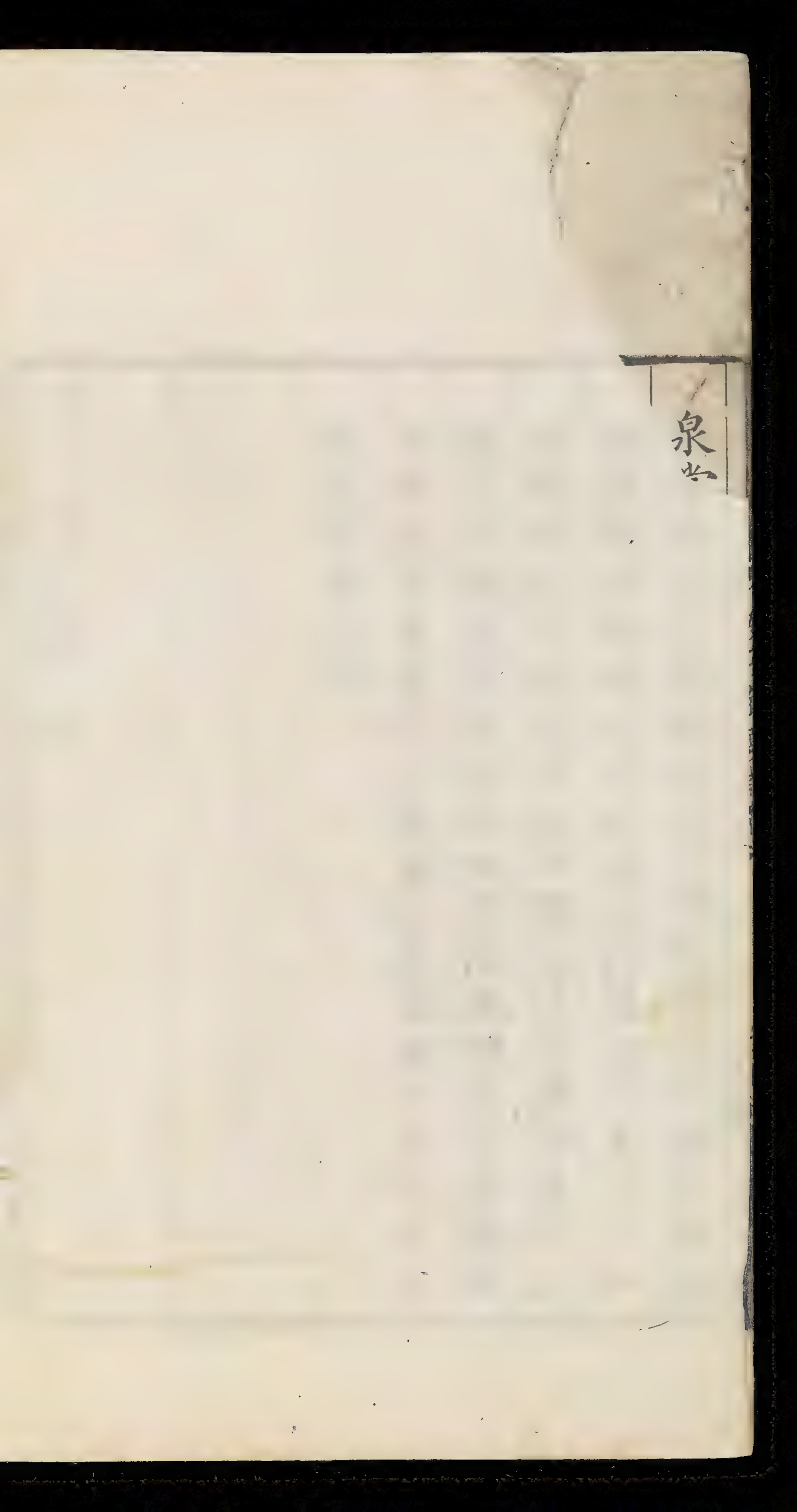
徐浩題經記

徐季海書名最噪世贊其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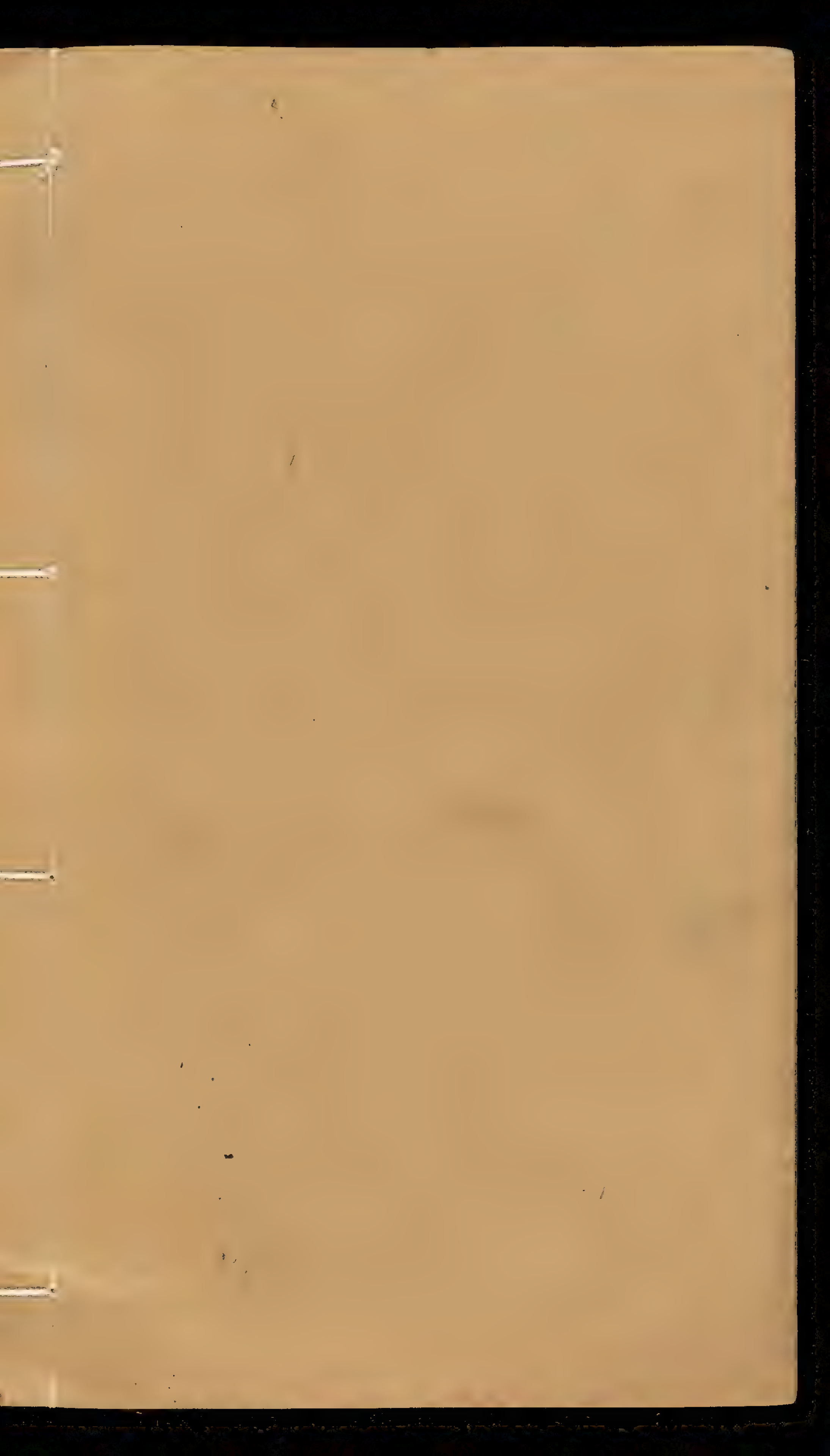
泉當時司空圖極愛之予所見其石刻最少如嵩陽觀隸碑勢䫆亦覺軒翥然終唐法耳至不空和尚碑亦止見平正求如所謂怒猊渴驥者無有也聞王長垣文蓀有題經記因借觀揩頂正書端凝而有風骨墨寶也怗為賈似道家物乃㐀綠堂裝潢恐㐀無二本

庚子銷夏記卷六畢




泉





北平孫退谷庚子銷夏記

四

丁巳仲春補題於婺州公署之雪河

蒼厓老人

庚子銷夏記卷七

柳公權神策軍紀聖德碑

碑為崔鉉文柳公權書々法端勁中帶有溫恭之致乃其冣得意之筆唐時刻在禁中人無敢搨者故墨本冣少即歐陽文忠及趙德父俱未見也予所收乃賈似道家物上有秋壑圖書及長字印允入內府上有官書條記後在晉王府中卷首手書云恠君何處得此本猶有桓元寒具油乃鮮于伯幾筆也

柳公權書崔太師碑

碑為劉禹錫文柳公權書字法較他碑稍小而深厚不露風骨柳碑之僅見者上有河東郡圖書及翠微印乃薛道祖家物也元人有跋稱其温厚精嚴故足寶重得之矣

此碑薛道祖裒為二冊淪棄後自大内流出下冊在王長垣寓上冊有人攜徃三韓丁酉之夏三韓本復還京師長垣買得之余以古甋及米氏英光堂帖易得未幾碑額在一市賈家持來求售河東諸印宛然一帖之微萍分鏡合若有司之者天下事況有大於此者乎人可憬然矣

柳公權馮宿碑

馮尚書碑今在陝西省下誠懸小書精嚴而冲夷如崔太師碑柳書中之最佳者且文字完好當是百餘年前所搨秦人王宏度酷嗜古墨余問如此妙跡近在省會何以不多見搨本王云碑已剥盡不可復搨每捫碑石輙欲涕流余亦為之憮然

楊用脩曰誠懸馮尚書碑亞於廟堂碑

柳公權書李晟碑

西平碑文為裴晋公撰柳誠懸書予舊未見此碑近始見之字雖剝落然一段挺拔不羣之概尚可

捫而得也王元美不滿晉公之文謂西平之子皆逝獨太保聽存乞文於晉公晉公自以為位列宰相文崇簡要體當如是而於西平之元功偉略十不著一二元美之言是矣然此碑列銜云臣裴度奉敕撰而非太保聽乞也予以為奉命之作固自有體西平之功共著人世何可過為鋪揚不為人主地元美見不及此矣嘗見蘇子瞻著溫公碑累〻數萬言卒來忌者之口溫公竟不能有其碑此千秋之炯鑒也六月十七日偶記

柳公權書苻璘碑

苻尚書碑字法深厚與崔太師碑同王文含自秦中搨寄此本把玩竟日唐初諸公無不學晉即褚河南剄正不撓千古偉人而其書亦帶有嬋娟不脫羅綺之致蓋屈而就晉法也至誠懸始大闢境界自出手眼雖學魯公寔有出藍之譽故唐人稱其一字千金又謂墓碣之書不出誠懸則為不孝至四裔咸知寶重豈黍致哉近人評書者乃以晉法繩之真井蛙之見也

苻符二姓各有分派從苻者其先本姓蒲以讖文改為苻從竹者其先仕秦為符璽郎遂以為氏二

姓固自不同而唐符璘碑合從竹而書作符而苻堅之苻又有書從竹者二字古原通用漢碑率以竹為艹少有從竹者魏晉以下真書碑亦有書符節為苻節者不可不知也附記於此

柳公權元秘塔碑

誠懸元秘碑最為世所矜式然筋骨稍露不及聖德與崔太師碑宋僧夢英等學之遂落硬直一派不善學柳者也此碑之文為裴休撰唐人取經西域皆梵書番語文義不通使裴休等翻譯潤色竊取聖賢之義故句妥之以文其陋而世人昧〻奉

為上乘者皆休等為之也即如撰亢秘塔文何能
著一名理但侈言人主寵遇之隆以張揚其教而
已休輩之伎兩不過如此先儒云地獄無則已有
則小人入若休輩者吾知其沉淪無巳矣吾嘗讀
歐陽文忠文集中無一篇佛寺碑記亢時欲刻釋
書令吴幼清先生作序先生堅不應命此皆聖人
之徒也

柳公權小楷護命經

前人稱柳誠懸所書清靜經護命經俱為佳蹟然
清靜經猶摹放大王雁行虞褚至護命經絶去摹

仿之迹有自我作祖之意真有唐第一妙跡柳公
名墨行世者李西臺愛柳尊師志歐陽公愛髙重
碑蔡君謨愛陰符序米元章愛金剛経薛道祖愛
崔陲碑至於古逸深秀莫護命经若也董元宰謂
於虞褚顏歐皆仿佛十一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
古澹處自今以後不得捨柳法而趣右軍然董公
秀媚處終囿于王右軍不能如柳之脫然能離也
六月十八日記于小閣上
柳跡在京師者有宋搨金剛經賈似道藏本在李
梅公寓又有王播墓銘在一富商家

蘓靈芝書寶塔頌

碑在京師之憫忠寺當日書丹寺石故文自後而前字法端潔蘓碑之佳者按唐史肅宗至德二載安祿山已死安慶緒忌史思明之強遣安承慶安守忠阿史那往徵兵因密圖之思明納判官耿仁智等之謀乃囚承慶等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来降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未幾復叛此碑乃建於初歸附之時而以媚唐也

史惟則大智禪師碑

惟則分隸為開元時第一手以漢法固少覺豐腴

然而暢適匀妥不乏筋骨洵是一代高手也書述稱其古今折衷大小應變如因高而矚遠俯川陸而必見信然碑石完好無一字剝落尤為可珎

李陽氷李氏三墳記

篆書自秦漢而後推李陽氷為第一手今觀三墳記運筆命格矩法森森誠不易及然予曾於陸探微所畫金縢圖後見陽冰手書遒勁中逸致翩然又非石刻所能及也

宋僧夢英留心篆學大要於李斯諸人皆加貶駁而獨推重陽冰後人非之然所著篆書偏旁字源

誠可為後學取法自書後跋云依刋定說文重書偏傍字源目錄五百四十部貞石于長安故都文宣王廟使千載之後知予振古風明籀篆引上學者取法于茲意亦甚自任余故裝於李氏篆之後竇泉謂李陽冰篆為華虜又善小篆自謂蒼頡後身

絳州碧落碑

碧落觀名也開元間改為龍興寺其碑舊傳為陳惟正書洛中紀異錄稱二道士書化白鴿飛去妄也舊刻天尊像背州將摹刻此碑昔李陽冰觀之

七日而不忍去學之十二年而不成必有獨得其
妙者矣後人輕毀之可乎旁注釋文乃鄭承規書
方整可存

六月二十日晨起涼生几簟復展碧落碑細看中
有絕佳之字不讓古篆有絕不佳之字卑俗可哄
者昔歐陽公集古録有割去惡字而存佳者如智
永千文去二百餘字是也此碑當存數十字另裝
之

王知敬書李靖碑

李衛公碑稍泐金石録謂為王知敬書知敬負書

名當時與房元齡殷仲容相伯仲宜其所書遒美可愛如此唐初名手人止知虞褚如李衛公碑蘭陵公主碑崔敦禮碑高士廉塋兆記孔穎達碑馬周碑薛收碑褚亮碑有著名者有不著名者皆精妙絕倫不遜虞褚人罕見之故多不知也

蘭陵公主碑

公主太宗第十九女也碑文不知出何人手方整娟秀書家傾國也余嘗見趙模所書高申公塋兆記筆致相合模擅書名太宗嘗命之摹蘭亭者此為模書無疑也

中書令崔敦禮碑

崔公初名元禮高祖攺敦禮墓碑已剥落然所存者整潔俊逸顆〻明珠也筆致大似李衛公碑當亦是王知敬書秦人趙崡云此碑久什少傳於世文薛收碑書法亦類此當俱是王書也

褚亮碑

褚公乃河南公父由陳入隋由隋入唐八十八卒今碑已殘剝分隸精工之甚唐石之㝡佳者字與馬周碑相類馬碑金石錄謂為殷仲容書則此碑知為仲容無疑也仲容盛負書名河南公肎舍之他

求孚

尚書張允碑

此碑稍泐昔人稱其書法精健信然唐史爲張後允舊書無字新書曰字嗣宗而碑乃曰故金紫光祿大夫張允無後字盖古人雙名或時以單字行多有如此

裴休書圭峰碑

裴休書脫胎於智永而附益以歐陽率更是碑乃以篆額付柳誠懸而已任書何不自量也後世乃有以爲勝柳書者兒童之見耳所撰文乃彼家剩

語捨本業而拾異類之唾餘鋪張以見學術眞如浪子衣珠行乞亦可哀矣

張增書叚行琛碑

張增無書名所書叚公碑遒勁豐逸全得晉人遺法唐石之最佳者可玩也按行琛乃忠烈公秀實之父長祥顥次忠烈次秀成次同顥史傳不載

曲阜縣文宣王廟記

孔温裕乃先聖三十九代孫能以私俸奏請葺廟賜詔嘉奬碑無書者名勁秀大有顔魯公柳誠懸遺意其事其書俱足存

陸縈書陀羅尼經

陸縈所書佛經傳世者少止見此本為晉府所藏又有永亨珎玩印乃馮保家物也字法圓健而有風致宋人名家書多從此入手細閱之自見

高氏書鐵彌勒像頌

集帖中少女人書所存惟太原叅軍房嶙妻高氏所書鐵佛頌昔人稱其字畫簡古筆力遒健今石雖經翻刻然簡古遒健之致尚在夫男子生而泯泯者何限乃婦人借書名以傳後世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寧無愧此巾幗哉

僧無可書寂照碑

此碑爲段成式文僧無可書成式著酉陽雜俎者好奇之士也無可乃賈島從弟有詩集行世觀其所書矯勁不凡蓋亦奇人也

僧建初書元奘塔銘

元奘取經西域廣爲翻譯蓋大有功於佛教者而史載其壽止云五十六蓋中壽也世人佞佛大約求消災延壽耳而元奘宜延而不能延人柰何捨經德而趨異教冀不可必之福乎史云卒於顯慶六年至文宗開成四年改葬建墖劉軻爲之撰文

始云卒于麟德元年享年六十有九飾辭也

呂秀巖書景教碑

秀巖景教流行中國碑書法秀逸遒勁唐石之冢佳者予前此未見已亥之秋王文啓自秦寄至未知碑在何地何以能完好如此又王長垣送冷朝陽所書碑字法秀穎亦甚完好俱可珎也

龐仁顯小楷三經

龐仁顯宋初人素無書名而其所書道經整潔渾是唐法可珎也盖宋人書至蘓米出而始大變其初固猶存先民法則也

宋貢士書西明寺塔銘

宋貢士所書碑字法俊逸宛是唐人名手惜書名處石泐無可考耳

韓魏公北嶽廟記

余於宋名臣墨跡每〻見之獨未見公手書此碑彷魯公書宛如畫像贊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王元美云北嶽在曲陽中有一白石梁相傳云是舜時從嶽飛至者曰祀於此其說迂誕不可信然古樹奇竦有二塑鬼亦奇甚皆千年外物碑刻亦稱是魏公此書全法顏平原而鋒距四出令人不可正

視公之受遺二世以身繫重輕此亦可窺一班矣

蘓文忠書温公碑

温公碑在夏邑蘓文忠奉旨撰書文既宏肆琳瑯其音書法端謹大存晉唐遺法文忠第一妙蹟也此碑仆後皇統八年夏邑令王廷直重刻之因斷舊石為四前有額後有跋事載元人程鉅夫老杏圖詩序及王廷直修復温公墓碑記中此本予淂之王都尉家蓋未仆以前搨神采奕奕後載王冊王磻奉旨摹勒完好如新真奇寳也

按司馬温公以元祐元年九月卒於位二聖親臨

其巹指宗再遣使詔其孫康又遣大臣論指俾奪遺命從官葬命入内内侍省供奉官李永言乘驛詣涑水相地卜宅于是以十月甲子掘壙發陝解蒲華四州卒穿土復選尚方百工爲塟具十月復命公從子富提舉之以二年正月辛酉既塟之期年敕翰林學士蘇軾撰碑上親爲篆字以表其首又命永言及公從孫桂督將作百工起樓于墓之東南以居焉樓城凡四丈有五尺七月畢事費公帑一萬六千有奇八年九月宣仁皇后崩紹聖元年七月三省言前後臣僚論列元祐以來司馬光

等罪惡詔追所贈官并謚告及追所賜神道碑額
拆去官修碑樓及倒碑磨毀碑文未幾熙寧奸黨
之碑大書深刻皆以公為首靖康初元除元祐黨
禁贈公太師而時已不可為矣按王廷直修復公
墓在金皇統八年戊辰乃宋高宗紹興之十八年
也距紹聖扑碑時計五十有五年時公墓已淪在
異域而其臣愛護修復之如此其視紹聖崇寧為
何如也金主卜相乃繪溫公之像賜之正中國指
為黨魁時也吁可歎哉

蘓文忠小楷謝啓

公授殿中丞直史館具啓陳謝手書小楷筆〻鍾王公帖中僅見者韓平原石本摹刻亦工

蘓子瞻仙遊壇題字

公為鳳翔判官時游仙遊壇而記其事字法絕似顏魯公座位帖近人學蘓者一味豐腴全未夢見此也

蘓子瞻海棠詩斷石

海棠詩僅存百餘字楷書遒勁似徐季海題經記而風致過之前有小像石亦泐葉石林云海棠詩為東坡先生最得意之作故常喜寫人間刻石有

五六本此本予里農人得自古墓中始掘時爲鉏
钁所壞復規而方之也去其餘僅存百字詩前有
先生自繪像即小剝泐不妨偉觀此石後在黃岡
王同軌家每搨以贈人同軌字行甫爲蕃育署丞
著耳譚及合江亭稿行世

米元章書顏魯公碑陰

米老爲魯公書碑陰即用魯公書法奇宕可喜至
碑中謂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其說亦
新余以爲杞能害公一時而不能不予公以千古
固無論公之仙與不仙也

米元章蕪湖縣新學記

蕪湖學記黃裳撰文米芾書字法遒勁而韶秀余舊有未斷本兵亂失去今雖稍剝然大勝龍井方圓庵諸刻

米元章明道觀辟記章聖天臨殿記及天臨殿銘

三石皆奉勅書韻秀異常唐人不敢望其項背也六月二十二日久旱大雨几席生涼坐小閣上觀之竟日

米元章書天衣懷禪師碑

碑文全用彼家語似一篇語錄非文也而筆法勁

逸絕勝他書後書芾呈蓋稿也韓平原脫以上石

今墨蹟在龔合肥處前缺十餘行中亦有數字不

同想所書非一本耳

黄山谷書狄梁公碑

碑為范文正公撰文黄文節書文載梁公事極悉

書極端謹不類他書以梁公之勳德文正之文章

文節之妙筆可稱三絕文節尚有夷齊碑惜未見

黄山谷題琹師允公岦君軒詩

岦君軒詩為涪翁極得意之作而書亦瀟洒如意

不知刻於何地摹手不工然一段清朗之致如霽

色在林尚見撲人眉宇也

又見山谷綠莱賛刻於廬山廟盖山谷謫居涪城作也綠莱賛贈女子炎玉者炎玉姓史氏名琰字炎玉為張子復妻喜文墨夫婦詩詞倡和彚為一編曰和鳴集山谷来涪叙張氏為姑表親炎玉致綠莱遂為之賛書法甚佳石理已泐姑記其事於此

蔡君謨萬安橋記

泉州萬安橋長三千六百尺費至一千四百萬事亦鉅矣忠惠以一太守不費公帑為之事舉而民

不怨此忠之所以為忠惠之所以為惠也檇成公名還朝乃大書刻石雄偉開宕堪與檇稱

蔡君謨荔枝譜

荔枝譜書法顏魯公體格相嬔風骨則遜世代使之然也然宋季諸公能存晉唐法者指不多屈也

蔡君謨茶錄

宋人無工楷法者忠惠茶錄出入晉唐閒絕搆也此本刻於宋大內彼時已稱不易得余又于友人處見一本結構稍懈大不及此此本後有黃文獻手跋云蔡君謨小楷茶錄結體似顏平原張景隆

刻之汴京又有墨本入紹興煥章閣摸勒禁中無八分題序字勢飄逸頗具晉人風軌此搨是也今皆不傳恐當日所書不止一二或別有真跡旦暮遇之亦未可知耳至正三年佛日黃溍記

宋翻刻高從書盤谷序

高從唐貞元間人所書盤谷序端勁有古法世不多見至歐陽文忠脩唐書搜羅金石遺文始得此碑人益貴尚至有萬錢購之者久之剝落元祐八年濟源令傅君俞摹刻之然筆法大有唐致非宋人所及也

宋高宗籍田手詔

宋諸帝多能書者而以高宗為第一此紹興十七年耕籍詔書頒至婺州上石余見思陵手書甚多此詔更覺勁振近代宸翰未有也

盧經書慎刑箴

慎刑箴乃是尚書廻判西京時所作一序一箴極其剴切而進士盧經書刻於石書法整潔可愛當茲刑罰煩苛四海重足安得此仁人之言重刊置司刑之座右乎

此石序文稍有剝落者錄其箴云刑之所設禁暴

防淫慎㳙戒濫利泽惟深如燭于闇如拯於沈所
以君子必盡其心慎刑本仁仁者多壽濫刑獲報
天網不漏嚴毋先見于公有後頤布斯文置諸座
右

道士于貞菴記

于道士元隱歿宣和帝賜之道號乃集唐諸名家
書而為記集字絶無湊泊痕風神瀟洒高手也

僧參寥書三十六峯賦

武林僧參寥從坡公遊其所書摟四明三十六峯
賦筆法全仿坡公閑彼時徐州有營伎習坡公書

人每不能辨蓋公為一代偉人即異流婦女咸知
企慕效法如此而朝士頗欲殺之而甘心者則獨
何歟

朱元晦先生題愚叟墓

朱子大書雄偉異常石已剥落書云嗚呼大愚叟
君之墓八字以先賢手跡存之

龔敦頤書陸宣公祠堂記

祠建於淳熙四年呂東萊先生文龔敦頤書文既
條達卓朗書復馴〻雅飭當時事衰微之日而諸
君子猶表章正人以維風紀其事尤可紀也

金脩中嶽廟碑

碑文爲黄久約撰書者止云臣郝不著其名石又完好非泐也書法方整遒勁大有唐人遺致

王庭筠書博州廟學碑

庭筠負書名此碑風骨磊落有襄陽之勁秀而無其傾欹近石不多見者庭筠以名家子仕於完顔年未四十自稱黄華老人其意良可悲矣

沂州普照寺興造記

碑立於皇統四年集柳誠懸書方整勁秀宛如柳公手跡集者不著名如此沙腕大勝唐僧懷仁此

可為知者道耳

趙文敏書張留孫碑

元道士張留孫官加開府儀同三司上卿名器之濫至此可咲也趙文敏奉敕書其碑豐偉秀拔冣稱鉅觀自徐季海李北海而後未見其匹敵也碑刻兩面今歸然矗東嶽廟中石理堅緻絲毫不壞刻者為茅紹之彼時求公書者非茅刻則不書觀其摹勒之妙固名手也

趙子昂張留孫畫像賛

張道士像賛亦文敏奉敕書字形比碑稍小而更

勁逸後有吳全節記亦似文敏書稍乏精采或學文敏者手記中至比之白樂天司馬溫公何失倫也

趙子昂書僧裕公碑

裕公少林僧也元人贈大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晉國公冝當日仁虞院司鷹者皆帶中書銜也碑為程鉅夫文趙孟頫書稍不及他碑或摹刻者不及茅絪之耳

趙子昂書漢番君廟碑

番君廟者祀番陽令吳芮也令當秦末漢初有功

于民世〻祀之廟始於范文正公至此重新之文敏書翩躚欲仙可珎也

趙子昂書道士孫道行碑

趙文敏書道行碑更覺圓秀王元美云姿韵溢出於波拂閒蓋能用大令指於北海捥者信然

趙子昂書捐施題名記

記乃文敏小書遒秀絕倫班之晉唐閒當無怍色邢子愿云晉人書法以趙文敏為嫡允餘皆庶出耳知言哉

趙子昂書千字文

文敏好書千字文余藏其墨跡一卷純用蘭亭法此則兼有李江夏筆意墨寶也

趙子昂書姜白石續書譜

姜白石續書譜其精義不遜孫虔禮更得松雪翁書之可稱二絶其書以婆羅碑寫定武蘭亭尤屬得意之作王元美稱此帖精工之極如花月松風娟〻濯〻披襟留連不能自已誠有然者

趙子昂書枯樹賦

褚河南書枯樹賦墨跡舊在華補菴家不知何時入故內滄桑後在龔合肥寓予曾借觀後有晁無

咎跋字甚奇宕此帖祝枝山集中疑為元人偽作余再四細看無河南秀挺不羣之致枝山之疑非妄趙文敏所臨師其意不踐其迹圓秀溫潤即河南見之亦當心折乃周公瑕鉤摹者宜非常刻所能及也

趙世延書昭德殿碑

碑亦在東嶽廟書法微類文敏而遜其緊嚴矣大約書法要有結搆與文章一律有結構則緊嚴更益之以風韻天下無敵矣

鮮于樞書蕭山文廟碑

太常特起北地與吳興齊名吳興常自書二紙易其一紙重之如此此碑圓秀瀟洒具見名士風流可珍也

夏溥書融堂先生墓記

融堂先生錢姓名時著書樂道隱居不仕余未得見其論學書僅於故內得寫冊兩漢筆記議論不詭於正蓋卓然得先賢之傳者今見其脩墓記始知先生之生平遂所景行可喜也

姚燧書重陽仙跡記

姚牧菴書仿顏平原秀拔朴厚大有先匹典刑人

有言此記可追姚宋文貞碑非妄

趙良弼默菴記

道士邢道安於樊川佳勝之地築菴以隱當中原禍乱之日道人守默五十年不變其志卒免鋒鏑之難其人盖遯於黃冠者可仰也碑集顏書亦極精工

危素書崇國寺碑

太樸擅書名雖乏挺拔然圓秀有致名手也此碑在京師崇國寺人甚重之寺有二井元末京城陷太樸奔井所將躍入寺僧挽之曰國史非公不能

也自此老臣危素遂不得為文天祥矣

王龍澤麗澤書院記

麗澤書院乃呂東萊先生與朱晦菴先生張南軒先生講道之所淳祐中建祠以祀東萊先生至至元中復脩之而龍澤為之記〻石乃嘉靖中翻刻者其事可紀也存之

黃石齋書孝經

石齋于崇禎辛巳自詔獄過刑曹初拜杖血肉淋漓乃據一敗几日書孝經凡百餘本每本繫之以跋無一語重複當時人得一本侈為奇寶是年初

冬寄余二本一小八分書一小楷書兵乱俱失去越二十年庚子市賈持小楷本来售余舊印宛在也追維今昔不勝憮然

孝經後復書西銘先生云看孝經如食米稲要下鹽豉者且看西銘

橫渠西銘極得孝經大意從此做去畎畝而王天下茅茨而亨明堂亦是這個道理然自橫渠別出宗子家相看我輩又是一種人古人只說痌瘝如傷橫渠說出兄弟無告看天地又是大憾事不如讀孝經處處節節俱有着手穩實切當中於人情

也然如知化窮神七八語極是高出諸賢之所未涉或問橫渠作西銘時曾看經否曰平昔自然用功纔得隱約理會要其入頭是讀孟子孟子言盡心知性知性知天事天立命一一是西銘祖家又言萬物皆備反身而誠行法俟命守身為本湊来是一西銘矣先儒說是理一而分殊者又却不然如理一分殊者須是孝經五孝五礼纔有定奪不然亦統同頭巾耳橫渠於親親仁民仁民愛物處全不照管何暇照管濂溪口角畢竟諸儒橫渠識高力健令在聖門得入游夏之班或問勇於從而

順令是不然伯奇麽夫子明說順令非孝若伯奇不順令當如何處分曰横渠亦只是說順受其正未嘗照管到陷親不義處

或問事天事親事君事親事君說得不陷於不義事天如何說得曰益烈山澤而焚禹決四瀆於海仲尼徑黜楚王孟子獨排楊墨如此裁成便是不陷天地于不義也曰曾子戰戰守身豈得如此手段却以此相證曰曾子手段大看伊說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又說託孤寄命大節不奪又說不義則吾不仕不仁則吾不長居然是伯夷伊尹一流

人緣他才高所以夫子以此益之亦自知才高恐於不免所以臨易簀免饒稱無憾每念曾子爲之潸然益子曾子一樣學問若與橫渠同時亦收得一大高足正恐橫渠未肯耳學問人才亦各時代不等也

庚子銷夏記卷七畢

庚子銷夏記卷八

寓目記

甲申後銅駝既在荊棘玉盌亦出人間二三同好日收敗楮斷墨以寄牢騷予有墨緣居在室之東或有自攜所藏鬬相過從千秋名跡華多寓吾目焉追憶紀之

顧愷之列女傳仁智圖

新安汪注宗卿跋云晉顧虎頭列女傳圖元跋一十五葉四十九人男二十四女二十一童子四歷歲深遠流落遺脫僕偶得其跡僅存八葉男十五

女九童子四揔二十八人缺七變二十有一人後於盛文肅公耳孫家見有蟬翼紙臨本止一十四變男女童子揔四十四亦少一變缺五人卷末有元友方回逢源葉夢得跋因求假摹寫以補真跡之缺處且並錄四跋於後寶慶改元端月人日識又有隆禮跋云以續摹補真跡之缺徒使後人有貂不足之誚乃撤去而重裝之殘璜斷璧夫豈以多爲貴哉圖今在王長垣寓

陸探微金滕圖

金滕圖絹本畫内前列金滕次列俎豆諸器周公

冕服執笏侍者八人後有唐人李陽氷篆書金縢
一篇圖在西川向氏寓

史道碩八駿圖

八駿圖如龍如虎奇詭異常後有趙松雪及錢唐
白珽詩萬歷中藏王元美家有跋云謝赫畫品謂
史道碩師曹衛與王微齊名而王得其意史得其
似不無甲乙至李嗣真續畫品屈在中上然在二
曹顧陸前則與赫異矣貞觀公私畫史稱史有八
駿圖為隋朝官本宣和帝因之遂入畫譜此卷首
雖殘破然有宣和祕殿印記即趙吳興白錢唐亦

定其為史本無疑也予常攷圖畫見聞志晉武帝臨御得穆王時八駿圖本令道碩摹寫之歷宋齊梁陳以為國寶至隨破臺城為賀若弼所有齊王暕以駿馬四十蹄美錦四十段購得之尋獻煬帝至貞觀中敕借魏王泰因而轉摹於世今此卷無貞觀小印當是人間摹本第其騀駿蹀躞滅沒之態固可按而想見也此圖元美官太僕時摹刻太僕署中今在龔合肥寓

吳道元地藏變相

圖在開封相國寺予為令時曾向寺僧借至署中

昔傳道子圖成成都人咸觀皆懼罪脩福兩班市
屠沽魚肉不集今觀其圖恠幼異常其說誠有然
者相國寺中有蔡元長題名字大如盌甚佳殿前
有宋白碑又府學中有石經今皆沈沒深泥矣

閻立本帝王圖

圖在李吉安梅公家圖中僅十三帝漢昭文光武
魏文帝吳大帝漢先主晉武帝陳宣宗陳文帝陳
廢帝陳後主周武帝隋文帝隋煬帝肖貌皆如生
後題跋大半滅沒惟韓魏公蔡忠惠數人尚可辨
是周益公家物

燕文貴山水卷

文貴畫極工緻此卷尤為屬意之作藏王長垣家子瞻跋云軾通守錢唐日與方外師遊借此畫逾年將去郡乃題其後歸之今十六年矣師云字為人竊去復為書此元祐四年十二月四日按文貴有武夷圖昔人謂其用筆精工但不勁秀誠然蓋畫家太細巧少士夫風韻耳

衛賢高士圖

高士圖乃梁鴻孟光故事原長條宣和帝裝為手卷亂後予偶得之旋為童立人買去畫家言宮室

入畫須折算無差乃為合作束於繩矩筆墨不可以逞稍涉畦畛便入庸匠故自唐以前不聞名家至賢始工今觀其畫信然至於風韻則大遜前人矣

顧閎中夜宴圖

熙載夜宴圖凡見數卷大約南宋院中人筆王長垣一卷甚佳熙載相貌昂藏而諸客僧俗混雜極其狎邪然畫者但知繪其事而不知其用意之深也熙載當五代之末能知趙點撿不可測識已過人又知時事日非而恥為之相故以聲色晦之常

語僧德明曰吾爲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一旦眞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此其高識豈畫家所能知耶

李伯時山莊圖

山莊圖之妙已見於坡公集中近傳世者多畫院中摹本孝感程氏有一卷寶爲眞跡予得一卷與之如出一手雖非眞跡畫苑中高手也予卷已屬祥符張氏按伯時爲御史檢法遂以病痺致其事實元符三年庚辰遂歸老龍眠山優游巖壑自合云元豐紀號歲在丁巳月在除即買山於龍眠以

基以堂庚辰上距丁巳凡歷二十四年矣

趙千里桃源圖

桃源圖凡見數本王長垣家一本係劉松年筆紙已黷落惟歸德宋氏一本乃趙千里筆妙絕其畫惟一漁郎捨舟沿溪入洞口餘高山蒼莽雲氣掩暎不復寫入後景事可謂曠杳今畫在閩中士夫家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上河圖乃南宋人追憶故京之盛而寫清明繁盛之景也傳世者不一而是以張擇端爲佳上有宣和

天曆等璽予於淄川士夫家見之宋人云京師雜賣鋪每上河圖一卷定價一金所作大小繁簡不一大約多畫院中人爲之若擇端之筆非畫院人能及也

所翁畫龍

世傳所翁龍予見數幀而人不知所翁爲誰按所翁陳姓名容字公所長樂人端平二年進士官至朝散大夫喜畫龍極夭矯然非收藏家上品

閻立本十八學士圖

圖乃絹本立本畫于志寧讚沈存中跋舊稱三絕

圖中人物如生獨許敬宗作回首忸怩狀蘇世長頭禿無髮腦傍七瘜如星且肥短多鬚極為醜陋卷乃蒲州監生魏希古物嘉靖中崔駙馬欲以千金購之不與具疏條議兵事連卷上之疏不當遂同卷發兵科々中以一紅匣貯之每科新庶常同鼎甲三人詣兵科觀卷科中設席待之遂為故事崇禎辛巳予在兵科日取展閱見畫無神彩或為人臨去

沈存中跋學士圖謂圖稱房元齡字喬年薛莊字元敬陸元朗字德明姚柬字思廉而唐書稱姚思

廉字簡之房喬字元齡以字行陸德明薛元敬即

名也以是證史之誤

王紱明石梁秋瀑圖

紱明自題云至正辛丑九月三日與陳徵君同宿

愚庵師房焚香烹茗圖石梁秋瀑翛然有出塵之

趣黃鶴山人王蒙寫其逸態云周伯昂題云梁挂

飛泉遥噴雪山閒踈樹淨含霜幽人自愛清秋景

閒坐虛窗對夕陽

王右丞捕魚圖

予未見右丞圖但見宋人臨本晁无咎跋云右丞

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罛笥網罟罾罩紛然在江然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㕓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別恨奚以異

韓滉七賢過關圖

圖在西川柳鳳占處予屢見之其畫人物楚楚自非宗以後人所能為七賢事莫可攷楊升庵云七

賢舊云高適杜甫李白孟浩然劉禹錫柳宗元潘逍遙然逍遙宗人生不同時胡乃合而圖之又云是開元冬雪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之圖且以虞伯生及張槎為證似矣惣不如黃山谷云博雅之士賞其畫則可必湊合姓名不亦鑿乎

宋耆英會圖

耆英會圖不知出誰手然諸老龎眉皓首坐卧長林豐草之間致足樂也羅廬陵云元豐間洛陽諸老為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為盛事而識者悲

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而皆老矣升沈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〻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爲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爲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爾慭遺於數歲時以爲至論

匡廬十八賢圖

圖不知誰作上有博古堂印識宋景濂跋云當是時晉室日微殺戮大臣如刈草菅士大夫往往不仕託為方外之遊如元亮道祖少文輩皆一時豪傑其沉溺山林而弗返者豈得已哉傳有言群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入山則四海亂三復斯言撫圖流涕

宋徽宗草書千文

徽宗千文書法學懷素而腕力弱甚後題宣和壬寅御書上用御書印僉押有雲林子久及黄琳素柳莊諸收藏印予得之亂後今已贈人

東坡相

坡翁小相戴笠著屐手策一杖王守溪題一贊云長公天仙謫墮人界人界不容公氣逾邁斥之杭州吾因以遊擯之赤壁吾因以適瓊厓儋耳鯨波汗漫乘桴之遊平生奇觀金蓮玉帶曰維東坡戴笠著屐亦維東坡出入諸黎負瓢行歌十惇百卞其如予何

謝太傅相

方秋厓贊云絲竹雲林妓女邱壑此亦一安石兕蜮老奸風雀劬敵此亦一安石蓋太虛之雲無心

而虛谷之響無跡要未易窺敵手之棋而凱折齒之屐也

唐韋莊借樂章帖

帖凡六十八字風骨似晉人前有泥金題簽是金章宗御府物又有宣和政和紹興諸印在嚴相家籍没入内故有南昌縣号印予於李梅公寓見之

按韋莊杜陵人唐昭宗進士副李洵使蜀時中原兵亂遂居於此朱温篡唐蜀王建亦僭号拜莊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以殁

山谷草書杜詩

黃自跋云欲作草要須解張顛筆法又當知屋漏折釵股筆及公主家擔夫爭道體勢乃能用筆從橫可意耳元祐八年十一月丙子試鄭友直筆予有趙松雪題此卷之跋後聞此卷在李梅公處送歸之趙跋云黃太史所書杜少陵詩筆力雄健又論草書體勢深得其要非善於書法者不知也至大三年三月題於車橋寓舍

蘇東坡書前赤壁賦

赤壁賦為東坡得意之作故屢書之此本小字楷書尤有精采後自跋云軾去歲作此賦未嘗輕出

以示人見者蓋一二人而已欽之有使至求近文遂親書以寄多難畏事欽之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後赤壁賦筆倦未能寫當俟後信輒白卷首損壞文衡山補之筆法蒼勁

趙子昂楷書姜白石蘭亭考

此卷乃子昂蚤年書予同李梅公坐報國寺松下見此卷李購之子昂自題云白石先生蘭亭考一卷予兄德棻有此真跡野翁自江東抄得携来京師且以此紙要予作小楷予自少小愛作小字迹来宦遊無復有意茲事盖北方多風塵不宜筆研

而客中又乏佳几此紙雖出高麗亦非良品聊復日雨後風塵少息拳曲土炕上據白木小卓偶今書此以應野翁之命孫過庭所謂乘作者也

蜀僧令宗畫六祖像

山谷跋云浴室院有令宗畫達摩西来六祖相人物皆妙絕其山川草木毛羽衣盖諸物畫工能知之至於人懷有道之容按機接物觸目而百體從之者未易為俗人言也此畫列於冠蓋之會而湮沒不聞者數十年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之不係於世道興衰亦有數如此〻寺井泉甘寒汝師

碾建溪茶當不落第二故人陳季常林下士寓棋簞於此蘇子瞻范子功數來從之故予過門必稅駕焉

宋本淳化閣帖

乙酉賈人持閣帖第十卷來看上有水晶宮道人印是趙文敏家物文敏跋云淳化中詔翰林侍書王著以所購書繇三代至唐釐爲十卷摹刻祕閣題曰上石其實木也既成賜宗室大臣人一本自此遇大臣進二府輙墨本賜焉後乃止不賜故世尤貴之黃太史曰禁中板刻古帖皆用歙州貢墨

墨本賜群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借板墨百本分遺官僚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黲黑及有木橫裂文士大夫不能盡別由此觀之刻同而墨殊亦有以也甲申歲五月予於書鋪中得古帖三卷第二第五第八明年五月又得七卷多第八缺第九六月以其多者加公權帖一卷於錢塘康自脩許易得第九卷始為全書雖墨有燥濕輕重造有工楛皆為淳化舊刻無疑是可寶也自太宗刻此帖轉相傳刻遂遍天下有二王府帖大觀太清樓帖紹興監帖淳熙脩內

司帖臨江戲魚堂帖利州帖黔江帖卷帙悉同又有慶歷長沙劉丞相私第帖碑工帖尚書郎潘師旦絳州帖工庫帖稍加損益卷帙亦異其他瑣瑣者又有數十家而長沙絳州帖家知名要皆本此帖書法之不喪此帖之澤也

王大令十三行

予有宋刻洛神十三行精采如手書董元宰云十三行真跡元時在趙文敏家使我得之則不啻也一日得見文敏所書跋云晉王獻之所書洛神賦十三行二百五十字人間止有此本是晉時麻牋

字畫神逸墨彩飛動紹興間極力搜訪僅獲九行一百七十六字所以米友仁跋作九行定為真跡宋末賈似道執國柄不知何許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於後則與九行之跋自相乖忤故以紹興所得九行裝於前仍以紹興小璽款之却以續得裝於後以悅生胡盧印及長字印款之孟頫數年前見此神物託集賢大學士陳公顥委曲購之既而孟頫告歸延祐庚申忽有僧持陳公書並此卷見遺陳公誠磊落篤實之士不失信於一言豈易得也因併及之又有一本是宣和書譜所收七璽

完全是唐硬黃紙所書當是唐人臨本後有柳公權兩行云子敬好寫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此其一焉寶歷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起居郎柳公權記吾不敢以為真跡蓋晉唐紙異亦不可不知也

朱文公墨跡

文公墨跡一卷前畫文公小像後書獨遊寶應寺詩又與程允夫帖又或問誠意章手稿小行書極精工後有元人朱公遷諸人跋此卷原在予家今在章邱張氏

北齊勘書圖

圖在杭州陳山人寓予嘗借至齋中細絹白描人物楚楚後有黃伯思跋云僕頃歲嘗見此圖別本雖未審畫者主名特觀其人物衣冠華虜相雜意謂後魏北齊間人作及在洛見王氏本題云北齊勘書圖又見宋公次道書始知為楊子華畫其所寫人如邢子才魏收輩豈在其間乎宜其模矩乃爾今觀此本益知北土人物朗甚則知子華之跡為無疑唐閻令稱子華自象人以來曲盡其妙簡易標美多不可減少不可踰今詳其跡信然第他本尚餘兩扇有啓軸隱几而仰觀者有執卷楷而

沉思者數單盖當時畫此不但一通也李正夫資
暇謂茶托始於唐崔寧令北齊圖畫已有之則知
未必始於唐世亦猶蕭梁已有紫囊盛笏而唐史
謂始於張九齡者同也觀者宜審定之政和丁酉
八月武陽黃伯思長睿父於楚川衮華堂觀又歐
陽元跋云右勘書圖出於高齋〻初禪東魏當時
主肆於上而國治於下且有餘力華境內書籍集
時髦校之至繪事傳於後世可謂盛矣宇宙間書
籍至東漢甚繇後散居南北五朝北魏孝文時書
甚富後嘗遣使借書南齋補完而南五朝書乃盡

於梁元帝江陵一夕之自焚所謂文武之道今夜墜地者是也至隋世藝文志所載浩瀚唐又增多且多整娖得非北五朝所存或經高齊所校勘者與畫中諸賢衣冠什器徵有異同黃長睿辯之已卷有一士意度騫舉眉目清揚非當塗翩〻者乎使文襄遵彥見之君臣閒復發一笑至正十七年丁酉秋七月乙亥廬陵歐陽元原功甫為治書侍御史袁君亨伯跋

懷素小字千文墨跡

小字千文乃絹本字法端謹不似懷素書上有政

和宣和及內府圖書諸印記舊在姚公綬家後歸文衡山不知何時入內工部李迎畯得之予借至齋中宸久猶疑為宋人臨本又聞懷素有草書律詩上有天歷小璽又有書尉遲恭碑宋徽宗標題未得入目

南唐曲燕圖

曲燕圖曾見後人臨本南唐中主保大五年元日會大雪別展曲燕太弟集為曲燕圖高冲古畫御容周文矩畫太弟以下侍臣及法部絲竹朱澄畫樓閣宮殿徐崇嗣畫池沼禽魚董元畫雪竹寒林

皆一時絶筆

不碍雲山樓圖

楊竹西富而韻樓成趙仲穆作畫楊鐵厓作記馬文璧諸人題詠之又吳繹為畫其像倪元鎮為布樹石極一時韻事

褚摹蘭亭墨本

褚摹蘭亭有數本行世此本工部李迎晙得之故内是舊人雙鈎未必褚也上有大中祥符三年九月九日前進士蘇耆字國老題又有王欽臣劉震孫及鄧文原柳貫諸跋柯九思云右唐雙鈎蘭亭

敘其飄撇不經意處當下真跡一等耳非褚河南不能也舊藏鄧集賢家集賢亦以能書名得此筆意為多今歸靜遠書府故是甲觀印章累累米老亦止一印無其題語疑是米氏父子為之李工部得之不久為其堂翁攫去曾在予齋月餘

黄山谷書陰真君詩

此卷乃山谷正書極其端勁自題云忠州丰都山仙都觀朝金殿西壁有天成四年人書陰真君詩三章予同年許少張以為真漢人文章也以予致之信然因試生筆偶得佳紙為鈔此詩以與王瀘

州補之之季子觀陰君所學守尸法耳猶須擇師勤苦如是乃能得之何況千載之後尚友古人求知道德之上宰者乎紹聖四年四月丙午黔中禅月樓中書此卷予借王長垣

端尚書小像

端司寇名以善溧水人在元為小吏居金華好書畫明初呂為徽州府經歷累官刑部尚書偶見其小相學士朱昇賛云其人謙退似懦夫專謹似腐儒瞻視精悍似俠客掀髯談世事似談士而其精神超越又似逸民隱者

黃山谷贈元師詩

此卷字法遒逸是涪翁得意書江西朱子美得之故内予曾借觀後自跋云予舊得東坡所作醉翁操善本嘗對元道之元欣然曰往嘗從成都通判陳君頎得其譜遂促琴弾之詞與聲相得也蜀人由是有醉翁操然詞中之微旨弦外之餘韻俗指壓耳豈易得之建中靖國元年正月辛未江安水

次偶住亭書

劉松年畫卷

畫卷四段布景設色乃松年得意筆李西涯題云

劉松年画弦之小說予生不滿十幅此圖四幅作寓數年始成今觀筆力細密用心精巧可謂畫中之聖者卷在朱子羨處

趙伯驌画魚長卷

伯驌字希遠伯駒之弟大年之孫也長於畫魚予見一卷備盡噞喁游泳之妙後有陶南村錢雲翁諸人題分宜嚴介溪亦手題甚工希遠以宗室爲湖州太守貴介而有此清韻亦可取也

馬遠紅梅

遠在畫院中㝡知名予有紅梅一枝菁艷如生楊

妹子題一詩於上字亦工按楊妹子者寧宗恭聖皇后之妹書法類寧宗凡御府馬遠畫多令之題此幀李梅公見而愛之携去竟燬於火予又有女誠一卷爲馬麟畫相傳爲寧宗書實楊妹子書用御書之印可此卷今在畿南士夫家

任月山高士圖

任畫不甚高而蒼勁高士圖上題月山道人畫於可詩齋月山名仁發字子明年十八舉於鄉官水監所著水利書十卷元時凡水議皆仁發主之月山又喜画馬學趙松雪

十八學士圖

賣畫者持學士圖来看極精工然無士氣盖院中人筆也後有宣和帝書十八學士官爵姓名蔡京奉命題跋

高宗瑞應圖

圖凡六段予見三四卷大約宋畫院中人筆舊傳為劉松年文休承載嚴氏畫目以為蕭照〻當南渡失身為爲李唐收之渡江而南補画院

伯顏不花鼠圖

不花号蒼巖予有所画鼠圖一鼠緣木竊果惶〻

畏人宛然如生易曰晉如碩鼠蓋言小人而據高位貪而畏人也此畫蓋有所譏乎予贈真定梁玉立

韓滉豐樂圖

圖中全不設景惟畫多人長幼牽連或拍手而歌或跳躍而舞蓋寫開元時豐盛之景也後有元人題字一行云贈仲穆吾壻熙寧丁巳崇福退叟題此卷予得之市賈壞甚重裝之允岡師自南来愛之携去

戴嵩鬭牛圖

圖中二牛牴觸一牛怒視目光炯炯二童驚避樹下備極情態卷上有宋徽宗題及高宗御寶又賈似道題云戴嵩鬬牛圖自內府得之永為賈府之寶此卷在吳恭順家

貫休羅漢

貫休所畫羅漢極其詭異予有一長卷尤為奇妙筆法如懷素草書舊在徽州許家天下有名之跡也予贈順德白含三又京師城南有朋因寺僧嵩柏夜夢十六僧請住寺中醒而異之次日有持巨軸售者乃貫休所畫羅漢乃收貯寺中嵩柏各係以贊

李龍眠羅漢

龍眠羅漢予舊在駙馬翚永固家見十六軸精工絕倫是八公主自尚方帶出又京師城南明因寺之前有天慶寺中貯十六軸與翚都尉家者一律予有池亭在寺旁每來遊寺輒看之不知何時入寺中也

范華原華山圖

圖中一山陡絕群峯環列前缺一面瀑布如線自天而落長橋大隄兩人昂首而看予在左萊陽寓見之然畫乃舊人筆未必范寬也

渡水神駿圖

畫不知何人作圖中一童子騎馬入水中岸上石榻坐一士人一僧旁有大樹一侍者傍樹而立辟鷹於龔芝麓寓見之

瀟湘八景圖

圖不知何人作乃元進士哈珊沙家物跋言至正己亥括城之變倉皇避地舟覆惡溪此卷乃獨全遂贈同年陳用中迺易之題一詩云岳陽樓下船初泊歷岸黃蘆秋漠漠封羊澆酒賽龍君高挂蒲颿晚風作白頭波裏君山青淼湖明月過洞庭金銀臺殿出林麓疎鐘隱隱煙中聽小市人家茅緝

緝山翠濛〻客衣濕一聲漁唱浦口迴竹艇搖〻歸去急崖顛雲氣暝不開夜深風雨如奔雷遊子衣寒倚篷看一雙白雁沙頭来只今作客僧窓下白髮鐙前空看畫謾吟詩句憶瀟湘少慰江南未歸者卷在予家今失去

趙德麟周公輔成王圖

圖中成王冲年未具冕旒周公肅恭於前畢公呂公退立墻側座後侍者四人階前屏賁二人皆雍容有道之象其世其人可想而見也

王荆公天香雲嶋圖

予同張雲庵過故恭順寓見荆公此畫極細密雲庵極賛之上有倪瓚一題不佳恐是僞作因過雲庵寓盡出所藏快觀張僧繇夜月觀泉圖上有徽宗題關仝秋山圖郭忠恕仙山樓閣圖馬和之釣雪圖王紱明仿董北苑小畫落欵處斷落韓宗伯家物上有其印吳仲圭夕陽垂釣圖趙松雪飛鶴長松圖王若水浴鵠圖皆一時名跡至沈石田晴雪探梅圖冬遊虎邱圖唐伯虎古木亂泉圖三幅神妙絶世超前人而上之矣雲庵賞鑒不精而好事所積之畫令予竟日審定如畫院之俗筆老蘇

州之臨摹屏逐殆盡亦閒居快事也

王叔明惠麓小隱圖

圖乃孝感程端伯所藏王叔明為愚嬾先生作蓋元時隱君子也上題一詩白頭學種邵平瓜四百年前故將家第一泉頭春夢醒洞庭煙水接天涯畫與詩俱佳予過端伯寓見之更有王摩詰江干雪霽圖原在董元宰家上有題又倪雲林清閟閣圖長林廣樹圖倪小相其中端伯善畫為予臨一幀

右北海銷夏記身山居士借閱於鮑子以文家弁為點勘其譌字丙子二月五日校對畢是日雨天氣微凉試液亭所惠古墨漫書卷尾

小雨點牕缾梅欲唤繙閱此書一過塵容俗狀抗走都盡起山吕先生於今日又當云極歎亡下韵勝也身山居士再書於山響閣中

右三則為亡友夏君身山手跋君諱璜字望珎身山其自号也有潔疾素好古淂一古墨奇石

輒手自摩弄瑩瑩生澤所居雖短屋數椽而几席間無點塵蓋其性然也集每風雨過從烹茗快談一洗塵俗今手跡宛然而其人已歸道山三年矣以文之刻是書其成有日惜不能掃閣焚香重與身山縱觀而快論也能無存亡殊向之感哉

乾隆辛巳二月望後余集附識

庚子銷夏記卷八畢

右北海孫侍郎退谷撰是書之作歲在庚子始四月迄六月故名之曰庚子銷夏記紀實也庚辰冬吾友鮑子以文將付之梓而屬余書時方歲晏每晨起坐小樓寫三數飜旭日杲杲照几研間雖嚴寒亦呵凍書之不輟今年二月始畢事余惟古人品評書畫如鐵網珊瑚珊瑚木難清河書畫舫諸書以及

本朝高詹事之銷夏錄卞中丞之書畫彙攷非不詳盡精確足資鑑賞然而絜長較短辨綃楮列款識小遠大雅類好事者之所為觀

先生是記抑何蘊藉乃尒也先生為勝國遺老滄桑後屏棄一切獨留情於書畫然亦借以瀟洒送日月大要等於太虛之雲飛鳥之聲足以適吾天而不足以累吾神斯其為寓意於物者乎昔東坡先生嘗有手書陶詩刋本藝林得之以供清玩松雪翁書非茅紹之刻不工今余書惡劣不逮古人而刻手亦非善於操刀者要不足觀也好古者亦讀其書可已刻既竣為之䟦維時豊山之鐘鏗然自鳴歲又將晏矣辛巳霜降節後余集并書

退谷老人銷夏記八卷吾友鮑子以文客
吳門於藏弆家借鈔得之其中魯魚亥豕
不一而足以文精心按勘正其訛謬殆幾
完善且謀剞劂而慈水鄭君弗人見之色
喜損貲以助其成余子蓉裳工小楷為寫
七卷其寓目記一卷以文屬余續終之始
開彫於乾隆庚辰臘越辛巳二月克蕆事
昔江村先生撰消夏錄寔本退谷老人後
海宇競稱焉此書百餘年來世無鋟本流
傳盖寡今為發其幽光良亦藝林之快事

吳雲汀張賓鶴跋於學南軒

